

国营二机厂史

初 稿

www.duxiu.com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

【形态项】 141

【出版项】 1959.12

【ISBN号】 F429

【参考文献格式】 复旦大学历史系. 国营二机厂史. 1959.12.

第一章 内外棉纱厂——东亚铁工厂时期

(1923·10—1945·8)

第一节 内外棉 十五纱厂的建立

上海西区小沙渡一带，工厂稠比，烟囱林立。那儿，集中着数以万计的工人兄弟，是上海工人斗争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重心之一。内外棉十五厂——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以下简称二机）的前身——就于一九二三年十月诞生在这里。

提起“内外棉”，我们得简单地追溯一下它的渊源。

内外棉株式会社，由日商秋山新三郎筹于1887年创立于日本大阪府。起初，从事于原棉的埠际贩运，在贱买贵卖过程中，榨取大量的商业利润。随着日本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内外棉开始了它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1905年，内外棉株式会社在大阪建立了第一纱厂，到1923年就扩展为十九个纱厂了。其中：日本本土三厂，中国上海十二（全部集中在沪西）、青岛三厂，金州二厂。它的资本金，在创办时仅250,000日元，而1937年剧增达33,000,000日元，也就是说，在五十年间增加了132倍。

为什么内外棉的纱厂绝大部分设在中国、为什么这个企业“发展”如此之快呢？一句话，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结果。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它从中国人民头上刮去的“利润”如资本，凭借其帝国主义的在政治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地价，在中国大批设厂；又通过它的产品抛入市场，吮取高额利润；并排挤与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日本资本家的“利润”滚雪球般地愈来愈大了。内外棉株式会社就在工人的血汗中，在剥削中国人民和摧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养肥了自己，扩展了产业，增大了规格。

这就是内外棉株式会社罪恶的发展史。

那么，内外棉第十五纱厂是在什么情况下兴办的呢？1934年，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

第一章

因而以德国为魁首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彼此厮杀，无暇东顾；战后，又各忙于分赃及恢复自己的战争创伤，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在这一段“夹缝”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的繁荣。即所谓“黄金时代”的发展，轻工业，尤其是棉纺、面粉、火柴工业有了较大的增长。也就在这一段“夹缝”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近水楼台，加紧了它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如与袁世凯签订中国的21条）与经济侵略（猛烈扩大对华投资）。以棉纺业为例：1913年，日商在华纱锭数仅111,639枚，1925年却猛增为1,514,174枚，在十二年内增加了十三倍。内外棉第十五纱厂就是在1923年10月建成于戈登路（今江宁路）1286号，并开工生产的。当时有轴纱机一百台，纱锭36,800枚，洋锭机20,000锭，男女工人约1500名，日产彩球牌、水月牌40支、60支、80支纱一百件，年产纱约36,000件。

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年代，内有反动军阀的年内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的逞凶肆虐。在敌人内外勾结，狼狽为奸的血腥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难挨。尤其是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在日本纱厂里作工的工人，每当回忆起这段噩梦般的岁月，便抑制不住自己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仇恨与愤慨。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呵……

清晨六时上工，傍晚六时下班，每天操劳十二小时，过着两头不见太阳的阴暗日子。星期天不但没有休息，反而要工作十四小时。“纱就是财宝、纱就是钞票。”日本鬼子那管我们工人死活，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用皮鞭、棍棒再加一些小恩小惠来迫使工人卖命。

大热天，正当那些脑满肠肥的日本资本家在藤树成荫的小洋房里享用着汽水，冰淇淋，朝着电风扇还不涨价叫嚣的时期，车间里却门窗紧闭，外加一层厚厚的黑帘，成了密不通风的大蒸笼。为了保持车间的湿度，又不绝地放水进来，……高温、水蒸汽、混和着人体的汗臭、碳酸，一进车间就禁不住要呕吐恶心。在这

掉一个蒸籠里，站几十分钟，全身上下就象从水里泡过一样。发痧、中暑、晕倒，……时有发生。病魔更是对工人的严重威脅，不仅无力就医；为了不致停生意，还得抱病上工，勉强掙扎。因为日本鬼子规定：凡老弱病残环孕，一律开除。

日本大班、二班、三班、小东洋（相当于副領班）四五十人，再加上走狗、工头、流氓，象层层叠积的宝塔压在工人头上。他们动辄以拳打脚踢、翻工开除来摧殘和压迫工人。迟到五分钟算曠工一天；紗間里的梯子被抽掉，因疲乏不堪而稍一閉眼者即遭痛打；出去大小便要領牌子，而同时有几百工人生产的大車間却只有三块；“嗚嗚……”下班汽笛响了，大夥拥向厂門，但“迎接”工人的却是“抄子”（即抄身制），在寬度仅夠一个人行进的三曲木柱尽头，日本鬼子僱佣的忠实走狗对每个工人从头到脚乱搜，甚至連袴帶、鞋子都要介开。鬼子們是夠阴險毒辣的。他們知道，光来硬的不行，所以又巧立名目，以所謂賞錢、升工、紅薄子等小恩小惠来欺騙工人。其实，从活生生的教訓里，誰不知道鬼子这套假把戏呢？工人們一語点破說：“賞是假的，罰是真的。”

奴隶般的强度劳动，恶劣极点的劳动条件，象魔影般紧跟着的疾病，成了工人們的終身伴侶。此外，工人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的。

当时每天的工資一般只有三角左右，最少的仅二百元，一月所得，还不能够买一担米。这种工資水平比日本同类工人还低四分之一，簡直連順一張嘴都續問題，而日本鬼子竟絕灭人性地說：“在中国用人工比用牲畜还便宜。”为了养家活口，工人只能吃些糲糠，豆餅，早晨餓肚子上班更是常見。有的工人在下班之后，还要拖着疲乏的身体拉“黃包車”，作小生意，在飢餓線、死亡線上掙扎。

更悲慘的莫过于养成工的遭遇。

軍閥混战，天災人禍，广大农邨經濟破产，农民走投无路。日本資本家就利用这种机会唆使他們的走狗，用包身契約形式，

第一章

四出农埠招收童工，象厂里的包工头马福惠就是这种人口贩子。他带上几个帮手，到江阴、苏北一带乡村里，哄骗农民说日本纱厂如何如何好，每年可赚多少钱，只要谁家愿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厂里，就可拿到几十块大洋等等。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愿自己的子女一起死，明知是火坑，也只好让他带走。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就此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命运完全被操在包工头的手里，成了“养成工”，养成工的特遇，简直跟奴隶没有差别。当时十五厂的养成工统统住在英华里。（又名养成里）周围是高大的围墙，门口有狗腿子看守，上工时由工头带到厂里，下工一起回来。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或者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早上六点，小小的年纪，也和成年人一样，要做十二小时的重活。中间没有休息，根本没有礼拜天，有的礼拜天反而要做十八个钟点。

活干得不比成年工少，但工资只及男工的四分之一。即使这点很可怜的工钱，也统统落到包工头的腰包里。工头高兴时，给几文另用钱，不高兴时，一个也没有。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生病不给医，做不动就得拿命抵。资本家和包工头就这样骑在养成工的脖子上，吮吮着他们的血汗；不到几个月，他们的身价是可以收回了，而很多孩子却在残酷的压榨下默默死去。资本家用工人的骨骸换取到大量的金银财宝。

然而，再大的痛苦和磨难，也压不倒富于革命意志和反抗精神的中国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深重压迫，只能增添工人阶级的阶级仇恨，激起更加强烈的熊熊烈火。苦难的土壤更有利于反抗种子生长，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培育这颗种子的园丁。反抗的种子一定坚韧地茁长，也一定会结出胜利的果实，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第二节 工人领袖陶静轩

1923年底，一个雪后放晴的清晨，凛冽的北风吹得人们

格格发抖，而十五厂的門口却聚集着一批等候上班的工人，因为按照规定：不到钟点是不准进厂的。为了避免迟到挨罚，大夥只得冒着严寒，缩紧脖子等着。这时，走过来一位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人，从那浓眉大眼、体格魁伟的外相一看，就知道准是个北方大汉。他待人和藹爽朗，办事侠义干脆，又能解工人心里的疙瘩，所以大夥有难事总找他商量。他就是咱们全厂知名的陶大哥——亲爱的陶静軒同志。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失业、饥饿、死亡老是象游魂一样，追随着工人。一有三长两短，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有些人就怨自己命不好，唉声叹气；可是共产主义战士陶静軒却能说出工人受苦的道理。他常说：“咱们穷，并非自己的命不好，更不是自己好吃懒做。可咱们挣的錢那兒去了呢？全都进了日本资本家的腰包了。”“人家俄国的工人就和咱们不同，他们打倒了资本家，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在那里人人平等，大家有工做，有飯吃。可咱们还得天天餓肚子，为资本家做工卖命。咱们只有跟俄国工人学，才令有出头的日子。”日久天长，工人们听多了，心里也就明悟起来，个个恨透那吃工人肉，喝工人血的日本老板和他们的走狗。同时，又日夜向往着俄国兄弟的幸福生活。

工友們的心里开始燃着阶级斗争的火焰。但是，陶静軒同志很清楚，对敌人光有仇恨是不夠的，还必须組織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并在斗争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因此他不断教导大夥要“抱义气”，組織团体。

咱们十五厂是个新厂，大部分工人是城乡破了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被压迫被剝削的共同命运才把大夥联结在一起。在举目无依，遍地豺狼的旧社会，“帮会”就成了彼此帮助，互相关照的团体，例如咱们厂就有所謂安徽帮、湖北帮、江北帮、山东帮……等。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組織，在工人阶级政党尚未出現的时候，曾經部分地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利益，甚至领导过当时极不成熟的自发性斗争，象組織群众怠工，惩处日本狗腿子……等。但是封建色彩和地方观念，往往会模糊人們的阶级界限，

第一章

影响到对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对于斗争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陶静轩同志在总结各帮盲脑之后，就耐心地启发教育他们说：“万事就得靠大伙儿齐心协力，光靠几个地区性的小组织是不行的。咱们穷哥们不撑在一起，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吐别人一瓢！”此外他又通过周围积极分子进行动员联络，筹划建立统一的组织，不多久，条件逐渐成熟了。于是在陶大哥主持下，各帮首脑在厂后馕家那小庙喝鸡血酒，换帖结拜兄弟，统一积极就建立了起来。这种做法看起来落后，甚至是封建迷信的，但是，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利用帮会的形式，借助它来团结和组织工人，就能使帮会成为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组织。把群众逐渐团结在党的周围。

1924年夏，党在沪西成立了工友俱乐部，它的全部设备只是两间破平房，几张桌子，几把胡琴，几份报纸……；但却有着极大的魅力，在陶大哥周围的一批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都要去“逛逛”。晚上，俱乐部里工人愈聚愈多，罗亦农、项英、李立三等同志时常来和咱们讲革命的道理。他们说：“资本家压迫咱们，剥削咱们，动不动罚工钱，停生意。可大伙儿别怕，只要咱们讲团结，抱义气，人多势大，啥也吓死他们。”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了传播革命种子，教育和培养先进工人的学校，很快就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到俱乐部去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党的教导下，工人们渐渐提高了觉悟，渐渐懂得了革命，认识了共产党。在此基础上，陶大哥根据党的指示，在“五卅”前夕，先后介绍本厂工人孙元山、鲍孝良等五六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咱们内外棉十五厂，建立了党组织，组成了战斗指挥部。从此，咱们厂的工人斗争就由分散、自发的状态，发展为集中的、自觉的斗争。党组织建立后所掀起的第一场风暴，就是参加1925年全市四万日资纱厂工人的“二月罢工”——这是内外棉十五厂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为了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准备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

指出：“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镇压，已经开始摇动。”号召全国工人组织与发展各种工会，壮大无产阶级组织力量。“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党的号召来得正是时候，充满阶级仇恨，站在反帝斗争前哨的内外棉纱厂工人只等适当的时机发起冲锋。大会过后不满一月，内外棉纱厂在各企业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开除大批成年男工，企图用奴隶式的养成工——在他们眼里看来，既便宜又幼弱可欺——来接替。于是就在二月九日爆发了以内外棉为主的全市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的大罢工。这一天，十五厂的工人在关车之后，就提起车后的铁棍去打写字间。这一打，可吓坏了平时作威作福的日本鬼子，他们一个个偷偷从边门走，工友们把写字间的玻璃全砸个粉碎还洩不了心头之恨，又把全厂的电灯泡统统敲光。罢工最后在三月一日得到相当的胜利而结束了。二月罢工，使全厂工友经受了第一次的战斗洗礼，尝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甜头。

罢工结束后，陶蔚轩同志就根据党的指示，发动全厂党员深入组织群众，并决定以各车间的俱乐部会员为骨干，筹备建立工会。

1925年5月15日，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的无理开除而再度罢工，资本家竟无理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日寇暴行传到本厂后，工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罢工抗议，陶蔚轩同志和大修商议后，决定以各车间俱乐部会员为骨干，成立罢工委员会约定在当晚一时全厂罢工。

机器虽然还在转动，可全厂工人的心早已飞出去了，大家都紧张而耐心地等待着。时针走上了一点。“”的一下，只见陶大哥把手一扬，共产党员鲍孝良一冲而上，打开了放工的电钮，一刹那间全厂的红灯齐亮，一声叮，人们高呼“摇班了”“摇班了”（罢工了）蜂拥而出。不到一分钟，全部停车，刚才还是忙乱嘈杂的厂房，一下子变成冷冷清清的。平时神气活现的“萝卜头”，这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罢工委员会宣布立即成立纠

第一章

察队，由陶孝良担任队长，率领全体队员到通的本厂各要道上宣传，劝阻早班工人上工。那一天，全市约有二万多日本纱厂的工人举行了反抗大罢工。

顾正红烈士是为了争取成立工会而惨遭枪杀的。日本鬼子就怕咱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会，用枪棒、班房来嚇唬咱们。可咱们工人不是好欺的，鬼子愈是血腥镇压，咱们愈要组织工会。就在罢工那天的下午，咱们厂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会，在陶大哥亲自主持下选举张肯堂等七人组成了工会委员会。

在顾正红被杀害的同时，租界工部局又通过了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这两件事激起了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的普遍愤怒，全市人民都卷入了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街上到处在散发传单，讲演。十五厂工会的宣传队也上了街，不顾帝国主义巡捕的毆打、拘捕，进行了出色的活动。

五月卅日下午三时，英帝国主义巡捕竟敢在南京路老捕房门口突然打枪，徒手的人举射击。当场打死十一人，伤数十人。敌人的暴行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火上添油，更加激起了咱们的反帝斗争的决心。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会议，号召全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卅一日晚，在共产党员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二十多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咱们厂陶静轩同志被选举为执行委员，并调赴总工会工作。陶大哥在十五厂播下了革命种子，奠定了党的活动基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去开辟另一个基点——领导浦东码头工人的斗争了。

六月一日，上海人民，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实现了，甚至连英租界的华捕也罢岗抗敌帝国主义的屠杀罪行。“打倒帝国主义”成了家喻户晓的斗争口号。“五卅”惨案发生后不到三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性的空前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厂里的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后，工人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时，总工会搬来了苏联工人兄弟的援助和各界捐款，每个工人补

第一章

助了六块钱。真是雪中送炭，情长谊深啊。大夥腰板更硬啦，罢工一直挺到三个月，最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一步勾结起来进攻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叛卖，使罢工只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日本鬼子的邪头却被暂时打了下去，他们不得不答应让每一车间设一个工会委员，开放“水月医院”给工人看病，女工生产也有了假期。

“五卅”斗争的血的教训，使咱们工人彻底觉悟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是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两立的。要争得解放，首先就要把这两个敌人打倒。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各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几个月功夫，就打到长江流域，并开始向南京和上海推进。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进军而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1926年10月）因为事机不密，准备不足，遭失败。陶静轩同志就在领导码头工人起义的过程中被捕，于1926年11月16日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消息传出后，各界纷纷发表宣言，痛斥反动军阀的残暴罪行。上海总工会号召全市人民“一致奋斗到底，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谋保障。”并通告全市各工会：“于1926年11月20日正午一时，全市工人一致静默三分钟，以誌哀悼。”陶静轩同志的血没有白流，反动派消灭了革命者的躯体，可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十五厂的工友没有辜负陶大哥的教诲，四个月后，咱们和全市工人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抵龙华，在周恩来、赵炎、罗亦农等同志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并于同日十二时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全市八十万工人同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咱们厂的工人根据总工会命令，罢工后立即携带毛竹、短棍等武器，身繫红袖，飞奔出厂，与小沙渡各厂起义工人汇合渡河，合力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占领。然后，分头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遊巡队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最后，全体

第一章

武装队集中圍攻北火車站，經過三十小时战斗，終于把北站也拿了下来。尽管白崇禧按照蔣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企图借北伐洋軍閥的手来杀工人阶级，但英勇的上海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終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頁。如果說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是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开始的話，那么，这次惊天动地的武装起义就使大革命达到了它的高潮和頂点。

但是，蔣介石——这个躲在革命陣營里的反革命头子，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对上海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篡夺了革命果实，扼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

“4·12”反革命政变后，蔣介石建立了法西斯的統治。在白色恐怖下，一切革命团体和进步組織都被封閉，一切革命的活动都被禁止，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断被捕杀，咱們厂的党组织也被破坏，工会也遭封閉，和全国、市一样，咱们的工人运动也暂时轉入低潮。

第三节 1936年反日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九年來，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各国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周期性經濟危机。日本也进入了危机。日本国内工业生产停滞，輸出減少，工人失业增加，农民生活恶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摆脱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机，以缓解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犧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发动对中国的軍事侵略。一九三〇年，内外棉的日本资本家为适应其本国政府对我国进行軍事侵略的形势，采取了“扩大厂基，紧缩厂名”的措施。在沪内外棉纱厂将原来的十一环厂合并为八环厂，我厂也由内外棉十五环厂改名为内外棉第八厂。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襲击沈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蔣介石卖国政府，竟下令不准东北軍民抵抗，因此，駐在沈阳和东北各地的几十万国民党軍隊，最后一枪未发，

全部退至关内。整个东北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三千余万人民，四千多公里铁路和无尽的宝藏，就这样被卖国贼断送了。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九月二十日和日本共产党共同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宣言。同时中共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号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咱们上海人民在党的号召下，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展开了抵制日货，反抗侵略的运动。但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依然坚持内战，继续向工农红军进攻，使日寇得以进一步扩大侵略，并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毅然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英勇奋起，给日寇以重大创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上海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和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的热潮。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于日寇发动进攻的第二日即下令全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我们内外棉八厂和沪西十七个日商纱厂六万余工人，立即罢工响应。并于罢工后纷纷离厂，加入武装纠察队和工人义勇队，成群结队开赴前线作战。一度消沉的上海工人运动，又在“九·一八”的炮火声中高涨起来，勇敢地担负起民族解放的神圣职责，开始了中国工运史上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破坏，“一·二八”抗日军事行动最后失败了。蒋介石于1932年5月5日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所谓“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周围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不得设防。蒋介石就这样轻易地将上海奉送给日寇，从此上海沦为日寇进攻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行动，助长了在沪日本资本家的反动气焰。为了防止工人的反抗，在“保护”日商工厂名义下，大批“皇军”进驻厂内。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经济压榨更加强了。

一加强劳动强度。日本资本家使用最新式的大牵伸自动机，

第一章

使工人連續工作十余小时不得休息，甚至連吃飯也不准停車。另一方面增加工作量，細紗間由过去每人管理50—60木根，增为80—90木根，粗紗值車女工由值車一台，增为两台。

二降低工資：过去細紗接头每一木根給工資1—1.4分，現在降为每根7—9厘。从前搖紗60車，一期工資为8—9元，而現在搖一百余車，工資反減为7—8元。

三处罚增多。大便時間超过二十分钟者罰，夜工稍一閉眼打者罰，……各目之繁多，不胜枚举。

四严禁工人一切活动， 养大批日本监工与密探，監視和随意侮辱工人。

至于对工人橫施毒打更为常事。外厂就曾发生日本监工以水汀管击斃女工馬阿桃的事件；大康紗厂工人梅世鈞被杀惨案。工人生命真是毫无保障。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教导下的并經历过大革命战斗 的上海工人，并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而是更高地举起抗日大旗，頑强战斗，将全市抗日运动推向一个新的浪潮。这个高潮的頂峰，就是1936年11月的反日同盟大罢工。

經濟上的被殘酷压榨与国家存亡的民族仇恨交織在一起，汇成一股反日的洪流。1936年11月8日沪东楊樹浦日商上海第四厂工人首举义旗，宣布罢工。同日，所有在沪日本紗厂工人发表联合宣言，支持上海四厂工人罢工，号召各厂工人紧密团结，准备随时行动。不久，沪东上海第一、二、三、五厂，同共第二厂，华德路东华等七日紗厂工人一万五千余人发动罢工响应。

罢工开始后，敌人多方进行破坏，它們勾結官府，唆使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力镇压。同时，留駐上海日軍，更是如临大敌，軍車、坦克、摩托来往穿梭示威。而我們内外棉八厂的日本資方除以武力相威脅外，竟然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除领导罢工工人，我厂工人一致怠工抗敌。党为了統一斗争步調，遂于11月19日在平民邨小学召开内外棉各厂代表会议，除推定八位组长指揮各厂行动外，复通过五項要求。①增加工資20%；②无故不得开

除工人；③已开除工人准予恢复工作；④不做礼拜工，恢复原有工资；⑤各厂推代表二十人，并从中产生总代表十人负责与厂方交涉。并且一致约定，如厂方将代表开除时，各厂工人即一致发动声援斗争。次日，我厂代表将上述条件向本厂大闹递交后，竟遭蛮横拒绝。因此全厂工人代表决议：当晚即行罢工。

1936年11月20日夜晚，车间看来一切都很平静，日本监工在照例“巡查”后都回家休息了。时钟刚敲过了十二点，突然，一声“捣班了”的怒吼，打破了宁静的夜空，接着“罢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响遍全厂，人们都停止了工作。工人罢工惊醒了鬼子的好梦，在恐慌之中他们调来大批日本宪兵和陆战队。日本大闹在宪兵的护卫下，冲进了车间，高叫着：“谁是第一个关车的？”“谁带头的？”……工人们以沉默回答了他。敌人于是将全厂工人赶到厂后空地，矮大闹象只狂犬在工人面前跳过来，跑过去，挥舞着拳头咆哮：“谁是红脸？”“是红脸的站出来！”“谁是第一个关车的？”“不讲，统统关起来！”四周白光闪闪的日本刺刀，配合着十一月的冷酷暗淡的月光，看来是一片阴森森的惨象。但是，咱们工人并没有屈服。大夥还是挺着胸脯，昂着头颅，以高傲的沉默来回答敌人的吼声……1936年11月20日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闪耀着斗争光辉的日子，也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日子。就在这离开蒋介石发布中日“敦睦邦交”仅仅五个月的日子，咱们工人却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中国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受到了蒋介石的“反善邻邦”的如此待遇，这是对蒋介石的“敦睦邦交”的最好讽刺。它更加擦亮了咱们工人的眼睛，咱们工人再一次亲身领教了帝国主义的“文明”，进一步看穿了蒋介石“抗日救国”的本质。

当晚，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为了不作无谓牺牲，咱们全都回到车间生产。但第二天，汽笛依旧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厂房里却空无一人，咱们终究还是罢工了，并取得了胜利。

罢工继续扩大着，全市罢工人数达到十多万人，成为“五卅”

第一章

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高潮。在当时抗日情绪极度高昂情况下，反日同盟总罢工受到各阶级人民的支持，敌人虽然多方威利引诱，但走资派们工人始终坚持如一，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工人强大攻势的面前退却了，他们为了减少正值旺季的纱业损失，被迫和工人进行谈判。经过几度交涉，日本资方最后答应：①增加工资5%；②吃饭停车30分钟；③无故不开除工人；④不打骂工人；⑤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十四小时，其多做二十小时工资另加。我厂工人在得到这些较为满意答复后，与全市工人一起决定复工。

从这次罢工的要求来看，似乎只是一次经济斗争，但是它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这次罢工是在奔腾着的抗日救亡洪流中所掀起的一个新的高潮，它实际上是咱们工人为了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的发声。

第四节 纱厂变成铁工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根据地——珍珠港，同一天的拂晓，又击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几艘英美军舰，占领了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地举着太阳旗进驻上海租界以后，工友们就受到了日本鬼子的军事法西斯的直接统治。太平洋战争之初，美国和英国连吃败仗，鬼子得意洋洋，非常猖狂，到处吹嘘“皇军”威力。上海各主要街道的广告牌上都贴有他们无耻的宣傳画：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大日本皇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等等。落着仁丹鬍子的日本鬼子，在上海随心所欲地横行霸道，为了把中国变成他的后方基地，掠夺中国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去为他的侵略战争服务，日本鬼子在淞陷区、南市区和抗日根据地施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用最野蛮的手段“清乡”、“扫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法饶恕的滔天罪行。人民在日本寇铁蹄蹂躏之下痛苦地生活和斗争着！日本鬼子的仗是越打越大了，既有太平洋战场，又有大陆战

物。当然它野心勃勃，一心想速战速决，可是既然打的是一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国家本来很小，本国人民和被占领区人民又群起而攻之，因此困难越来越多。日本帝国主义强征了国内和殖民地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改组一切民用工业为战争服务，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上海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所有日商纱厂、铁厂都实行了“军管理”，分别由登字 1629、1627 部队管制，为侵略军生产军用被服、毛巾、汗衫、皮鞋、洋鞋、马鞍、各种五金军需品。从此，内外棉各厂就由卑鄙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垄断资本企业，变成直接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生产场所了。

但是，这样做还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特别在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间，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农业生产之衰败，钢铁棉花越来越感到不足；进口又告中断，其他军需物资也急如星火等着要用。现代化战争少不了钢铁，日本鬼子穷兇极恶地到处搜集废铜烂铁，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不顾一切地在日本国土及占领区进行“企业设备”。他说：“非凡普通产业和平时营业与增强战力有直接关系者，应在综合计划之下，将其一切设备、资材、劳力、运输力量都转移于指定的战时产业。”就在综合计划之下，日本鬼子把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的大批纱厂“废陈”了，机器设备重新回炉，作钢铁工业的原料，并美其名曰“献铁运动”。上海日商纱厂原有的一百三十万纱锭、三十万锭和二万台布机，“献铁”敲掉了五十多万枚纱锭、近十枚锭、一万六千台布机。

由于内外棉各厂建厂时间较晚，机器设备最新，所以厂里的资本家舍不得敲掉，叫工人把机器擦得雪亮，想让日本当局看了以后说好话留下来，那知他们看也不要，一个电话打来：“快敲！”当时的情景，范陶泉根老师傅回忆说：“敲机器的时候，有一个日本鬼子板着脸很不高兴。另外几个鬼子就劝慰他说，如果战争胜利了，那就要什么有什么，比现在更好更新的机器也会有；如果失败了，那又何必把这种新式机器留给他们呢？”从这

第一章

几句颠语的确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他们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蛮干到底，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那无法实现的战争胜利。

内外棉八厂也就在这场“献铁运动”中被献掉了。

内外棉八厂的机器大概献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约二万五千锭），余下部分则併进了当时的内外棉五厂（今国棉二厂）。生产工人被日本厂主不顾死活地推出了事，成为痛苦难言的失业工人，只留下了张其昌、周阿福、张金桃等四、五个勤什工。喧腾一时的工厂只剩下了冷冷清清的空壳。不久，这座厂房被改作内外棉的中央货栈，堆存各厂生产的军需品，纱厂的历史命运就此结束了。

一九四四年，英勇的苏联红军把德国法西斯赶出国境，直捣柏林；意大利垮台，墨索里尼被人民在米兰倒吊而死，法西斯同盟瓦解了。我国解放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展开局部反攻，亚洲各国人民也日益加强反侵略斗争，日本鬼子到处挨打，四面楚歌，狼狽不堪。为了挽救残局，日本帝国主义孤注一掷，打算在本土失守之后，把战场移到亚洲大陆上来。于是“皇军之花——关东军”集中在中国东北，同时加紧控制和调整日商在中国的机械制造业，拼命加强在中国领土上的军火生产，以便就地补给。于是，开始了我厂由纺织厂到铁工厂的转变。

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沉寂的厂房又传出机器的响声，可这已是东亚铁工厂（开始叫大陆第二铁厂，十月间改此名）在生产了。东亚铁工厂是由原日商大丰机器厂（小沙渡路九八七号）、东亚制作所（横榔路）合并组成的。起初厂里有七、八十名中国工人，四、五个日本鬼子，三、四十部机器，分成金工、冲制两个工场，配修纱厂三大件、造弹簧、样钉、万里鞋钉等。不久就从事军火生产了，象机枪子弹盒、高射炮瞄准器、军用剪刀、重机枪护盾、军用热水瓶等；一九四五年时，还为五百公斤、一千公斤重的炸弹壳造铁箍、加工迫击炮弹，并且试造过反坦克用的、能打穿寸把厚钢板的榴弹。从一九四五年起工人增加到二、三百名，并且改开日夜两班。从此，东亚铁工厂就完全转化为被日寇

直接控制下，用来制造杀人武器的兵工厂了。当时，东亚铁工厂专门从日军登字1627部队接受军事订货，而在业务经营上则由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领导。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实际上是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分支机构，在它一千二百万日圆的资本金中，内外棉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作为日本国家资本的内外棉已经因侵略战争的需要和追求高额利润而走上了棉铁联营的道路，从民用工业日益向军火生产发展，实质上成为日本穷兵黩武、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有力帮凶了。

东亚、大丰实际上是国营二机沪西总厂的前身；而沪东工场的前身则是田中铁厂（1938年时改名为有新铁厂）和振华铁厂。回顾一下东亚、大丰、有新、振华四个厂的历史沿革，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排挤、摧残和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吮吸中国人民的脂膏。

就拿东亚制作所说吧，它是在一九二七年由内外棉的一个日籍职员守部创办的，开始时只有二、三个工人，一部日式冲床。到一九三七年时发展到三十多个工人，大小十二部冲床，专制弹簧零件。大丰机器厂在一九三一年创办时规模也很小，到抗战爆发前夕发展为拥有工作母机及专业机床四十余台，生产工人一百多名的专制三大件（罗拉、锭捍、锭领）的工厂了。为什么这些小厂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除了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共有的利用和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因素之外，又是日帝垄断资本排挤中国民族工业，保护和扶植日本企业的结果。这两个小厂都是上海出现了大批日资纱厂之后创办的。日资纱厂经常需要一批修配厂为它服务——整修机器和配制零件，他们虽然也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招收华商铁工厂投标。但优先承包的却总是这些日商铁工厂，尽管日商的标价比华商高比许多，他们也宁愿让本国厂商接受定货任务。拆穿了讲：他们存心挤垮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有钱让日本人自己赚，不让你中国人插手。所以当时上海所有日资纱厂的弹簧零件和三大件差不多都被东亚和大丰包下来了。就象蚜虫舔着白蚁的分泌物一样，东亚和大丰两厂就靠着内外棉、日

第一章

华、喜和、大康等株式会社の扶植，而获取高额利润，迅速发展壮大。

有新、振华两厂的发展则又是日寇无耻掠夺中国民族工业的有力证明，是日寇强盗行为的罪状，有新铁厂的创办人是田中，一九二九年开办时只有向华商正隆机器厂借来的三部车床和一座打铁炉子，工人不满十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田中赶紧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开着一部卡车，打着太阳旗在闸北和当时的华界乱转，把华商正隆机器厂的十多部大机器和其他小型车床、铣床，铜棒铣头……全部抢回厂来。连马路上的紫铜丝，马达甚至红木家具都“无微不至”地搜劫一番，又乘兵荒马乱之际，贱价收买了十几间民房。于是这个日本强盗就变成拥有金工和翻砂车间共二百多工人的工厂老板了。振华铁厂的前身则是买办

中国资本家薛文德所创办的振华纱厂，拥有近万枚纱锭。“八·一三”事变之后，被日商大康纱厂贱价收买。它的大部分设备也在一九四三年“献铁运动”中被敲光了。日本鬼子利用这座空厂房，从中国人所办的孙立记电器厂抢来了二、三十部车床和大批器材，改名为振华铁厂，从事军火生产。开始只有几十个工人，以后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大批机器加以补充，于是到一九四四年时，就扩展成为一座拥有三百八十多工人，一百多部机床的机器厂了。

从内外棉分支机构——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东亚、太丰、有新、振华四个日商铁工厂的具体发展道路和本厂由纱厂到兵工厂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凭借它的政治特权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侵略，无情地剥削和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排挤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战争时期，又把民用工业搬上军事工业的轨道，制造杀人武器，残害中国同胞，并在血腥的战争中发财致富，榨取高额利润，趁火打劫，抢掠我国民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犯下的深重罪孽，和在侵略战争时期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我们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第五节 在日寇铁蹄下的牛马般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除了日商企业以外，日寇还以武力“接管”了在上海的英美企业和较大的中国工厂，扩大了对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来为它的侵略战争服务。那时厂里的鬼子摆起了一付征服者的面孔，更不把中国工人放在眼里，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动辄就开除，过去还不敢明目张胆使用的手段，现在都变成公开合法的了。亡国奴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

清晨五时，工厂的汽笛声就象催命鬼似地叫得人们心惊肉跳，工友们一个个提着饭盒，睡眼朦胧地走进工厂，一连工作十二个小时，到下午五时不能离厂，这就是鬼子订的、我们工人叫它是“五进五出”的制度。但事实上又何止十二时呢？鬼子故意地规定在每月的廿四、廿五两天结账，强迫工友们在这两天内要把当月的生活全部赶出，连做二天二夜。有时，日寇军火要得紧，守部就让大家拼命干，经常连续工作在三小时以上，从事于世界上最少的强度劳动。

这些还只是比较明显的剥削手段。为了欺骗工人，鬼子还阴险地用“升工”和“A、B、C级赏罚制度”来榨取工人的血汗。所谓“升工”，名义上规定每个工人如果在一星期的六工中都不请假，则加发一天工资作为“奖励”，实际上鬼子把六天的工资化成七天，不请假也只不过拿到六天的工资，可一请假就不同了，不仅“升工”没有，还要扣掉假期工资，请一天假等于扣掉二天工资，这种恶毒的办法逼得工人不敢请假，就是生病也只得抱病工作，拖垮为止。至于“A、B、C级赏罚制度”，就是鬼子根据他每月对工人考察的结果，把劳动“出力”的工人评为A级，加发5%工资作为奖励；劳动“不好”的人评为C级，扣发工资5%以示惩戒；B级维持原薪，不增不减。这种“赏罚”制度，谁都看得清楚，只不过是鬼子玩的一个花样，从一部分工人身上搜括5%的工资加到另一部分工人身上。它不仅使部分工人的极微薄的工资横遭克扣，而且有意地分化工人之间的团结，便于鬼子的统治，好替他们卖力生产。

第一章

但是，这样做死做活地拼命，一个月的工资又是多少呢？一般老师傅的工钱，当时大概能买到四五斗糙米，最高的也不过八斗到一担，而最低的只够二斗，每顿只能 米块 饼。

鬼子从工友无休止的劳动和极低微的工资中赚了不知多少的利润；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他们从来都不过问，厂里的机器设备都很陈旧，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毫无安全防护设施，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不知损害了多少工友的健康。

宋春林师傅在十四、五岁时就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被迫进东亚铁工厂做工。有次在冲床工作时，铁指飞进了眼里，溃烂充血，厂里死人不管，家里无钱送医，结果一只眼睛就瞎掉了，宋师傅愤怒地说“一想起这只眼睛，我就恨死那日本鬼子”。一九四五年春，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件工伤事故，女工马文弟的头被车轴卷了进去，刮去了一大块头皮，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接着又有一个女工，因身体疲乏不堪，在操作时被机器轧掉了四个指头。

层出不穷的工伤事故，激起了工友们极大的愤怒，日本鬼子为了镇压这股反抗的情绪，除了在人事课马马虎虎的配了一只药箱，放点碘酒和红药水，作些简单包扎以外，还企图用“捉鬼打醮”的迷信办法来愚弄工人。有次，陈小林师傅上班还不到五分钟就被剪刀轧掉了四个指头，鬼子说这里有死鬼闹事。第二天请来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日本和尚，在冲制工棚搭起高台，放上四、五个菜，点香拈炷，铃敲 只见面日本和尚念经祈祷了一天，还叫全厂工友都去磕头，说死鬼捉掉以后，手指就不会冲掉了。下班后大家越想越气，在街上痛骂：“东洋赤，真是人，有这点铜钱捉鬼，为啥不用来救人”；有的工人说得更妙：“东洋鬼不捉掉，我们工人就休想翻身”。

不仅如此，工友们在东洋鬼子残暴的统治之下，还在精神上、肉体上、人格上遭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虐待和侮辱，进厂见了日本鬼子必须脱帽行礼，站在一旁让他先走，日本大班走进车间要起立“欢迎”，稍一怠慢就拳脚交加，工人卢华庭因操作时没有注意鬼子小林走进车间，而被痛打一頓。职员沈思在厂门口忘了

第一章

社路，被守部猛打一記耳光。上下班都有江头阿三（印補）和門警抄身，全身上下都要摸遍，連帶來的飯盒子也要用竹筷戳几戳。有的工人因迫于生活，不得不用“偷”的办法来反抗敌人的无情压榨，要是一旦被发觉就大禍临头了。有新鐵厂有位工友因“偷”了一块銅料，被鬼子头朝地脚朝天倒吊起来毒打，當場昏死了过去，結果不但被开除，而且变成了“斜头”，終身殘廢。

工友們在淪陷期間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冬天 冰块，夏天吃饅頭，三餐萝卜干，糙米六谷难下咽”，这就是工友們吃的飯菜，至于家屬，連这样的飯菜也吃不到，只能吃些麵面粉、烂黃豆、豆付渣、山芋干、菜皮等等。那时候不要說没有什么食堂，就連帶米來厂煮飯也被禁止，全厂几百个工人只有一个长三公尺，寬一公尺半，高八十公分的熱水池，四周都是油膩，池里淨翻着污穢，諷得叫人惡心。这个混濁不堪的水池，就是全厂工人夏天介渴、冬天用熱水暖飯的地方。每逢吃飯鈴响，工友們就匆匆赶来，用短繩吊着鉄皮飯盒把冰块似的飯菜放在水池里盪一下，人多池小，四周圍着一圈又一圈的人群，你挤我推，所謂暖飯，也不过是叫肚子少受些“涼罪”而已。工友們一个个都面黃肌瘦，生胃病拉肚子的不知有多少。

住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那时誰还有錢租房子，大多数人都住在自己搭的“竹骨烂泥”的棚子里，經不起风吹雨打。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炎熱逼人；括颶风时怕掀頂，下大雪时愁塌頂。更有不少工友全家老小挤在苏州河边一条小茅蓬船上。有的住进了“公房”，实际上是又髒又臭的貧民窟！……一間終年不見阳光的閣樓里，住了四五个人，連翻一个身都要碰到別人。就是这种房子也很不容易住到，逢年过节要給工头送礼，否則就会被赶走。有些工友的住家离厂有一、二十里，因为乘不起电車、公共汽車，来来去去完全靠步行，早晨二、三點鐘就要动身到厂，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到家，还要提心吊胆怕迟到，因为鬼子規定迟到三次就要开除，学徒任小弟就是因此被开除，而斷送了一生的。任小弟是在一九四五年初进厂，那时还只有十五、六岁，母亲是个寡

第一章

妇，家庭非常困苦，靠人好说歹好才介绍到厂里来当学徒。因为家在虹口，小弟在每天清晨三时就起身，步行二小时到沪西来上工，因路远迟到了二次，第三次迟到时鬼子就不准他进厂做工，小弟没法，只好回家，母子俩抱头痛哭一场。不久，小弟就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死去了。吃不好、住不好，穿的就更不用说了，许多老师傅多少年来布店的大门也没有跨过。冬天连挡寒的棉衣都穿不上身，老工人张文汉在旧社会里的遭遇更是惨痛，他老泪纵横地叙述了在日本鬼子时期所熬过的那段地狱生活：“我俩老一連养过九个孩子，都因为生病没钱医而死了，其中八个男孩都没有长满三岁。当时看病封一个号就要去掉半天工钱，药费更贵。为了替孩子看病，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光了，连仅有的一件夹袄和几件破衣服，也在除夕的晚上送进了当铺。自己从来没有穿过棉袄，下雪天还是赤膊上工。死得最惨的是我的女儿，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在日本纱厂里做工，因为没有钱买伞，下雨天都是冒雨上工，因此得了妇女病，腿肿得老高，身体越拖越坏，结果生意也给日本人停掉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女儿只好一跛一拐地在马路旁边摆摊子，既没有钱看病，吃得又苦，这样连病带拖，到二十七岁那年时就死了。她娘把眼泪都哭干了。如果不是解放，我们俩条老命也难保啊！”

饥饿、死亡、失业、人身侮辱……时刻威胁着每一个工友。国破家亡，民族灾难，无时不在刺痛着工人们的心；日益增强了工友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并团结起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六节 英勇战斗在车间里

当时的斗争条件是异常艰苦的。

厂门口有鬼子岗楼，车间里有日本监工，马路上有兽兵巡逻，三轮摩托架着机枪风驰电掣般驶过……，在这种情况下，象罢工、暴动等直接的正面的反抗，就会给工人们带来许多损失。为了保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工友们采取了巧妙多变、机动灵活的怠工斗争，作为反抗鬼子残暴统治的主要手段。

老工人靳德荣在回忆当时的斗争情景时说：“抗日战争后期，我们厂专门生产杀人武器和各种军用品。大夥都知道这些武器都是拿去屠杀谁的，心里实在难受，明斗吧不行！枪棒在鬼子手里。于是，大夥就利用敌人不懂操作技术和经常不在车间里等弱点展开斗争。譬如说，明明很为做的生活，我们扁歪说：“唉！难做啊！”“有危险啊！”就这样，棵多一天只做一、二件活，甚至一件活做上好几天。只要鬼子不在车间里，几乎每一个工人都在磨洋工，东一堆西一群地蹲在墙角、车旁聊天，打瞌睡，或者有时干脆开空车。当时一个车间只由一个东洋人管，他们的办公室都离车间很远，弄堂又长，东洋人一出来，在门口望风的工友就做手势，吹口哨，敲水汀管。东洋人一脚踏进车间，看看大家都在“起劲”地做生活，有时就点点头表示满意地滚开了。

那时，工友们还经常在生产时间上“俱乐部”。其实厂里哪有俱乐部，这是指那又脏又臭的厕所。鬼子和他们的走狗——工头，是不会轻易牺牲他们的“高贵”的身分钻进厕所来的，因此这里就成为厂里比较最自由的一块小天地，大夥们往往在这里相互吐吐苦水，谈谈心里话。

鬼子是非常狡猾的，日子一长，他也觉得很蹊跷，“生活做不出来，总有什么人也捣鬼吧……”然而，工人比敌更智慧。有一次，管金工车间的鬼子长谷部（工人背地取他一个绰号叫强盗）偷偷摸摸藏在一个工人的背后，从袋里掏出钟表，计算每一件活要干多少时间，工人看见这情况，便装模作样地干活，又卖力又认真。结果花了一个多小时做完一件生活，长谷部左看右看，觉得很满意，他以为自己很聪敏，已经找到了这件活的计时标准。而工友们也就将计就计，彼此约好，一班只生产十二件。第二天，工友们一上班就化二、三个小时把活全部干好，藏在工具箱底下，车床开足马力让它空转，每过一小时余一件活出来，强盗来一检查，不错！工人做的生活正合他的计时标准。于是眯着眼睛，露出满嘴金牙好笑着说：“你们做得好好的，好好的。”工友们一边点头，一边却瞧着这自作聪敏的蠢猪暗自发笑。童兆法老师

第一章

傅也回憶說：“当时我們同一工伴，干同样活的工友，都事先約好，每天只給鬼子加工二十五只炮彈壳。实际上这些生活一小时就干完了。为了迷惑敌人，我們和車間的清理工計好，不要打扫机器上的下鉄屑和垃圾，这样，机器就好象一直在生产了。”工友們生动地描繪当时的怠工斗争，說它是“捉迷藏式的游击战。敌来我干，敌去我散”。

整座工厂沒有几个日本鬼子，他們虽然实行了法西斯的高压統治，但是，并没有征服团结一致，有着高度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的工人兄弟。消极怠工，簡直使敌人伤透了脑筋。于是，鬼子就用更恶毒的办法——包工制来强迫工友們进行軍火生产。他們把生活包給工头——大多是流氓、地痞、恶霸，由工头监督生产，限期交貨，并实行一手交貨，一手交錢。这样，敌人破坏了“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但是，在对敌斗争中，閃爍着无穷智慧的工人兄弟，又用破坏产品规格，拖延产品出厂时间的形式开展斗争。

韓齐敏师傅回忆当时加工迫击炮彈壳的情况时說：“我們在彈壳上鉅了一些极細极細的小孔，表面上看看很好，找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打起来就象着水爆竹那样不响了。”貝启洪师傅也談了这么件事：“一九四五年，鬼子面临末日，軍火缺乏，就催促振华鉄厂加紧造迫击炮，鬼子催得越急，工人越是拖他后腿。迫击炮造好了，照理应当涂一层牛油防锈。可是工人决意加以破坏，涂上一层火油。鬼子領班和包工头来了，工友們都指着炮笑嘻嘻地說：“东洋先生，皇軍这个炮太好的好！”鬼子对生产軍火是外行，一听工人說皇軍的炮好，再看看，迫击炮倒也閃閃发光，就十分滿意地說：“快送！快送！”鬼子那里知道，迫击炮出厂不久，就满身生锈了。”

工友們在替敌人加工彈壳时，还有意把眼子打漏，打木，打小。在造榴弹时，将彈壳尺寸車滿，敌人拿去裝成了彈药，但都不能用来作战。日本鬼子只好又把榴弹运回厂里来返工。小林豐出眼珠对工友們大发脾气說：“你們还留強做做的，不行！重做！”

工友们又想了一条妙计，郑世昌师傅对小林说：“弹药装好后再加工，会发熟爆炸的……假使一定要加工，最好派几个皇军来站岗，出了毛病也好照应。”小林想想不对，如果陪着站岗，鬼子就会和工人一道被炸死。出了事故他担当不起责任他说：“站岗的，不好。你们另外办法想想的，……。”一个工人慢吞吞地说：“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开慢车做。”小林没法可想，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工人把车速开到再慢不能慢的程度，一天只能加工一、二只。鬼子又气又急，但也无可奈何。

但是，工友们在忍无可忍时，也勇敢地采取罢工斗争的形式来反抗敌人。有新铁厂的斗争就是这样的。

当时工友们因为工资实在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有新厂的工人就展开了自发的罢工斗争。鬼子见势不妙，就软硬兼施地欺压和威胁大家：“你们要马上复工，加工钱的事等复工后再谈，谁不来上工，抓到宪兵司令部斯拉斯拉的（即杀头）。”工友们在敌人刺刀和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不得不复工。工资虽然勉强增加了一点，但发动罢工的几个带头人，后来却被日本鬼子一个个借故开除了。这次自发性的经济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损失也是相当大的。“吃一堑，长一智。”工友们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懂得了要以更坚强的团结来同敌人斗争。

有新铁厂的领班“阿”（这是工人给这个鬼子起的绰号），是工友们人人切齿，个个痛恨的恶棍。平时对工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阿”对老板田中办厂的一本万利很眼红，满心想动脑筋自己开厂发洋财。于是一面把厂里的钱财大批往外偷，一面在工人中间“打秋风”——硬要借钱（实际上是送）。不惜，马上就闹停工。工友们吸取上次斗争失败的教训，用结拜兄弟的方式团结和组织了起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进行斗争。全厂工人支持王友根为代表，向大班田中交涉，坚决要求掉“阿”的领班职务，对着田中把“阿”的偷盗行为一件件揭发出来。“阿”的偷盗行为，大大触犯了东洋老板的利益，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田中勃然大怒，立即把“阿”走

第一章

了。工友们利用了敌人的内部矛盾，把眼中钉拔除了。然而这种公开的、直接的、正面的斗争，毕竟 是工友们在日寇占领时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日寇占领本厂的那些岁月里，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斗争始终占主要地位。除了这些斗争形式之外，更有一部分工友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之下，奔赴抗日最前线，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拿起武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斗争的阶级，不管日本侵略者是怎样的残暴和凶狠，始终没有放下武器。通过各种形式顽强不屈的斗争，阻碍了敌人的军火生产，削弱了寇军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种敌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加速敌人毁灭的作用，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它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章 中粉二机时期(1945,8~1949,5)

第一节 日寇投降和国民党“劫收”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红军分兵四路攻入日寇长期占领的我国东北，一举摧毁了日寇赖以进行顽抗的战略基地，歼灭了日寇的最精锐的部队——关东军。次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十日，朱总司令的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进攻命令，各路解放区军队进行大反攻。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了。由于红军强大的威力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鬼子不得不在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十五日中午十二点钟，厂里的日本鬼子跪在地上收听裕仁天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平时耀武扬威的豺狼，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都象落水那样垂头丧气了。哭瞎了眼睛的 部有气无力地向工人宣布：“今天是你們最后一次上工了，从明天起，我们不负责了”。

其实，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中午之前早已传遍了全厂，守部的公开承认只不过为这一重大事件作了最后的证实而已。工友们真是欣喜万分啊，大家奔走相告，心里真不知有多少话想说。“蓬、啪！”不知是谁燃了爆竹，顿时厂里的职工都集中到金鱼池旁来了，学徒们拿着铁皮饭镬高兴地敲着，人人都喜笑颜开。可不是吗？抗战抗了八年，咱们工人也就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挣扎了八年；受尽了鬼子的折磨和迫害；如今，终于胜利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表达了深藏在内心的希望：“这下可好了，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从此可以挺直腰板，抬起头来过日子了！”

可是，鬼子守部宣布的最后一句话：“从明天起我们不负责了；”一直在工人们脑子里打转。这还行吗？许多疑团都在片刻欢乐之后浮现了出来。工友们预感到停工失业的威胁，因此，打定主意不离厂。大家气愤地向守部交涉：

“不行，你们不管我们管！”

“把厂交出来，东洋鬼子滚出去！”

情绪愈来愈激动，愤怒的眼光充满了复仇的火焰。守部平时

第二章

的威風凜凜隨着他那皇軍一起垮台了，兩腿吓得直哆嗦。而小林卻狡猾地推說：“工廠交給你們政府接管，我們作不得主啊！”工友們被這句話蒙住了，因為那時還有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國民政府”身上，對“蔣委員長”抱有一定幻想，認為：“自己人总比東洋人好，停工失業的事，未必就會發生，索性等政府接收後再說吧！”於是，放過了守部和小林，陸續離廠回家了。

十六日，大伙照常吃着飯盒上工，誰知廠門已經關閉，門口站崗的日本憲兵也由一個增加到三個，不准工人進廠。工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中了鬼子的緩兵之計了。

也就這樣，從今天起，工友們停工失業了。

但是，工友們是會再輕易放過這些參東洋的，大伙一面組織力量監視鬼子動靜，不准破壞和盜賣工廠的生產設備，一面到處打听守部和小林的住所，找他們算帳。

九月的某一天，一部分工友得知了鬼子的住址，並從附近平民村听到了別廠工友經過鬥爭分到若干解散費的消息，於是大伙決定：找鬼子要解散費去！

第二天，六十多個工友集台出發了。一路上敘說着鬼子過去的暴行，尤不切齒痛恨。大伙都說：“現在雖卜頭想不管，可沒那麼容易！”快到大姓守部家時，工友們作了計劃和分工：有的守門，有的望風，有的卡住電話機……，對守部則提出很簡單的要求——發解散費。進門以後，一切都照計劃進行。守部愁眉苦臉地說他不管財勢，把責任推給了小林，提起小林，工人更是恨之入骨，就硬逼着守部打電話把小林叫來，只說有事商量，不准漏風。小林信以為真，坐着汽車趕來了。誰知剛一踏進守部家裏，工友們把他扣住了。這個日本鬼子比趙守部來，更加狡猾，又是個死硬派，大伙兒正為着他八月十五日欺騙工人的事，到處找他算帳，而這一次，居然還沒有放下那付統治者的臭面孔，這可就惹工友們更惱火了。旧仇新恨一齊湧上心來，老師傅舒生咬撲過去一把揪住了他，用寬皮帶一下又一下地猛抽，幾年來受夠了的冤氣，這下子全發洩到這個鬼子身上去了。小林被打得口吐

鲜血，才屈服下来；最后笨笨地拿出过去剥削中国工人血汗所得的十两黄金作为解散费，兑成伪储备券后，每人分得了一〇二力。

当工友们分到解散费的消息传开后，控制黄色工会筹委会的工贼方福根眼红了，他威胁大伙说：“拿到钱的赶快出来”，“往后复工时这批人摆到最迟一批”。为了吞没这笔钱，方福根在后来厂里发救消费时，放一张桌子，坐在厂门口，逐个扣回了一〇二力，理由是：“你们私敲东洋人，现在经济部有会收回。”方福根的贼性在这件事上已经露了出来。

停工期间，工友们生活都异常艰难，大家每天三五成群地在厂门口等听消息，盼望国民政府早日接收，工厂早日开工。其实那些无孔不入、八面玲珑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们，那里要你盼望，他们早就派一大群貪婪的狼狗，拖着龇涎，从天上、从水上、从地下接踵光临了。

工厂终于被“劫收”了。大员们一搯二搯地边进边出，倒也十分忙。你道他们忙些什么？他们忙的是五子登科（金子、位子、房子、车子、女子、），大发劫财，却把工友们均在肩上的溢饱求完全放在脑后，对复工问题根本不理，踢皮球似的推来推去，极尽敷衍欺瞒之能事。工友们的满心的胜利喜悦换来的竟是“盼中央，盼中央，盼来中央更遭殃！”

光是一个东亚铁工厂，接收大员就先后来了两批。第一批来接收的是伪资源委员会。真是名符其实，几乎厂里所有贵重的“资源”都被这些老鸨们“劫”了。他们先去封条，打开保险箱，把值钱的东西搜光，然后将仓库里堆存的布疋大批盗运，涂改和烧毁帐册。腰包塞满后，看看没有啥大油水好捞，就扬长而去了。第二批来接收的是经济部大员黄希闾，他的“劫收”就更彻底了，不但机器、贵重的工具、刀具要“劫收”，连电灯、傢俱、收音机也“劫收难逃”，残留在仓库里的毛巾、棉毛衫也被一掃而光。摸住在工厂附近的工友们谈谈“当时每天夜里都要从后门被偷走不少东西，象棉被、布疋、落地收音机等等。大官们

第二章

用卡車整批整批地裝，小八腊子用黃包車一点一点地拖。”他們的“劫搜”也真是“各盡所能”啊！參加過當時“劫搜”的人也坦白地承認：“那時可以公開把廠里的東西往家里送，只要有用的我們都要，甚至連白鐵水壺、洋釘、鐵錘都不放過。”由此，也可見其“劫搜”之徹底了。

偽中紡公司在發“劫收”財這點上也是不肯認人的。於是呈文偽行政院，要求接收東亞鐵廠，理由倒也官冕堂皇：“東亞鐵廠原為內外棉八廠，應歸本公司接收。”偽經濟部落得放個人情，於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偽中紡公司派朱洪遠來接收東亞、振華、有勤等廠。這時，工廠已經浩劫，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參加浩劫的接收大員們飛黃騰達固不待說，就是跟在他們後面的一大群“皇親國戚”也沾光不少啊！他們身居要職，盡情貪污，有些人從窮光蛋一跌而為暴发戶。據工友們說：“有個叫秦士溢的，剛從重慶來時，一身破棉襖，一只破皮箱，寒酸得不象樣，誰知幾天一過，已是西裝革履，皮鞋雪亮，油光滿面的財主了。”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變化之快，真叫人難以相信。

為了活命，工友們却不得不在停工期間千方百計地找活干。有的去拉黃包車，有的挑担做小販，有的回到了破敗不堪的家乡去種地，有的到機場和碼頭去做苦力，吃盡當光，債台高筑，一片痛苦淒涼的呻吟……。厲元帥傷悲痛地回憶了這一時期的生活說：“日本人投降了，工廠关了門。一家老小張着嘴尋吃，我沒有辦法，就到鄉下去搯米，販蘿卜，但又叫流氓敲了竹槓。借吧。借不到，當也沒得當，實在走頭無路，只好去拉黃包車，明知氣力不夠，也只好硬着頭皮頂。後來實在吃不消了，多虧鄭世昌把他那輛用一〇二方儲備票買來的三輪車借給我踏了半個多月，才勉強維持了生活。”劉阿華師傅迫不得已，到十六舖去批些水果來賣，第一次蝕掉一半老本，第二次又爛掉不少，第三次，警察來干涉了，不准他在大街上叫賣，硬逼他把攤子搬到冷落的弄堂里去……。

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啊！一邊是五子登科，大發劫財的巨官

第二篇

面，一边却是停工失业，啼餓号寒的困頓象；一边是窮奢极慾，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边却是走头无路、顛沛流离的日脚。接收大員們可以自由地大发劫財，而工友们連沿街叫賣爭取活命的自由也被剝奪。同是胜利了的中国人，竟享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胜利果实”！殘酷的現實不能不使一部分工人对国民党及反共派的幻想破滅了。被国民党接收大員們的卑劣行徑擦亮了眼睛的工友们，憤怒、憤懣的情緒日益增长着。这种情緒象沸騰在冰层下的湍流，也象活跃在火山底层的熔岩，它将要爆发，而且一定要爆发。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們也和沪西的所有工人一样，具备着革命的光荣斗争傳統。他們坚信：党是不会忘記受苦难的工人兄弟的，党一定会来領導大伙儿进行斗争。

也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真官仍更忙于“劫收”，大发劫財，热衷于五子登科的时候，工人们翘首企望着党的領導的时候，我們党的地下活动积极地展开了。利用一切可能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为争取生存，争取解放而斗争。闻名全市的沪西平民村集会，就是我党傳布各項指示，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和領導沪西工运活动的場所。平民村落在沪西近郊朱家灣，苏州河的北边，原有房屋大都在抗战时期毀于炮火，仅存数間平房和大片荒場。平房可以用来办公开会，荒場可以容納数千以至数万群众，再加地处近郊，不为反共派所过分注意，实在是开展工人运动的好地方。当时各厂都未开工，党首先通过“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的形式，把各厂工人代表組織了起来，我厂参加的代表是孫定发。于是，以平民村为据点，以复工为中心的斗争，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第二节 声势浩大的复工斗争

胜利已經一个月了，工厂迄未复工。工友们馬上意識到消极的企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須依靠斗争，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本厂工友立即采取了积极的斗争步骤，首先联名向偽政府提出了书面交涉。他們在写給偽政上海市长錢大鈞的信上：“工人生活水平极低，其維持方式以入为标准，一日不工作，一日

第二章

不能生活。……我輩工人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际，尤盼不在所求当局早定决策，及早复工。”

要复工、要吃饭、要活命，这是工友们最低限度的正当要求。但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正在美国乾爹的支持下，忙于发动内战；接收大员更是连发财都忙不及，哪里管你工人的死活，所以对工友们早日复工的要求，采取了一压二推三骗的手段。伪社会局和钱大鈞会商的结果竟是，“整顿工人运动，不惜用有效方法制止”并且还要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法院共 办理”。看吧！这就是反动派赤裸裸的刽子手的面目，他们竟要以武力来镇压工人，但是大伙并不怕，要复工犯什么罪？敌人的高压手段，只是使大伙更清楚地认识到：反动派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压不下就推：资源委员会采“劫收”时，头儿不出面，把复工的问题推给小八腊子，可是小八腊子根本解决不了复工这样一个大问题；伪经济部“劫收”时，对工人代表说：“工厂是否 本部接管尚未定论，复工问题难作处理。”把责任全部卸掉，但是发“劫收”财时毛倒不甘人后。二个混蛋机构都象蚂蚁一样，从工人手里滑过去了。最后，到伪中纺公司来“劫收”时，推已经推不过去了，就采取了骗的办法。他们欺瞒工友们说：“不是我们不认你们复工，是重庆复员来渝的工人不答应，他们说：我们抗战八年有功，复工应该有优先权。这么几家工厂哪能容得了那么多工人呢？”在重庆复员工人面前又挑拨说：“上海这些伪工人把住饭碗不肯放，他们不同意让重庆工人进厂。”而且还指使工贼在各厂张贴煽动沪渝工人不和的标语：“你们到重庆去的时候是把机器带去的，为什么复员时不带回来？这不是存心抢饭碗吗？”少数工友曾一度受蒙，中了反动派挑拨团结、金蝉脱壳之计。但是党揭穿了这种卑鄙无耻的欺瞒，提出了“无条件复工，有饭大家吃”、“天下工人是一家！”等鲜明而强有力的口号，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詭计，提高了群众的认识。

由于反动派的压、推、骗，复工问题虽然还没解决，但是工友们却在同反动派的几次直接交涉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消极企

待，固然不能解決問題，而光是向他們“都祈求”，又紛紛地談判，也同樣無濟於事。國民黨反動派軟弱怕硬，必須與全市工人團結一致，用更強硬的方法進行鬥爭！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美國海軍上將金開達，率領第七艦隊來滬“訪問”。為了拍馬屁，國民黨決定組織一部分人去歡迎。在前一天，工特頭子章祝三通知平民村的“滬西失業工人聯合會”，要它組織二百人前往歡迎。

地下黨研究了當時的情況認為機會很好，就決定將計就計，組織二千個工人，把歡迎變作要求復工的大示威，我廠不少工友就曾積極參加了這次示威。當天，一支滬西工人的“歡迎”隊伍浩浩蕩蕩向外灘進發，大家都倒拿着寫着“歡迎”二字的三角旗，一路上高呼着“要飯吃，要工做”的响亮口號。

偽上海市總工會的幾十個工特頭子早已尋在外灘。聽到工人隊伍的口號之後，十分惊慌，馬上趕來阻攔：“你們談政治還是談經濟”，今天只談歡迎，不談其他”。“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工人隊伍不理他們，一直衝向海關大廈。愈來愈響的口號聲，激昂雄壯的工人隊伍，吓得那些打扮得妖形怪狀諂媚洋人的官太太們，吱吱喳喳，亂成一片。幾個工特頭子欲阻不能，更是急得雙腳亂跳，他們原想討好美國乾爹，結果却弄巧成拙，當面出丑，真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了。

美帝海軍上將金開達的汽艇靠攏了外灘的海關碼頭，他滿以為自己一定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粗一看，果然不錯，黃浦江邊人山人海，標語口號十分熱鬧。仔細一看，大事不好，尤激的中國人對他瞪着眼睛，喊着憤怒的口號，連歡迎的旗幟都是倒舉着的，這位雖然不聽中國話的“上將先舉”，也已明了三分了。

幾個工特頭子，實在無法可想，為了不繼續出丑，只敷衍工人說：“你們先回去，明天派代表來總工會之後，再帶你們到市黨部去。”工人們見已打開了復工談判之門，就勝利地回來了。

十八日清晨，我廠和其他各廠工友先後在平民村集中，匯成了一支二萬多人的隊伍，當場推派代表七人前往“總工會”，然

第二章

后转市党部谈判复工。其余工人留在平民村等候消息，誓作代表们的后盾。一个上午过去了，代表们来讯说：“谈判毫无收获”。于是在平民村的二万多工人整队出发了。天空乌云密布，风骤快到来，当队伍通过造币厂桥时，风雨大作，工人们衣服虽然溼透了，但仍继续前进，低洼之处，水深及膝，工人队伍不顾一切水而过，经江宁路、静安寺路、大四路、盘到雁荡路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把房子四周围得水洩不通。工人从下午五点一直等到半夜，谈判仍无结果。雨还在下个不停，工友们激昂地高呼：“我们饿死了！”“我们冻死了！”“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愤怒的呼声不断震撼着上海漆黑的夜空。力惠的国民党及反动派兽性大发，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特务头子夏恩临把手枪一挥，抓去了十几个工人兄弟。另外几个特务头子就欺欺工人说：“代表们早已回去，你们可以走了。”由于当时人数既多；加以联络中断，情况难以掌握，队伍便退了回来。

第二天，反动派的报纸诬蔑工人代表为“捣乱分子”。工友们看了以后，情绪极为愤怒，大伙又马上在平民村集会，把队伍开到了伪总工会，质问工特头子周学希，并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和工人。周学希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只得答应释放被捕工人，并承认工人所派的代表不是什么“捣乱分子”。

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各厂都相继复工，可是，伪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正在行政院打笔墨官司，争夺本厂的接收权，所以本厂工友们的复工问题仍未解决。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反动派也尝到了工人的厉害，不得不对我厂工友们进行所谓“救济”，每户发了六袋面粉（万福根又乘机贪污了一三百包），暂时介决了一些生活困难。

由于我党通过平民村集会以及各项斗争，不懈地进行了阶级教育，这就使我厂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更进一步地提高；同时也为党的队伍的壮大，造就了后备力量。就在这时，地下党根据徐

发同志的迫切要求，以及他在各项斗争中的表现，经由黄金佳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地下党又批准

了鄭世昌的入党要求，党的地下支部在本厂很快地建立起来，这是我厂工人斗争史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由于党的直接领导，便全厂工人的斗争有了更明确的目标，更灵活的策略，更巧妙的方法，并从自发的比较散漫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为自觉的有领导的政治斗争。

党的地下支部建立以后，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紧密地团结群众，在以前各项斗争的基础上，开展一次更加激烈的斗争，逼使厂方立即复工。

一场绝食谈判斗争开始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上午，伪中粉公司的接收大员、厂长朱洪健坐了漂亮的小轿车来厂，小轿车刚开进大门，尚未停妥的当儿，好几十个早已守候在厂门外的工人，立即一拥而入，门警想拦，晚了！工友们冲进厂长室后，马上把电话机卡住，然后就将随身带来的被服往地上一铺，东一摊，西一摊地躺了下来，朱洪健被围在正中，吓得糊里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

“朱厂长，我们都是本厂工人，你用不着害怕，不会对你怎么样。你知道，鬼子投降已快半年了，但是工厂一直关着大门，逼得我们走头无路。今天大伙想跟你直接谈判，希望厂里答应马上无条件复工。”郑世昌等几个工人代表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工友们的迫切要求。

朱洪健放心地叹了一口气，装若其事的样子说，“各位，要谈判何必涌进这么多人呢？这太过分了。”“有什么过分不过分？要吃饭是真家伙。你们反正吃鱼肉，穿丝绸，那管工人死活呢？”一个工友冲动地吼了起来，其他人的眼睛里都是一股怒火。

来势很猛，朱洪健觉得要耍巧些，又便出一套的手法：“厂嘛，总要开工的，不过现在里边还一团糟，大家再忍耐一下吧，等整修以后再复工。

“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我们要立即复工，一家老少等米下锅内！”

第二章

“唉，性子不要急，再说复工问题我也作不了主，要等总公司批准以后才行啊！好吧！我马上到公司去一次，请示请示……”说着说着，朱洪健拔脚就想走出厂长室。

“不行，你厂长作不了主叫谁作主？告诉你，今天你走不了；要走可以，马上签字规定具体的复工日期、复工人数！”大伙站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糟了，今天这一关混不过去了。”朱洪健暗忖：“随他们弄吧！”他闷声不响地坐在会议桌的上方。

谈判成了僵局，工友们怀着满腔愤怒死盯着朱洪健。他要大小使，工人瞪视着，他想打电话，工人不容许。他捧着旧脑袋，没有一点办法。一个卸头过去了，又一个卸头过去了。朱洪健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但又持尊严，不愿向工人提出。就这样，这位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饥饿”是什么滋味？工友们却无折衷，反正人很多，大家可以輪着出去吃点东西充饥。

从六日上午十点，一直顶到七日下午二点，朱洪健整整饿了十八个卸点，头晕目眩，浑身发麻，坐也坐不住了，这种绝食谈判，他实在吃不消。两眼流露出乞求的神情，那种盛气凌人的眼色暂时消失了。

“你要吃饭可以，先让大家有得吃。要回去，也可以，先让大家有工做。朱厂长！现在你总该知道饿肚皮不好受吧，我们没工做就得天天挨饿受凍啊！工人的要求很简单：立即无条件复工！工人代表抓住有利时机，再一次坚决提出了大伙的要求。

坐下去不是个办法！朱洪健只得有气无力地说：“那让我打个电话给总公司吧。”“好，你打吧。”工友们谅他不敢在众人面前耍花。

“总公司 經送地？……再不复工，我的命都送了。……怎么样，你要再拖下去，我只好辞职不干了！”朱洪健涨红了脸大发脾气。

云章一听，知道事态严重，只好勉强答应：“一切由你斟酌办理吧！”朱洪健宽慰地放下了听筒，当即与工人代表签字訂

第二章

約，全厂工人分成三批，在三月十一日，四月十五日，五月廿日先后复工。考虑到官僚资本家还可能再使詭計，于是地下党通过复工委员会向大伙提出：祖家情况最困难、斗争中表现最坚决的工友第一批复工。工友们完全同意这个意見。

三月十一日首批复工的七八十人进厂了，工厂仅有空壳，車间满目荒涼，机器残缺不全。大伙议定，晚上集体睡在厂里，直到三批全部复工为止。防备中紡公司耍賴皮。晚上还很冷，但是工友们把自己的衣服一紧，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坚持到明天。工友们說：“一天不全部复工，我们就一天不离开車间。”

复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工友们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頑强斗争，用絕食談判的方式迫使偽中紡公司不得不接受立即无条件复工的要求。原东亚鉄工厂改名为中国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二机械厂（简称中紡二机）由日寇的兵工厂轉变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紡織机械修配厂。

就在二机工人争取复工的同时，重庆来沪工人和振华、有新厂的工人也展开了英勇的复工斗争。

抗战胜利后，怀着滿腔希望的重庆复員工人，一批批乘着木船順江东下。经过八年多的顛沛流离，复員来沪的工人兄弟多么希望能过溢飽安宁的生活啊！可是和他們的愿望完全相反，到达上海以后根本没有工厂可以安置，整天在街头流浪，特别是举老帶小的工人，更是潦倒不堪，走头无路。

“在抗战八年中，我們忍耐着。

虽然我們窮得穿不上裤子，累得站不直腰！

我們明白，这是为了胜利！

然而今天，当抗战已經胜利的时后

偿付我們的是什么呢。……？”

被痛苦的生活所煎熬，反抗的火焰在燃燒。”

听！这是他們抗战八年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們对反动政府的控告。

反动派怕工人鬧事，赶紧把他們送进了“招待所”。这是什

第二章

么“招待所”，确切些，應該說是“难民所”。几百个人擠在一幢房子里，臭气撲鼻，老老小小的身上都爬滿了白虱，疥疮在迅速蔓延。吃的是救济总署的硬饼干，每人，穿的是洋人不要的破西装。重庆工人回憶起这段痛苦的生活經歷时，憤怒地斥責說：“国民党把我們工人拋进了人間地獄。”

坐等复工通知是渺茫无望的，只有團結起来向反动派进行斗争，才有早日复工的希望。重庆工人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組成了“后方采沪失业工人代表团”，通过这一代表团把分散在全市四个“招待所”里的上千名工人組織了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万惡的反动政府，展开了三圍社会局的英勇斗争。

重庆复員工人第一次包圍偽社会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初，数百个工人在馬当路偽社会局前的一片空地上，从早晨等到了天黑，要求立即介紹工作。但偽社会局长、特务头子吳开先根本不理工人的活命要求，没办法，只得整队回所。路又远，人又餓，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到了外灘，想乘电車，可是袋里又没有一個錢。代表团把具体情况告訴了电車公司，請求免費乘車，公司不容許，工人就硬冲，一个一个往电車上擠。外灘的秩序发生混乱，反动軍警也前来干涉。这时，幸亏电車工会代表的大力支持和同情，再三同公司交涉，最后迫使资本家答应：重庆复員工人可以凭无扭扣的衣服为証，免費乘电車。重庆复員工人深深感謝电車工人的阶级友情。从此，只要有事，一个电话，电車公司就派“专车”接送，大大有利于对反动政权的斗争。

偽社会局不理工人要求的恶劣态度，激起了公憤，一次不成，再来二次。三月里发生的第二次包圍，声势比前一次更加猛烈，特务头子陸京士看看躲不过去，就假仁假义地騙工人說：“你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們也正在攷慮这个問題，今天你們先回去，以后再派代表來商量。”冤有头，債有主。工人們把陸京士大罵了一頓，并限定他在三日內回音，否則將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为了爭取社会輿論的支持和同情，揭露反动政权不願复員工人死活的罪行，工人們在回所途中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我

第二章

們要工做！”那些卑鄙監視工人的反動軍警也找不到鎮壓和干涉的藉口，干瞪着兩眼無可奈何。兩次包圍和示威遊行，使偽社會局也有所顧忌，知道如果再不解決一些問題，事情將會愈鬧愈大，使被迫介紹了幾十人進中紡二機、三機（即振華、有新）工作。

首批工人的進廠，對其他人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大家嘗到了鬥爭的甜頭，勁道愈來愈足了。於是，就有第三次包圍社會局的更激烈的鬥爭。

參加第三次鬥爭的有八百多個工人，特務頭子 弄故技，又來了個閉門不見，工人們散跪在大樓前的空地上休息，代表們並且表示，“不見局長不回去！”喪盡天良、毫無人性的特務頭子竟指使爪牙將滾開的水從樓上往工人頭上傾倒。八百多個工人无比的憤怒，凝成一股不可抵抗的復仇的巨流，衝向偽社會局大樓。門警被繳械了，所有的玻璃窗被敲得粉碎，辦公桌顛倒了，公文紙片乘秋風落葉似的四處亂舞……，神氣活現的狗官們，一個個乖乖烏龜似的卷縮在牆角里，連動都不敢動。這一下可把偽社會局吓壞了，大鬧社會局的結果，迫使反動派不敢不明文規定：“後各廠復工，均依二八比例錄用滬滬工人。”

重慶復員採滬工人經過英勇不屈的鬥爭，取得了全部復工的勝利，光是介紹進中紡工機、三機工作的就有一百多人。在回憶這段鬥爭歷史時，工友們說：“國民黨是脂鷄，不點不亮；是只欺軟怕硬的紙虎，不鬥不行，一戳就穿。要不是在地下黨的影響下團結一致地堅決鬥爭，我們還不知到那一年才能進廠做工內。”

同時，振華、有新鐵廠的工友們，也在滬東地下黨的領導下，作了英勇的鬥爭。

由於黨的正確領導，群眾的團結一致和強有力的鬥爭，迫使反動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人才條件復工的要求，工友們勝利了。這是我廠工友在地下黨直接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的第一次面對面的鬥爭，工友們通過這場艱苦的、但卻是勝利的鬥爭，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覺悟，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利益的真正代表；國民黨根本靠不住，僅有的一些幻想逐漸地被滅

第二章

了。反动派是欺软怕硬的纸老虎，要生存就得斗争；而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成为大伙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切，都为本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友参加“六三三”政治斗争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第三节 “盲腸”

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复工以来，厂里的生产始终没能正常进行，每月虽然投入大量资金，而产品却不见出来。偽中紡公司把这个年年亏本、錢光祿的第二机械厂看作是“盲腸”，头痛非常。“盲腸”的症象怎样？病源又是什么呢？偽中紡公司的檔案，和职工同志的揭發，可以象病历卡似的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凡是价錢貴，廠竹槓的商品，上海話称之为“老虎肉”，二机产品就以“老虎肉”聞名于紡織界。一个另件，市价只值二十元，而二机卖出去起碼要一百元，高出市价五六倍，这还不算“客气”，有些紡織机另件价格竟高出市价三三十倍。如果不信，有信为証：

“呈中国紡織建設公司：

本厂交上海第二机械厂制造各种机器配件，事先并未开送估价单，茲接該厂轉來轉帳单七紙。經查所开价格实較市价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者，似此漫无标准，殊欠安当。且該厂每于制件送到后，不问是否合用，即逕向公司申請轉帳，手續亦有欠缺，为特抄送比較表一份，呈請鑑核示遵是禱。謹呈 总公司

上海第十二紡織厂 民国卅五年十月七日

(附表)

单位：元

品名	二机单价	其他厂 厂名/单价	二机高出 倍数	品质比较
法兰叶子	10,656	华昌/840	13倍	相同
3½"×½" 羅絲門	22,137	别处 估价/500	4倍	相同
龍門	15,790	协兴和/1100	14倍	相同
100T 过桥牙	82,697	源兴/28,600	3倍	比二机好
1½"×½" 支头羅絲	7,114	錦机/240	29倍	相同

註：以上只略举一二而已，其他价格也頗惊人。

偽中紡公司接信以后，对二机加以訓斥：“本公司各机械厂制造机件，其价格应于相，即或因草創时期，成本稍高，亦当不超过时价百分之五十，并应努力調，提高工作效率，使成本降低，以期出品进步而不为外界所淘汰。茲核 貴厂承制第十二紡織厂机件，較商厂昂貴甚多，竟有高出二三十倍者，其理由何在？即希查明具复……。”二机无理可答，但又不能不答，只好含糊其詞的回了一封妙信：“屬厂与第十二厂同屬一个系統，出品价格不論高低，均归公司所有，斷无自高貨价以損业务之理……”。这两点理由实在使人啼笑皆非，只有在腐孔、沒落的官僚資本企业里，才能找到这样奇怪的“理由”。

二机产品既以“老虎肉”著名，各厂修配机件都不愿交来，且不說其他私营棉紡厂，就是同屬偽中紡系統的各紡織厂，除了把一些难修的机件交来“死馬当作活馬医”之外，誰也不愿与二机打交道，惟恐“敲竹杠”。为什么偽中紡各厂宁愿“交商厂承制机件”呢？說穿了，一是价格較低，二是經办人員可以从中收“回扣”、捞油水。这样一来，“老虎肉”更是无人問津，門庭

第二章

冷落了。

中紡各廠，又稱二機是拖拉“機”。何謂拖拉“機”？這要分開來介紹；拖拉就是交貨拖拉，“機”指的二機，合起來就是交貨拖拉的二機。各紡織廠交給二機修配的機器和製造的另件，二機總是不能按期交貨，拖拖拉拉，信用掃地。

一九四六年，中紡七廠承包給二機的四十八台細紗精紡機延長任務（由三百二十錠延長為四百錠），原訂於八月底交貨一部，其餘在九十月完全交齊。但是二機到九月底還沒動手，急得七廠惊呼“似此舉延，九月份勢難交齊”。

被二機“拖”得最厲害的要算中紡十二廠。該廠布機正在裝配階段，一種另件缺乏，其他工作就無法進行。但該廠交給二機修配的另件却遲遲不能交貨，一拖再拖，一延再延；十二廠派大三請四催也無效果。事到後來，二機連交貨的日期都沒有了，十二廠的裝配工作只得中途停頓。

這樣的例子是太多了，各紡織廠為催交定貨而作的種種努力，對二機是不起作用的。不管是“要公司轉囑該廠”，或者是派人“三請四催”，定貨還是不能按期交出。各紡織廠有鑑於此，對二機只得“畏而遠之”了。

僑中紡公司也想改變這種狀況，四七年八月訂了一個計劃，準備利用二機的設備自造細紗機二萬錠。未造之前，大吹大擂。“本公司範圍廣大，人才薈集，資金充沛，舉辦任何一舉，輕而易舉，收事半功倍之效”。緊接着，繪制圖樣，收羅人才，籌集資金，準備原料……真是轰轰烈烈。

這二萬錠細紗機是打諺交給中紡十四廠使用的。該廠原有紗錠七萬，經日帝“獻鉄”運動後，毀去三萬餘錠，尚存三萬五千錠。但前後紡機器極不相稱，前紡可供五萬紗錠之用，若後紡添置二萬紗錠，就可平衡生產。二機接到這個任務以後就制定計劃，定於七個月內完成。

不管僑中紡公司吹得多么“漂亮”，也不管廠部計劃作得多么“謹慎”“周密”。製造細紗機的“宏圖”，還是象肥皂泡一

祥炸得无影无踪了。

一九四七年过去了，接着就是一九四八年，一月过去了，接着就是二月、三月……直到十月，已經过去了一年另两个月，定貨还杳无音訊。僑中紡公司就来文催交，二机因定貨还在兰图上，无詞以对，只得硬着头皮复了一信：“敬悉关于細紗机本厂担任制造部分，因其他厂制件擁塞，且均急用之故，致有延擱，但本月底当可赶交一部車零件备用”。妙哉妙哉，高調鬧了一年多，人力物力化了不少，結果只能“赶交一部車零件备用”。一部車合四百錠，是二万錠的五十分之一，还要“赶交”不“赶”恐怕連一錠也造不出来。

其时，二机有草床二百十七台，鉋床二十八台，冲床三十三台，磨床十四台，加上鉋床二十六台、銑床二十四台、鋸床四台、滾床三台、共有机床三百四十九台，职工六百六十六人。这样龐大的生产力，化了一年多的時間，甚至直到介放前夕，竟生产不出一台完整的細紗机。

病根究竟何在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二机是一个腐朽的、沒落的官僚資本主义企业。国民党官僚资产階級，从四大家族到宅所豢养的一大批走狗，除了貪污中飽、營私舞弊、欺压工人外，根本談不上什么管理企业发展生产，就当时的二机而言，机构龐大臃肿、貪污风气盛行，实在令人吃惊。一九四七年八月，工人数仅二百六十九名，職員却有四十六人，其比例为1：6。若将工人数中不从事实际生产的書記工二十三人移入職員之列，則比例为1：3.5。平均三个半工人就配了一个管理人員，这还不算，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資好几倍。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統計：職員平均工資为175万，工人平均工資为52万，比例是1：3.4。从实际的費用开支来讲，工人和職員的比例为1：1。

管理人員中大批冗員根本无事可做。一上班，喝喝茶、看看报纸、談談山海經，高兴时打打扑克下下棋，一天只做三三小时的工作。两个工程师，一个实在无聊，钻在医务室里帮护士涂涂

第二章

药膏；一个整天只管敲印章，画圈圈。整个厂连一份象样的生产计划都制不出，正象当时的厂长朱洪健所说：“乱啊，乱七八糟啊”。

除了一个“乱”，还有一个“贪”。在这个厂，贪污之风盛行，“揩油”方式五花八门。捞到钱之后，搞女人，跑舞厅，大吃大喝无所不为。有一次，物产科的陈科长私下和五金店勾结，提高进价，然后自己去拿“回扣”。事情实在凑巧，一个领班也在那里拿票，于是彼此心照不宣，相对而笑。

管理费用大大超过生产费用，财务支出到处都是漏洞，反常的现象在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中成为“正常”的现象。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二机的产品怎么会不是“老虎肉”呢？

另一方面，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在政治上受到法西斯的特务统治，在经济上遭到无情压榨，生活极为痛苦。当时物价象飞机，生活指数象乌龟，以米价为例：一九四七年一月每担六万七千元，到一九五八年三月，上提到三百四十五万元，生活指数的增长却永远赶不上物价；在同一时期内仅由七十九万四千倍增加为二千一百七十万倍。也就是说物价涨了五十七倍，而生活指数只增加了三十一倍。工人一周劳动所得，有时只能买阳春面一碗或肥皂二块。“物价天天涨，工人饿肚肠。”这就是当时工人生活的写照。

当时工人的劳动条件也极为恶劣。在厂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受了伤，厂方不负任何责任。有一次，马金良上屋修理，摔下地来；厂方惨无人道，不闻不问。经过工人们的斗争，才被迫送马金良进医院，但是既不是用三轮车，更不是用救护车，而是用老虎车把他抬去的。麒鹤在拆修铁门时，锈烂的铁门倒下来，压断了他的腿骨，磕掉了他的门牙，工友们赶紧把他送进纺织医院，麒鹤鲜血直流，大腿痛如刀割，在医院里，了过去了。从早到晚，厂里根本置之不理，经郑世昌向厂长力争后才转送中美医院治疗。

平常，工人有病，根本不可能医治，就是因工受伤，一过假

期，也不免遭到受解僱。工人王忠明因溶鑄受傷，轉成肺炎，厂方发了二个月工資，叫他捲舖蓋，还說他“体卹”他。一个工人在重病之际，正須接济帮助，反被突然割斷生活来源，这不是活活的逼死人嗎？

工人们天天在飢餓線上、死亡線上掙扎，根本无心生产，胸中时刻燃燒着憤怒的烈火，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誰也不愿为官僚資本家的发财致富而卖命，工人们日益高漲的斗争，給予官僚資本家以严重的打撃。

僞中紡公司原先把二机当作一塊“肥肉”，从資源委员会嘴里搶了下来，然而事与愿違；二机成了“累贅”工厂年年亏本，二机的生存全靠紡織厂的利潤。因此僞中紡公司对二机极为不滿，认为二机凡事“都推在公司身上不負責任”，而正付厂长朱洪健李銘斋又无法“整頓”厂政，僞中紡头痛已极，决心大动手术——割“盲腸”

他們的手术是：让沪东工場独立成为三机，任李銘斋为厂长“此后两厂會計独立，各負盈亏、相互競爭，以改变企业状况”。

一九四七年七月僞中紡公司總經理東云章把朱、李二人找去談話。告訴他們：公司在录用人員，采办原料，接洽业务等方面“拟全权付 厂长，公司只問盈亏如何，試办半年，如无进展再定办法”。这表明，僞中紡企图从二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有救就最好，无救就割掉！

这个决定在两个厂长身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李銘斋（未来的三机厂长）滿肚子高兴，“总办如愿以偿，厂长宝座有望”口中只是說“好好好，好好……”。朱洪健却是心如焚，忙說“今日整个經濟局势如此动荡不安，上海各机厂，不論国办民营，均以亏累相告。而屬厂更負有接收机件之殘缺，工人之冗劣，单位之分散等种种缺陷。纵以洪健竭精殫慮，力求掙脫此种困境，然終因形格勢禁，进退殊艱。今突然試办收支独立，在厂政上为一大变革，在事实上却不能不作深长之攷慮”。朱洪健就怕总公司把二机这付烂摊子往自己身上推，因此要僞中紡作“深长之攷慮”。然而東云章擴包袱心切，駁回了朱洪健的意見。

第二章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三机东西分立，情况不见好转。对于病入膏肓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来讲，这种手术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腐朽薄弱的性质，决定了这个厂“一天天烂下去”的厄运，而作“挽救”毛而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只有在回归劳动人民怀抱之后，方能从根本上脱胎换骨，改变面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第四节 参加“六二三”大游行

抗战胜利以后，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多么盼望过和平民主的生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国家啊！

就在小日本投降不久，毛主席还亲自乘飞机到重庆向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蒋介石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他根本不要和平，一心想发动内战，并在血腥的战争中消灭共产党。他一面玩弄“和平谈判”“停战协定”的假把戏，一面在美国乾爹的全力支持下，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内战终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国民党就强占了解放区四十座城市。东北那响打得特别厉害，由美国装备和运输的新一军、新六军，在五月下旬侵占了长春、四平等重要城市。战争阴影笼罩全国。当时有一首流行在沪西工业区的“反内战四字经”，真实反映了上海工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心情：

“八年抗战，一旦光明；可是不幸，直到如今；
东北烽烟，遍地血腥；政治协商，更等于零；美
美国商品，市面盈盈；官僚买办，笑脸相迎；
民族工商，大喊救命。原因何在？内战残忍；
长此以往，中国何存？！全国向炮，不能再忍，
人民力量，制止罪行！从此弃戈，永久和平”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挑起战争。就在这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大风暴前夕，上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六、二三”示威大游行。我们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人参加了这一场鲜明的政治斗争。

第二章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上海工人阶级和学生、各阶层民主人士，結成了反内战要和平的统一战线，并决定组织“上海各界反对内战人民代表南京请愿团”。党指示沪西区组织两万工人前往北站欢送代表，并注意保护游行群众的安全。

六月十九日，我厂地下党员郑世昌出席在沪西工人福利社召开的游行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沪西四十几家工厂的六十多个工人代表会议主持人，我地下党员强培新怀着愤怒的心情，揭露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疯狂发动内战的罪行。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政府示威，向南京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各厂代表当场决定组织“沪西工人反内战促进会”，坚决表示“内战一天不停，我们的任务一天没完”。这是上海工人反对内战的第一声，战斗的序幕揭开了！

散会后，郑世昌赶紧找孙定发商量：如何巧妙地传达，广泛地动员，并通过斗争来提高群众的觉悟。

隔两天，厂里开工会理监事会会议。郑世昌以传达为名，把示威游行的意义宣传了一番，着重强调国共合作，反对内战。又巧妙地說：“某某人在会上讲过，内战是美蒋发动起来的，共产党倒一直在认真执行停战协定。大家听了，一致表示赞同，当场决定：由工会出面开大会，动员全厂工人参加示威游行。

廿二日下班铃响后，工人集会。当大家听到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欢送代表到南京请愿时，会场马上活跃起来，“嗡嗡……”地谈开了。“是啊！这倒头仗还没打够嘛？刚刚赶走了日本鬼子，自己家里又要窝里翻了”；“东北的老百姓真遭殃啊，胜利后一天好日子还没捞到过，国民党又在那里抓夫拉丁打内战了”。工友们已经从争取复工的斗争中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欺软怕硬”、“团结就是力量”。大伙怀着饱满的热情，连夜准备标语、横幅、红绿纸旗；郑世昌、孙定发同志又暗地和一些积极的工友接头，要大家第二天把铁尺、洋元、三角刮刀带在身边，准备一旦有变时流血抵抗。

六月二十三日，正好是厂礼拜。

清晨，工友们穿得整整齐齐的，从四面八方赶到厂门口集中。

第二章

大家兴高采烈，手举挥舞着红绿旗，四人一排，向北站整队前进；纠察队队员们身体挺直，警惕地注视着反动军警的动静。工友们沿途高呼口号：“擁护国共合作”、“反对内战”、“我們要和平”。

人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长；来自各不同阶层的示威游行的人潮，从各个不同的角落涌向一个目标——北站，藏在鼓里的敌人，直到当天早晨才知道情况不妙，马上在北站和各通往北站的道口上偷渡军警；马队、坦克、香港车也一齐出动，想阻拦游行队伍，不让大伙进北站欢迎代表。空气非常紧张，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在向北站进发途中，特务们曾经慌慌张张地开着十轮卡车来冲散总厂工人队伍“愤怒的群众用”人墙”挡住了它，司机被拖下来痛打，玻璃被敲得粉碎。沪东工厂的工人亦在四区工会的领导下参加了游行，用“绕道”、“硬冲”的办法勇敢前进。

敌人的高压恐怖，不但吓不倒工人阶级的队伍，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和仇恨。上午八点以后，游行队伍陆续在北站广场集中了。数不清的手举着红绿标语旗，在黑压压的头顶上挥舞，广场内此起彼伏地响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和歌声。这是人民的心声。

反动派还不甘罢休，纠集了四百多名使衣打手，企图冲散队伍，滥打一阵，把游行群众和请愿代表赶走。但是工人队伍也早有准备，所以站在各界人民队伍的前面；而最前面的就是我们身怀铁器的五金工人，准备在被打的时候武力反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敌人慌了，没敢动手。但又要了另外一条诡计：铁路当局不准火车出站。消息传来，群众情绪更加激昂。广场马上轰起了“火车不开自己开、火车不开自己开”的吼声。会开火车的工人和学生都要冲进月台去……。正在敌人手忙脚乱、慌做一团时，只听得汽笛尖叫“呜呜”，我们英勇的铁路工人拒绝了站长的命令，在十一点钟时，自动将火车开出北站，载着请愿代表马敏伦等十人，向南京——伪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飞速前进！

火车出站以后，欢送的群众队伍（约十万人，其中工人占半

第二章

数以上)，按原计划踏稳出发游行。一路上，被敌人无耻行为所激怒了的工人，伸出铁拳高呼口号，市民们非常热情地送茶水慰劳。当游行队伍经过八仙桥时，突然从青年会楼上丢下两个汽水瓶，当场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同时队伍，也发生了骚动，那是特务在混水摸鱼，乘机散发反动传单”并且狂呼：“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不容共匪分裂割据”……。

工人怒不可遏，我厂和游行队伍中的其他纠察队员抽出铁棒，飞步窜上楼去抓住了四个特务，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许多反动标语，还挖出了印着背面擦牙旗的三青团团证。工人们你一脚、我一拳，痛打特务分子，又用绳子反绑起来，在他们身上挂上“牌子，写上“混蛋”两个大红漆字，象“王八”似的押在队伍内游街。

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决定将特务带到复兴公园公署，以卡车为公堂，责问他们“为什么要破坏游行”？伪警察局泰山分局宗局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乘着香港车赶来，要把特务带回去“审问”，象煞有介事的拍胸保证：“一定依法办理”；还装模作样地把公大羊毛厂工人徐大毛等四人带去作“见证”。结果，特务分子在警察局兜了一圈就前门进、后门出了；见证人倒反被诬害为“捣乱分子”。徐大毛被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荒唐地加上了“连续伤害人身，非法剥夺别人自由”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另六个月，还要赔偿医药费六十多万。工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桌大骂：“这是什么世界！特务破坏不判罪，倒叫证人吃官司”！

再说，当本厂沪东工场的游行队伍经过南京路浙江路口时，喝得醉醺醺的美国烂水手竟从永安公司往下扔啤酒瓶，怪声哄笑。工人痛骂“美国赤老滚回去”并直向楼上冲去……。正在这时，带着白钢盔的美国“MP”（宪兵），坐着吉普车赶来阻擋，反动军警也赶紧替乾爸爸帮凶，拿着棍子乱赶。东厂工人不得已而含怒离去。

游行的第二天，各报登出了下关惨案，代表被打的消息：“代表在南京下火车后，就被二千个自称是「苏北难民」的暴徒，包围起来毒打；又将代表迫到候车室里痛。这样先后有五个午

第二章

钟点，最奇怪的是巡警一点不制止，反而站在旁边看戏。被打的代表都是混身受伤、满身鲜血……”。要求和平也犯罪吗？工友们气愤填膺。同时，报上又登载消息说，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亲自前往中央医院慰问慰问受伤代表马叙伦等人。

事实胜于雄辩，破坏游行和下关惨案是反动派给人民上的一堂很有说服力的政治课。工友们在实际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是发动内战的罪魁，共产党是和平民主的旗手。

“为什么，人民的代表受人欺凌？
为什么，要求和平亦有罪名？
为什么，连打数小时，没有干涉的巡警？
同胞们，不要流淚！
燃起我们正义的火炬，
把那些好战者的堡垒烧个乾淨。
实行民主，永久和平”！

这就是人民化悲愤为力量的誓言。

“六、二三”示威大游行，向反动政府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力量同决心。“六、二三”运动是上海民主革命的高潮，工友们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到底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在争取和平？反动派的暴行、特务分子的捣乱、美国烂水手的破壞，不但没有把工人吓住；反而更加激起了对美蒋的仇恨。工友们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狼狽为奸、勾结反动的面貌，从而由前些时期比较单一的经济斗争，走上了明确的反对美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蒋介石可说是一个很出色的反面教员，抗战胜利还不满一年，他就用自己的倒行逆施，破灭了部分工人对他曾经有过的一些幻想。

“六、二三”运动之后，敌人一面派出飞行堡垒到处捕人，一面派党棍子三番五次来厂追查“激动分子”。但是厂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地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鄙视那些丑恶的党棍子，对他们的回话只有一句：“我们要求和平，都是自愿参加游行的，根本没有受

到什么煽動”。敵人白費心血什麼也查不出來。

在江東工場，游行之後演出了一齣令人作嘔的活劇：六月底，人事課長張楚堯、特務崔家麟，事先擬好了假口供，尤中生有地強迫王恭泰看蓋手印，承認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王恭泰看了口供後勃然大怒：“想戴紅帽子也得看看人頭。老子闖過南北江山，你們這一套吓不倒我”！說罷回頭就走。崔家麟看看吃不住，馬上換做“白臉”一面忙着打圓場：“不要吵，不要吵，有話好說……”一面把假口供撕了。戴紅帽子的陰謀徹底失敗，“丑表功”這幕戲也只好不了了之。

第五節 沖破白色統治，支援“申九”鬥爭

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終於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向解放區發動了全線進攻。內戰全面爆發了！蔣介石和他的參謀長陳誠，在南京大吹牛皮，要在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內消滅共產黨。瘋狂的敵人撕掉了一切“民主”“自由”的假面具，在自己的統治區內殘骨地鎮壓一切群眾運動。

二機，本來在敵人心目中無足輕重。但是居然有那麼多工人參加了“六、二三”運動，而且事後又一點名堂也查不出來。敵人不是傻瓜，他也提高了“警惕”。特務頭子陸京士把二機划作第一類對象，特務的魔爪伸進二機來了……”

七月的某一天，一個長着老鼠眼，鷹嘴鼻的傢伙，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工會辦公室，要找理事長方福根。方一見來客氣派不小，趕緊送茶遞烟，端茶請坐。

“兄弟王君凡，奉陸京士先生之命，前來貴廠擔任工會指導員”。說罷，從懷里掏出了偽社會局的介紹信。

“歡迎歡迎”請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方福根躬着身子不住點頭，誠惶誠恐地接過了蓋着“中央社會部上海特派員陸士”大官印的介紹信。

王君凡操縱黃色工會之後，馬上取消訂閱時代報，說它是赤聯办的，“專門宣傳共產，工人看了中毒”。緊接着就物色“人才”，挑上了工賊方福根、鄭長林，覺得他們人地兩熟，而且只

第二章

要能捞油水、出风头，什么坏事丑事都肯干，有“培养前途”；但也担心万福根狂野成性太毛糙，郑长林鬼头鬼脑胆子小。

一九四六年八月，王匪启凡先后得送方、郑参加陆京士举办的“上海市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第六二期受训。反动派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想在工人中间发展他们的特务组织，训练他们的走狗爪牙。所以特务头子谷正纲、方冷、陆京士、赵班斧都亲自亲上课，宣传劳资协调，工人不应罷工，指示小流氓怎样钻进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同时还进行武装特务的训练，象钉梢、化装、写密信、綁架、武器使用等。方、郑两人本身就品质恶劣，再经国民党金钱引诱和特务训练，就完全堕入反革命泥坑，甘心充当敌人在本厂的耳目，站在向党完全敌对地位监视和破坏工人运动。

九月，方匪刚从训练班回来，马上就在王启凡指导下，向郑长林一搭一搭，着手建立和发展反动组织护工队，工福会，国民党区分部等。敌人得意非凡，万福根还特地买了一根宽皮带，把陆京士发给他的日本式“卜卜跳”手枪挂在腰上，在工人面前妖武扬威。那知道，万匪越是横行霸道，工人越是心里冒火。同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着我们革命的同志在活跃！

斗争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此，在厂内不仅有我们革命的地下党组织，也出现了反革命的特务组织。王匪、万匪、郑匪成天象猫头鼠似地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监视着工人运动，搜集一切可以使他们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情报。

特务、工贼通过他们所把持的反动组织，将法西斯统治强加在工人头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党的地下组织在胜利地领导了“六、二三”运动之后，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新时期厂里的各项斗争暂时比较沉寂。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手段收到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效果。但是，工人周秋生说得好：“我们工人就象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压得越重，跳得越高”。

第二章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申新九厂的七千多工人，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要求资本家发配给米和配给煤，他们不但不理会，反而用“煤在南京煤矿里，等开好煤矿，修好公路，再派车子装来给你们；米在无锡，乡下人还没种出来！”等话来侮辱工人。

申九工人不能忍受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一月三十日起全厂罢工。二月二日，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竟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出动装甲车和三千武装军警，用美国冲锋枪、催泪弹来镇压工人，手无寸铁的申九工人用油桶、石头、木棍奋勇抵抗；但是肉体怎能挡得住枪弹？结果牺牲了三个女工，伤了好几十人，被捕两百多人。这就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沉痛壮烈的“申九惨案”。

二机同申九只相隔两条马路。天下工人是一家。当国民党反动军警疯狂屠杀自己的阶级弟兄时，二机工人热泪横流。枪声清晰地传来：“……”、“……”，打在申九工人身上，痛在二机工人心上。

枪声激动了工人们的心，点着了大伙胸中都积着的怒火。

“活着做工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欺侮工人还行吗？”大家越想越恨，不住这口冤气。

“走！向国民党拼命去！”许多工人想冲出厂门，支援申九弟兄抗擊敌人。但是，反动军警戒备森严，封锁马路，不许何何人走近。

枪声一阵紧一阵，工友们无法安静下来，生产完全停顿了，嘈杂的人声代替了马达的轰鸣……。工友们纷纷爬上屋顶，眼睛迸射出愤怒的火花，记下了敌人这笔血债；同时对申九工人的斗争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同情。

敌人满以为他的屠刀可以压服工人，但是和他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申九工人的血更加擦亮了二机工人的眼，周秋生在回忆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大家在屋顶上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工人一天做到晚，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办法才能工。一罢工；国民党马上就将工人枪毙坐牢，这还能活下去吗？又联想到自己厂里，也经常因为生

第二章

活困难而发生罷工，說不定那一天也会遭到申九工人同样的命运时，对国民党反动派就更加充滿仇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打倒！”

申九慘案发生以后，上海各业工人組織后援会，款帮助受难的階級弟兄，戴黑紗表示哀悼，抗駁反动派的暴行！二、三机的地下党組織，在上級党委的指示下，分析了厂内情况，认为工人群众的怒火已被反动派的暴行所点着，支援申九受难弟兄是大家内心的要求，党必須引导群众的斗争，通过支援申九来冲擊敌人在本厂的法西斯統治！

一場反擊敌人的政治斗争展开了。

慘案发生后的两三天，在厂内各个車間，走 出现了署名“申九后援会”的小标語。上面写着：

“严办申九大屠殺的凶手，替死难工友报仇！”

“追悼死难工友，抗駁血腥屠殺！”

“反对軍警武力干涉劳資糾紛！”

“全上海工人團結起来，用行动支援申九工人！”

地下党员和一些正面的工友也在群众中揭露申九慘案的真相，組織着 款、罷工、帶黑紗……。

車間里活跃起来，工友们三五成群，議論紛紛，内心交織着憤慨与同情。何对黄色社会的不动声色表示非常不滿：“說的倒好听，工会是为咱们工人謀福利的，为什么申九死伤了那么多人，工会連睬也不睬”。

万福根看着厂里已經先形罷工，标語滿处都是，不少工人又自动帶上了黑紗，心里又气又急，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这时，鄭世昌也找来了：“工友们对工会意見很大，而且外边都在 款，戴黑紗，我們不动恐怕不行吧”。万根这时也尤計可施，露骨地出面反对吧，不但工人们不答应，而且这样“赤膊上阵”，牌子越做越臭，今后在工人面前会更加不好說話；贊成吧，上边查問起来怎么交代？急得把两只手的拳头 得“ ”面响。最后，他得意地歪着眉毛笑了：“好吧！老鄭，这事交給你去办”！心想：这样一来，我一点責任也用不着負，而且还可以从中……，

哈哈。

一会儿，工友们的左臂都戴上了二寸二分宽的黑纱，悼念二月二日申九惨案中牺牲的兄弟姐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各车间的工人争先恐后地进行捐款，有的工人经济很困难，身上一块钱也没有，但还是借钱捐款。

万福根派了一些小喽罗，到各车间放空气：“那个戴黑纱，那个就是共产党”，“戴黑纱的人，一出门就挨揍”，“马路上专门抓戴黑纱的人”。但是，这些无用的威胁起不了任何作用。工友们齐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坚持戴黑纱，大家说：“要坐牢我们一起坐”；威胁既然无用，万贼也就不敢触怒众怒。

不过，敌人还没有死心，王匪唐凡指示他的爪牙加紧搜索支援申九的“主谋犯”，企图用大逮捕来压制群众对法西斯的反抗。

一天，万福根到车间去侦查，看见青工周秋生也戴着黑纱，就想用恐吓的口吻来诈一下：“周秋生，谁叫你戴黑纱，快说！不然，你要吃亏的”，小周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谁也没有叫我戴，大家都戴，我也就戴起来了”。诈不出底牌：“小周，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给你好处。怎么样？钞票，我有的足。”说着从袋里抽出了一叠簇新的伪法币。小周看也不看，自管自做生活，带着调的口吻说：“你没看见吗？马路上已经一片黑了”。万福根诈骗不成，只好耸耸肩走了。万福根这一帮王贼，不仅没有能查到“主谋犯”，反而经常在车间里挨骂。王人指东骂西：“你这狗东西，良心长到膀胱窝里去了”。最后在工人群众的嘲骂与压力下，他们自己也不得不“猫哭老鼠假慈悲”被迫戴上了黑纱。工友们看到以后就说：“这批货色，真是废物，不点不卷”。

申九惨案发生后，二机地下党员也曾领着部分工人一道去申九现场接受教育。工友们默念着：“就在这里，就在这厂门口，死去了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永远记住，一定要为死难同志报仇”是的，工人阶级永远忘不了申九惨案，永远忘不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所欠下的这笔血债！

支援申九的浪潮席卷上海，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不顾一切，用“格杀勿论”采疯狂镇压工人运动。二月廿八日，伪淞沪警备司

第二章

厂长说：“问题不解决，你们走不了！”薛文德只好乖乖收场，命，向工人赔不是。这下子人心大快，都说“王会有种”！

三机改先后，陆京士对林忠很不放心，派陈耕山（特务）来担任工会秘书，交给他的任务是监督工运活动。有一次，工福会发下三张表（黑名单），要工会把对国民党不满的人，生产不好的人，打架闹事的人，分别填写上报。林忠把表格压了下来，不填也不报。陆京士发火了，叫林忠到社会局去谈谈。林忠一想，情况不妙，拖着另外两个常务理事和陈耕山一起跑。路上，愁眉苦脸地说：“你们看什么办？厂里哪有对国民党不满的人？生产好不好也难讲；打架闹事的就是梅家麟（工贼）那帮人。叫我怎么填呢？填错了的明——，划人一家老小性命交关”回去的几个人心里也闹得慌，不知此去吉凶如何？巴望平安无事，也就点头称是。到了社会局，陆京士劈头就问：“你们厂四百多人，难道没有一个共产党吗？”林忠装出一付受尽委屈的样子说：“三机一物不大闹事，你不信，问总公司梁先生好了（葛恩培）”。“我是工福会的人，管哪朝里问，还能有情况不报吗？”接着又指指陈耕山说：“划人能划，划不过陈先生吧！他大大在厂里，我们厂里的事情你问他最清楚了”。陈耕山其实是个有名工会秘书，除了拿工资之外，从来不到厂，什么也不知道。一听林忠说他天天到厂，而且又当着陆京士的面，真是感激不尽，连连说：“他讲的都是事实，一句不假，一句不做……”就这样，黑名单一张没填，地下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得到了掩护。

群众的眼睛雪亮，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却清楚地知道：谁是他们的心上人？谁为他们呐喊？谁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厂里的地下党员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群众一致默许的领袖，并且日益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受尽苦难和压迫的工人群众，不会轻信一个人，担当他们的信任了某个人时，就会全力支持他、跟他走，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地下党员，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指示，忠实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掩护。这给后来的工运活动打下了更

方福根看看不能收场，象我家犬似地匆匆溜走了。

小陈和方福根打架的事，很快传遍了全厂。工人越谈越气：“他妈的，把他的衣服都刺下来！还不全是從我們头上刮的錢嗎？”分散在各車間的地下黨員和积极分子也趁热打铁，抓住这件事四面开花，和群众三三两两谈开了：“方福根这小子财迷心窍，救济面粉贪污了两、三百包，吃不掉都朝苏州河里倒，这还象話嗎？让他当理事长咱们真倒了一辈子霉！”

“不安稳！工会坐存了两万块钱，自己配一起就走了还死不认帐。”

“一副流氓腔，在跳舞场上吃酒打架，出来乘三輛車也不給錢，那些还象个工人，簡直比东洋还可惡”。

“郑长林也不是个东西，别人家里老婆孩子生病，想借点錢救急；他也来火打劫，一百万总要榨掉一、二十万”。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越谈越恼火。

“那么，工会马上就要改选了选誰来当工会理事长呢？”大伙眼前立刻出现了郑世昌、孙定发两人正直而又，亲切无私的形象。

“总要选不捞腰包，肯为大伙办事說話的才好”。

“听说郑世昌、孙定发挺不错，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工会干部当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啥贪污行为”。

“那一会儿，领着大家闹复工，开高工資的就是他們”。

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在群众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选举郑世昌当工会理事长”的暗潮。而身兼数厂职务，难得到厂的王启凡和方、郑两贼一点还不知道呢！

另一方面，郑世昌、孙定发也抓住方福根，做工作麻痺他：“一言为定，我們十兄弟当中原有的工会每监事，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證选上”。方福根听了这话非常“窩心”。又见“票数感多，出于这大”，于是馬上把他的徒弟徒弟分派下去，替他捧场拉票。特别是拉拢那些助理工，想通过他們在各車間进行活动。在改选前的一段时期里，方贼也伪装得心良和善，不问工人“借

第二章

說，奪取工會領導權的鬥爭是在地下黨的統一領導下，分兩條線進行的。

一九四八年七月，老鄭、老孫在膠州公園里散步，細聲交談，分析敵情，研究了戰役的各個細節。厂禮拜天，蘇福興也和五個黨員以及其他小兄弟，借養球為名，在江寧路生活中小學開會，策劃着如何充分揭露敵人，深入發動群眾……。

隔天的一個早晨，車間內馬達轟响。

方福根穿了一套嶄新的西裝，頭戴大禮帽，鼻架太陽眼鏡，腳登尖尖靴，氣活現地踏進車間。當他擦過陳孟平的車床朝辦公室走去時，小陳突然把車頭加快，只听“嗤……”的一聲，机油飞溅，把万匪的西裝 得滿身是油，連臉上也黑一點，白一塊的不象個人。万福根氣得七孔冒烟，拉破喉嚨大罵：“小赤老，饞眼烏珠瞎啦，拿我新西裝濺得一塌糊塗，出來”！伸手要把小陳拖出來。小陳不甘示弱，反罵道：“你神氣什麼？機器又不生眼睛，誰叫你在車床旁邊轉來轉去”。万匪火上加油，拔拳想打，被關車圍上來的工人挡住了。小陳一看，正是時候，索性理直氣壯地揭万匪底牌：“誰叫你當理事長，是叫你為大家做點事。你他媽的，棺材里伸手死要錢，咱們大伙穿得破破爛爛象个叫化子，你倒西裝筆挺，活象个花花公子。我問你，你身上這套西裝那兒來的？”万匪不敢回話，小張憤怒地接上來說：“是后公司夏恩臨（特務分子）同他談判時送的。这小子靠着出賣大伙，才不要臉的穿上了這套西裝”

工人越圍越多，一听這件丑事，心里更加氣憤，指着鼻子痛罵：“狗娘养的！你還有一點人氣嗎”？

万福根一看，这么多人包圍他，心里又慌又急，流氓性子又發作了：“怎麼？你們存心要打人嗎？”“打你又怎麼樣？”小陳狠命在他胸口 了一拳。万福根倒退了两步，站定脚眼一看：乖乖，四周都是憤怒的眼睛，緊捏着的拳头。光棍不吃眼前虧，万福根邊退邊嚷：“好！你們上工时不干活，還要打人。当心点，小赤老，我記你大過”！陳孟平氣上心來，冲上一步大聲警告說：“有种你記，今天你記我一个大過，明天我就拼掉你這條狗命”。

第二章

省政府”。說穿了黃色工会的主子就是那些特务头子谷正綱、陸京士、吳开先、趙班斧……。

本厂从复工以来，工会领导权一直控制在万福根、鄭长林手里，他们不仅利用职权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用贪污来的作孽錢狂賭濫嫖，特別在“六、二三”运动之后，更是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主子——陸京士命令，反对一切罷工游行，压制工人群众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例如，当一九四八年物价飞漲、工人生活指数太低，要求借支工資的消息傳到万賊耳里时，他就摆出一付流氓腔出来阻拦了：“你们这班人，不要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老是貪心不足，你们想想看，吳市长的工資也和工人差不多，大家应该体諒政府「戡乱适国时期」的困难，束緊袴带混得过去就活了”。走狗嘴臉人人恨，大伙从抗战胜利以来的各項斗争中，已一步一步地認清了这些敗类的反动面貌。工人们都說：“万福根、鄭长林反动派和官僚資本家养的走狗”，“这些狗腿子已經和陸京士穿連了”。

地下党更是清楚地看到，万福根、鄭长林这两个工人阶级的叛徒，已經由生活上的腐化墮落走上了政治上反动的道路。这两个工賊經常跟蹤釘梢鄭世昌，孫定发，在閒談中摸底，并且詐唬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小心为妙”。

經過申九慘案以后，敌人变本加厉地迫害工人运动。在反革命气焰囂張，猖狂进攻的形势下，怎么办？我党地下区委史桂昌同志在听取集报后，分別指示老鄭、老孫和苏福兴同志繼續深入群众，聚积力量，更加注意斗争策略，并趁即将到来的工会改选的机会，把领导权奪过来，由鄭世昌担任理事长，变敌人的組織为我党的工具，儘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展开更为巧妙而有力的斗争。

正确的指示鼓舞着全体党员，奪取工会领导权的战斗立即展开了。战斗的主要策略是充分揭露敌人罪惡，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麻痹与取得敌人的信任。并决定由鄭世昌、孫定发同志专做上层工作；苏福兴和其他五个党员同志，負責深入发动群众。也可以

第二章

钱”，企图欺騙和噤蔽一部分工人。

投票了！选举结果：郑世昌得票最多，孙定发名列第二，方福根勉强选上，郑长林啼哭哀哉，就此名落孙山。工人们拍手欢呼，彻底于惊慌失措。方福根面孔跌青，满肚子冤气朝鼻子里冲出来：“哼！世昌兄，想不到你独占鳌头，小弟实在领教”。郑长林哭丧着脸，垂头丧气踱出了会场。我们党在夺取工会领导权的战斗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辉煌胜利！王启凡摊着双手，也无可奈何。

矛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斗争集点集中为让谁来当理事长？敌人坚持要按他们的“产业工会章程”办事，“由常务理事中互选理事长一人，处理日常会务”。说得明白点，敌人想强迫新任常务理事推方福根当理事长，把工会实权抓到手里来。这一点，工友们坚决反对，绝对不让步！大伙主张按得票多少来决定，票数最多的是当然理事长。双方坚持不下。

方福根痛定思痛，对老郑、老孙恨得要命，当着他俩的面，拍拍“卜卜跳”手帕，咬牙切齿地说：“敌人想当理事长就开脱伊！但是又嘴硬骨软，事后找人到老郑这儿讲好话：“都是结拜兄弟，何必逼人过甚呢？理事长位直让给方福根吧”。刚刚因上电王孝和事件“处理失当”而降职的新任本厂工会指导员康济民也提心吊胆，怕事情闹大，一再找老郑“个别谈话”：“认了吧！日子长晒，伤了和气大家不好过”。老郑坚持说：“我并不想当理事长，只要工友们大家答应就行”。又说：“方福根这人名声太坏，大家不愿意让他当理事长，我有什么办法？你硬要把他拉上台也可以，不过往后工会讲话没人睬，工人闹事没法管时，你怎么办？”

老郑走了以后，康济民脑子里尽是这些问题打转。心想：“见鬼，刚上任就遇到这什件倒霉事，上边知道了又要说我软弱无能，办事不力”。“说不定为什个理事长，自己的职位又要不保了……。郑世昌可不可靠呢……？不过，在工人面前倒蛮有点苗头。……”急得直搔头皮。

理事长席位问题拖了快一个月还没介决。康济民焦急异常。

第二章

工友们更是等得不耐烦了：“怎么搞的？郑世昌桌子最多，当然是理事长嘛！”工友们都拥护郑世昌当理事长，编造着能工来抗议特务分子的诡计。群众也不说话了：“反对方福根当理事长”“拥护郑世昌”！敌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方福根尤其怕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讨论决定。

正当敌人阵脚动摇的时候，第一技工场（今一金车间）的工人关争能工了，工友们愤怒地表示：“不让郑世昌担任工会主席，我们就不做工！”敌人垮了！走头无路。在工友们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让郑世昌担任工会主席。于是，在第二回台的战斗中，敌人也全副崩溃，彻底失败，工会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地下党手里了！

沪东工场在一九四七年十月改名为三机后，也进行了工会改选；结果，地下党员林忠被群众推选为工会主席咱们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方福根、郑长林看着工会权柄从自己手里滑掉了，就拼命扩工队，想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对抗新工会。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注定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的地下党也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乘机把地下党员和一些靠搞党的工人送进了第二批护工队，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战斗。那些被群众唾弃的特务工贼是不可能从群众那儿得到真实消息的，他们就象被黑布蒙着眼睛的驴子，漆黑一团。而我们的同志却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合法形式的掩护，如鱼得水，展开了更加机智巧妙的活动。

新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保护革命活动方面进行了不少斗争。例如：学徒周福田有一次到工务科办公室拿一把回丝使用时，忘了先请示一下，管理人员薛文德竟坚持要加以处分，而且还要周福田向他赔罪。工人听了以后大为不平，马上怠工：“这还得了嘛？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受处分。今天开除你，明天挨到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走！找薛文德去。工会走在前头。薛文德吓得要死，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工人吞不下这口冤气，在厂门口弄下了障碍，职员们的三辆交通车全部被扣留，工会代表郑世昌找

第二章

有宜鉄 下台，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当时沪东工人损失较大，三机王恭泰就是在那天被押的。大逮捕不仅不能吓到工人，反而使工人更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工人阶级的死敌，更加增强了对敌人的仇恨。三机工人一方面热情捐款，帮助王恭泰的家属维持生活，一方面又向四区其他各厂工人一道去外滩集会，宣布罷工。在工人阶级不屈的斗争面前，敌人败退了，不得不同意保释王恭泰。三机工人大放鞭炮，欢庆自己斗争的胜利。

同时，二机地下党为了反击敌人的大逮捕，也在二十八日油印了上海各业工会联合会的传单散发于厂内。传单上写着：“工友们，同胞们：壞政府对我们上海工友的全面攻势大举进行了，各业各厂的数百个积极分子被逮捕了。我们号召全上海各业各厂工友们一致以行动起来保卫自己，要求壞政府立即释放，不达目的，誓不能休！壞政府不许上海工友为申九工友伸冤，不许捐款，不许戴黑紗，不许开追悼会；非但如此，反而进一步大批逮捕工友们……。我们要反抗，坚决反抗！工友们，同胞们：行动起来，决不妥协”。

第二天，工友们发现后大为惊慌，连忙打报告给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彻查。但是，海里捞针，敌人到哪里去查呢？

从本厂工人冲破国民党白色统治，热情支援申九工人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不可战胜的。儘管国民党反动派化了很大的心血，在厂内建立和发展了反动组织。施行殘酷的法西斯统治，但是压迫得愈厉害；反抗得就愈激烈！即使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斗争会有有一定程度的沉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沉寂里却蕴藏着更大的反擊！

第六节 奪取“工会”领导权

国民党统治时代，厂里也有工会，但是工友们把它叫做“黄色工会”。为什么叫做“黄色工会”呢？因为，在特务工贼把持下工会实际上是打擊工人运动，破壞地下斗争，剝削工人福利的工具；一句话，是反动派强加在我们工人头上的法西斯组织。国民党訂了一个“工会法”，它规定：“工会之主管官署，在中央为

结实的基础！

第七节 狗急跳墙、恃方反朴

工会改选失败后，特务康济民受到了伪辽西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的斥责，说他“优柔寡断，毫无魄力”。康济民甕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回厂后，把方福根、郑长麟叫来训了一顿：“你们想想看，在厂里混了这么多年，连个工会理事长的位置还给别人抢走了，你们还有什么出息？”说着又从公司皮包里做出一封伪中纺总公司给农工部的信，拍着信纸烦躁地说：“总公司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二机工人冗劣，纪律败坏。真是糟糕透了！连精京都知道了厂里的丑闻。你们吃饭拿钱，究竟在干些什么？厂里一定有共产党捣乱”。郑长麟倒垂着眉毛一声不敢响，方福根憋住牛性子有气没处出。

康济民一走，方福根拍桌大骂：“他妈的，不抓住几个共产党，我方福根死也不闭眼！”郑长麟也翻紧着脸凑上来说：“对！一定要逮住几个共匪，有他们的活动就没有我们的世界。”猎犬们整天在厂里搜索着，反动派的触角到处乱探……。

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第一技工场工人张士仪，在工具房旁穿衣裳，当他两眼注视着车间门口的电铃，左手伸向袖筒时，不慎将手指擦进了旁边陈连生的耳头。手指刺伤了，车速转慢了。陈连生正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故，突然发现了一只压扁了的惨白的手指。惊讶地喊出声来：

“谁的？谁的手指？”

周围工人也惊愕地抬起了头。

已经痛得麻木了的张士仪呆呆地站在那里。

“快到医务室去！快去、快去！”苏福兴、陈连生和周围的工人催促。

张士仪做了自己的断指，接着鲜血般殷红的伤口，冲进了当时的所谓“医务室”。护士焦急地替痛得满头大汗的张士仪包扎，大家紧张地屏息注视着。

钱老头（工样师钱子授的绰号）来了，挺着个大肚子，叨了

第二章

根雪茄烟，双手背叉着。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张士仪，把烟灰一弹，破口大骂说：“你们这班工人真是混蛋，夜里瞎蒙，白天做工打瞌睡，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哼”了一声，掉转头就气鼓鼓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吃得象只肥猪，专门欺侮工人！”“車头上，齿輪上連个防护罩也沒有，一不小心就要轧断手指。出了工伤事故不想办法救急，还要诬蔑工人，工人不是人嗎？”……。工友们以痛骂和控訴表示了他們的仇恨。苏福兴下班以后踱回家去，在襖衫里沉思着“官僚資本这样的虐待，工人兄弟們是不会忍受下去的。大伙要反抗！要斗争！应该抓住这一事件来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小苏精不自禁地用拳头猛捶了一下桌子。

几天之后，在四区机器联合会主办的刊物“机工通訊”上出現了一篇化名稿：

“資本家的狗吃牛肉，
工人做死做活，不到骨头。
錢老头弄得猪一样肥，
工人轧掉指头他还耍乱吼！
这日子怎么能过？
这世道何时到头？”

这是辛酸的指證，也是反抗的怒吼。工人看了以后痛快不直，特务工贼也得知了消息，他们却暗中心喜，企图抓住这个“由头”追踪，打破缺口一網打尽厂里的共产党。

錢子授則雷霆大发，怒不可遏，馬上气冲冲地踉跄車間。“关車、关車！”“快点圍捕来！”錢老头站在龍門床架上噴着口沫，两手儘往胸前乱划。工友們慢吞吞地圍了圍来。錢子授肚子一挺，两手往背后一叉，又破口大骂起来：“共产党是害群之馬，专门煽动工人。写稿子的这个捣乱分子一定要查出来。”工友們見了他这付熊样，心里都在暗暗地好笑。看看工人的神情，錢子授就威脅大伙說：“大家在国难时期要向心同德，不要受共匪的煽动，否則对你們不利！”說完就匆匆走了。

第二章

就在錢老头“訓話”的同时，特务王斌、方福根、鄭长麟、史济定等人全部出动，散在四处观察各人的表情和动静。工人散了以后，他们又在机床旁边乱转，东盘西问，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鄭长麟和誘老年工人：“你訴出来，我人事課加你工錢。”老年工人白了他一眼說：“我又不識字，問我干什么？”方福根把由他介紹进厂的小青工貴福生叫了出来：“你不訴，我停掉你生意。可是貴福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特务們想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也不是盲从資本家自养的狗，他们狡猾地采取了查对笔迹的办法来偵查投稿人的真名。矛头逐渐指向車間的一角——那里集中着包括苏福兴同志在内的一批“小兄弟”，这些“小兄弟”們一直是厂内历次能工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而張士仪平时操作的机床也就在这一角。

方福根、鄭长麟向錢老头商量定妥后，决定馬上“弄刀”并派鄭长麟先出馬詐唬一下。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鄭长麟（工会落选后調进人事課工作）把苏福兴叫到厂里金魚池旁，板起臉歪着三角眼問道：“最近你，在外面很活跃啊！参加了一些什么会？”苏福兴心里“砰”的一跳，接着就牛真牛假地回答說：“我参加了三个会。”“哪三个会？快說快說！”鄭斌如秋至宝地追問。“一个是正会，正經互助会、三标会。”鄭斌气极，揪住苏福兴衣領說：“你参加了共产党的会！”“那以后共产党叫我开会时，我来哪做好了。”苏福兴用孩子气的调皮話給鄭斌将了一军。鄭斌憋混了气的皮球似的松开了双手，无可奈何地結束了这场拙劣的把戲。

然而特务們是不会放棄这个“宝贵机会”的，因为他们隱約地知道，在一次斗争中苏福兴都是带头参加的，非常可疑。于是又摆开陣势，决心通过他来打破缺口。

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狗腿子史济定叫苏福兴到錫子授办公室去。小苏知道情况不妙，特务又要死纏了：“对，要沉着应战，不能漏出絲毫破綻。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不能暴露組織。”进

第二章

門以后，横眼一掃：嘿！架勢可真不小。錢子授坐在办公桌前，方福根、鄭表林、呂海山、史济定等大小十几个壞傢伙分列兩旁，桌上探着綠油閃亮的卜卜手槍，門上被白上了，辦公室內談氣騰騰，大有爭得去不得之勢。一場尖銳的政治鬥爭展開了，特務們私設刑堂，會審地下黨員办福兴。

辦公室內鴉雀無聲，……，方賊兩眼發紅，虎視眈眈，猛然把桌子一拍：

“你們組織有多少人？快說……！”

“壞了、敗壞了嗎？不可能。”小苏腦子裏像電光似的閃了一下。接着就鎮定而不露聲色地說：“你們和我有什麼難過？我犯了什麼罪？你們這樣對付我算什麼？”

特務們象瘋狗似地亂罵了一陣，方賊拔拳想打……。就在這七手八腳的當口，沪西有名的地痞流氓呂海山（綽號麻皮海山）從八字形的隊列中走了出來，擋住方福根的右拳，雙手將中式上衣往兩邊一撥，兩手叉腰、赤裸上身，使出江湖流氣相，操着滿口上海話對办福兴說：

“阿弟，儂苦來！我麻皮來講點把儂听听，我年青格辰光比儂出風頭，我共产比儂早，老早大罷工就是我做領導，开会、罷工、貼標語、打相打我样样來。儂要曉得，共产党頂會得賺，毛頭小伙子，打仔天下是伊拉格，出仔事体是自家格。”隨即指着自己身上的刀疤傷痕亂吹：

“儂看，我格得上過麻電，格得坐過老虎凳。阿弟！儂放明白點，只要儂談出來，大大事体包在我身上。勿談，今朝就要對勿客气！”“皖嚨”一响，方福根把子彈推上了膛，捏緊在手裏。

在鬥爭火焰中成長起來的小苏，竭力克制住自己內心的冲動，決心破釜沉舟，為維護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與敵人机智靈活地周旋：“捉賊捉姦，捉姦捉双，你們不能平白无故地血口噴人。要打架我奉陪，是秤就不姓苏！共产党又不加我工錢，我為什麼要用腦袋去拼啊！”

麻皮海山一步緊一步，奸詐地說道：“儂今朝勿講勿過門。

第二章

我看你一心想共产，尤没道理，你只要今朝讲出来我就放你一条路。性命先保下来，日后想勿通可以再共产，留得青山在，勿怕没柴烧”。苏福兴干脆来个不理睬。麻皮海山又木讷的一套：“你勿是妄加工钱吗，我负责！另外我纱厂人头熟，年青漂亮的小姑娘父夫，我搭你介绍个老婆”。

威脅、利誘，尤不用其极，但是小苏丝毫不动声色，特务分子从他身上没有搞出一点名堂。力贼发急了，指着苏福兴鼻子尖叫：

“你是共产党你就讲！”

狗特务沉不住气，一下子就露了马脚，原来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底细，只是象纸老虎那样张牙舞爪吓唬人而已。小苏心里更加笃定了，抓住机会，马上反击：

“你们今天那一个和我难过？是你还是姓钱的？要打就到外边去打，一个对一个！”

“滚，滚，滚！力贼狂叫着把苏福兴赶出办公室，敌人煞费苦心的私刑会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

这次革命与反革命的剧烈的斗争，告诉我们：敌人的鼻子似乎嗅到了我党在厂里的地下组织。区委在听取苏福兴同志汇报之后，指示苏福兴同志做好一切转移的准备，暂时住到其他同志家里去，防止特务分子的阴谋诡计。并且指示本厂地下党员要崇高革命警惕，要机智沉着，紧密团结群众，继续展开斗争，不给敌人钻到任何空子，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第八节 怒打工賊万福根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在軍事上节节败退，在經濟上面临崩溃，蔣家王朝的末日快到了。物价疯狂上涨，偽法币比草紙还不值錢，六月二十五日一天之内，很多物价竟上涨了一倍以上，为了垂死挣扎、支撐內战大发橫財，反动政权在总崩溃前夕設下了一个搜括人民黄金、白銀、外币的大騙局——这就是四大家族无耻掠夺人民錢財的“币制改革”。

蔣宋孔陈发大財，劳动人民苦难挨。八月十九日頒布的“財政經濟緊急处分令”宣布：偽法币三百万折換金圆卷一元，强迫收兌金銀美鈔，限制物价，凍結工資。限价政策实际上完全是掛羊頭、卖狗肉的鬼把戲，老百姓根本不要想按照“牌价”买到一点东西，市面上到处乱成一片，粮食买不到，棉布买不到……。有些地方倒退到“物物交易”状态。广大工人的生活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法維持的地步，工資被一律强制凍結在八月上半月的水平。

尽管反动当局采取恐怖的高压手段强制实行限价，但物价仍象脱缰野馬那样不可遏制的騰漲。十一月一日，反动派只得公开宣告“币制改革”失敗。限价开放了，物价更是直飞猛升。十一月中旬，米价由每担二十元九角突破二千元大关，上涨了将近一百倍，其他物价也都上涨了二十倍左右；而十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只比九月份上涨了十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师傅每月拿到的工資只能买到四、五斗米，勉强顧着自己的肚子，根本談不上养家活口。当时我兆华夫妻两口子都在厂里做工。上无父母，下无子女，还常常前吃后空，吃一顿愁一顿；抗战胜利后这么些年他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穷人无病便是福”，吃不飽，穿不暖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万一害了病，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九四八年底，我兆华得了一场伤寒病，不但沒錢治病甚至连工錢也拿不到了。实在沒有办法，只好借印子錫，結果，命是救回来了，債却愈背愈重。一百元的債，每十天要四分利，每月光是利息就要一百二十万元，两口子的工錢合起来，还債都

第二章

不夠。這筆債到解放后才還清。象我光華這樣的家庭，生活尚且如此艱難，有老有小的入家，那就更不必說了。

“物價天天漲，工人餓斷腸，每餐薄粥湯，生病叫爹娘”。這就是我廠工人反映介放前痛苦生活的歌謠。

可是，廠長、課長、領班……大批被安置在高級職員位置上的官僚資本家豢養的走狗，生活可是完全不同了。除了一年領十八個月薪水之外，還有什麼加成津貼，指教津貼，獎金，子女教育補助費，服裝補貼，每月八斗米的膳食補助，並且由廠里供給膳食，每天都是魚肉滿桌。就在工人半餓不飽、連活命都感到困難的時候，他們照樣是大魚大肉，許多人還明暗的貪污舞弊。工人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心中憤憤不平，怒火中燒。

“為什麼一樣是人，兩樣待遇？”

“我們每餐吃不飽，他們天天吃大菜，這太不公平了！”

樊大俊等幾個青年工人忍不住氣；吼了起來：“他們能吃，我們為什麼不能吃？他們還不都是吃工人的血汗嗎？”

十一月的上海，天氣已經很冷了，開水不易泡熱工人帶來的冷飯，有胃病的又常常在發作了。有一天，一個工人為了想吃頓熱飯，帶了米在燒紅的鐵板上蒸飯。領班發現以後，蠻不講理地一脚就把飯盒踢翻，這一可激怒了工人。“怎麼？我們一天做到晚，連頓熱飯都吃不得？”老師傅也說：“太欺侮人了……”走廊上，廁所里，機器旁，工友們三五成羣，一個個都氣鼓鼓的。“他們不讓我們吃，我們也叫他們吃不成。”“對！搶飯去！”青工和學徒帶頭，三步併作二步，拿了飯盒就朝職員食堂沖去。

搶飯鬥爭就這樣開始了。這是工人羣眾對官僚資本殘酷壓榨和反動政權罪惡統治的自發性反抗！

起初，大家還只是把飯菜搶回到車間里來吃。之後，就干脆六個人一桌，大大方方地坐下來吃。有的工友說：“我們在一起做工十幾年，這還是第一次在一桌上吃飯。”

天天搶飯，廠方傷透了腦筋，朱洪偉就想了個辦法，叫廚房燒兩次，第一次燒米粗菜，準備工人來搶，第二次再燒雞鴨蹄膀。

第二章

誰知工人不可欺，对不起，他偷两次，我们就抢两次。捕吧，捕不住；抓吧，抓那个好？朱洪健皱着眉，尽在那里嘀咕：“真野蛮，第二次又抢了！”反动派的走狗万福根、郑长麟对抢饭更是恨之入骨，因为厂里发生抢饭事件，他的主子难免要斥责他们；何况抢饭也抢到万福根、郑长麟的头上？兽性必然要发作：“嚟那，迭班赤老一定要摆点颜色伊拉看看！”工贼万福根在心底暗罵着。

地下党把抢饭的事及时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分析了厂里职员的情况，认为：除了官僚资本家豢养的走狗之外，职员之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情工人的。尽管僑中紡公司也以津贴补助和供给膳食来笼络一般职员，分化职工之间的团结，可是比较正直的职员，特别是低级职员，是不甘心被收买的。因此，指示厂里的党组织，把工人群众为争取生存而自发开展的抢饭斗争，引导到集中打击主要的政治上的敌人，以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党的指示，使抢饭运动从群众性的带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打击特务工贼的政治斗争。而从当时厂里的情况来看，也有必要好好惩治一下万福根、郑长麟。因为会审苏福兴虽然一无结果，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却更为嚣张。他们卖劲地监视地下斗争，破坏工人运动。同时群众也普遍有痛打工贼的要求。

于是，工贼万福根饱尝老牛的事就发生了。

一天中午，万福根从外面回来，肚子里在大唱空城计，一进厂长室，只听厂长正在那里发牢骚：

“那有这样的事……抢了一顿又一顿。”万福根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地问：“那些人抢的！”

“叮叮咚，叮叮咚，肚皮吃饱暖烘烘。”窗外齐巧有两个学徒走过，他们刚吃饱饭回来，一边走，一边用筷子敲着饭钵快活地唱着。

万福根听了更加生气，把帽子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头顶冒出腾腾的热气，“罵三！唱点啥？讨生活吃是伐？”

“有样出来，在屋里放什么屁！”樊大俊的声音象小钢砲那

第二章

样吡了起来。

万贼的眼睛发红了，终于按捺不住，拉开房门冲了出来。走廊里闹嚷嚷地挤满了工人，万贼把“卜卜跳”手枪往腰前一推：

“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抢饭，还有王法吗？你们想造反？”

人羣骚动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抢，抢什么？我们一天忙到晚，难道饭也不应该吃？”

“你是什么狗东西！”

“放你的屁！”

“走狗！”

“……………”

愤怒的人羣，一齐拥了上去。人越凑越多，把万贼从走廊上连挤带拖地簇拥到金鱼池边。万贼被包围在人羣中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万贼慌起来了。

“嘭”背后打来一拳，是樊大俊。万贼想回头看看是谁？

“嘭”又里一拳。打啊！无数只拳脚一齐冲向万福根。万贼一见情况不好，连忙弯下腰来，用双手抱着脑袋，两臂护着胸膛。

打啊！打这个败类！密密麻麻的拳脚，象雨点般打下来，愤怒的人羣，挤过去，又拥过来。强有力的臂膀，举起又落下，万福根缩着头，弓着腰，象一只落难乌贼。

真是：走狗出頭遭痛打；

羣情憤激勢難當！

平时耀武揚威的走狗，現在被打得鼻青眼腫，裝出一付死相。廠長的小汽車把他送進紡織醫院，工人對着這部漂亮的小汽車吐口水，“呸！”

“究竟是官僚資本家养的走狗，我們工傷還不給看病，他倒坐着小汽車進醫院吶！”

万贼在醫院里養了一個多禮拜的傷，此後盡管在心裡更仇恨工人，但在表面上却不敢不老實一些了。威風畢竟被打暈了，工人憤怒的拳頭結結實實地教訓了走狗！

正當工人在金魚池旁怒打万福根時，人事課長特務吳劍平却

第二章

在窗戶中緊張地 看着、抄着名单。万賊一送院，他馬上打小报告給淞滬警備司令部，但却把名单底稿丢在字紙囊中。这一切都被站在外边的郑世昌看到了，下班以后，办公室中只有一个工友在打扫。郑世昌推說要大便，进去問他“有没有草紙？”“办公室那有草紙？你裏就自己找点廢紙吧！”郑世昌故意到处乱寻，最后在字紙囊里把黑名单拿到手中，連夜設法通知各人，暂时避一下风头。敌人的阴谋又落空了。

經過这次斗争，工友們清楚地看到了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横行霸道的特务工賊，是完全孤立的，因而是只紙老虎。要彻底的摆脱苦难，不能光靠槍斃，应该更加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統治作坚决的斗争，从根本上介决問題。

第九节 組織羣众、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底到四九年初，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經過了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精銳部队一百五十多万人，介放了全部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取得了軍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經搖搖欲墜，只要解放军揮戈南进，它就馬上土崩瓦解了，我厂地下党印发了大批以“为迎接全面介放而努力”为題的傳单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由防御轉入了进攻，而且由进攻轉为消灭敌人的强大兵力了。……介放軍的砲彈已經敲着南京的大門，連反动派自己也相信：最后全部消灭就是他們的前途了；再来一百个美帝給他們撐腰、打气、輸血、打救命針，也救不了只有一口气的老命了！”

翻身的日子即将到来，工友們在看到傳单后欣喜若狂。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了假和平的文告，夢想借着和平的幌子拖延時間，訓練二百五十万新兵、捲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毛主席揭穿了他的鬼把戲，蔣介石被迫下台，在幕后布置作战力量，而由战犯李宗仁出面扮演“和平使者”的角。

死不自心的敌人，不仅在軍事上作困兽之斗，而且对一切羣

第二章

活命，就得叫俺们吃饭；为了解放，就得冲击反动政权。……。

车床停止了转动，马达停止了轰鸣，工友们一羣羣在一起：

“派代表到公司谈判去！”

“对，马上谈判去。厂里工人也不要走开，谈判出毛病的话，只要一只电话，大家都好去拼！”

两部卡车挤满了工人；装着近百个代表疾驰而去；其他工人都轮班守卫着工厂，防止反动军警捣乱，有两个工人专门管制电话，一旦有变，马上全力以赴……。

汉口路僑中紡公司，挤满了工人，中紡系統各厂都派工人代表来谈判，要求发实物，借支工资，照发年终奖。从底层到五楼，一眼看去尽是人群，写字间成了工人休息室，会议室成了各厂代表联络站，大家在那里交流情况，研究对策、统一步调。公司的大铁门被反锁着，反动军警也无可奈何。

僑中紡公司采取拖延战术。但是工人不怕，你要拖几天，我们就陪几天，肚子饿了，一起冲进总公司食堂吃“大锅饭”；天黑了，一只电话，厂里开两部卡车来替换，公司看看苗头不对，只好派代表同工人谈判。

“你们中间到底谁是代表？公司不能同这么多人谈判啊！”

“最好你们派几个总代表出来向我到里边去谈谈。”

“我们都是代表，要谈大家一起谈！”工人吼了起来，一下子就把他的威风打了下来。

一楼会议室里挤满了各厂工人。公司代表坐在会议桌中间，桌子四周都是坐着的和站着的工人，最外面还有一圈沙发上坐满了工人。谈判开始了，工人代表提出了多发实物、借支工资、年终奖照发的条件。公司代表多方狡辩，工人在沙发上开“排炮”：“嘘……”，“勿要听！”“不同意！”“要吃饭！”官僚资本的代理人受不了排炮的轰击，虚伪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借口“作不得主，要请示束经理”便溜了。就这样，拼了一夜。僑中紡公司要抓人吧，抓不到；要赶吧，赶不掉；弄得它六神无主，它那“正常的办公秩序”也完全被冲垮了。再加上工

众运动采取更加野蛮的屠殺政策。就在蒋介石发布假和平文告的同时，偽上海市社会局发布了严禁罢工的訓令：目前政府正在加强戡乱……，各地工厂及交通事业之职工，决不得借端擅自罢工、聚众聚哄。倘敢故違，……由当地最高治安机关将为首人員以扰乱治安論罪，軍法从事。”看吧！表面上假意求和，骨子里加强“戡乱”，这就是反动派在那一段时期阴险毒辣的两面手法。

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发动明显的政治斗争，就会馬上遭到殘酷的屠殺，这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不利的。因此只能采取较为穩妥的經濟斗争形式。“通过斗争，教育工人認清，要彻底翻身就得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斗争条件不要提得太高，达到一定的要求就适可而止；在斗争过程中把羣众日益組織在党的周圍，积蓄力量，迎接解放。”这就是区委对本厂地下党的工作指示。

搶飯斗争虽然迫使偽中紡公司不得不給工人发一些买物（布疋），但主要的工資形式仍然是貨幣。从一九四九年初直到解放的那段时期，上海市場混乱到极点，物价一日数漲，一漲数倍。国民党滥发紙币接印鈔票也来不及，后来干脆用“本票”（工人称之为花紙頭）米代替了。工人拿到这种花紙頭后急得滿頭大汗因为商店里不是拒收，就是要打七折八扣，拿了“本票”很难买到东西。大伙在領工資时都罵：“这种紅綠紙頭看看蛮漂亮，比冥国銀行的鈔票还不值錢，倒頭政府真是一只脚踏进棺材里去了！”“发发一大包；中看不中用，一家老小只好吃西北风！”工友們吃足“本票”的苦頭，生活更无保障，一家老小断炊挨餓的事情天天都有发生。多发买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成了工友們当时最普遍最实际的要求。正在这时，偽中紡公司又借口“时局动荡，現鈔奇缺”拒发年終奖金。工人们本来还指望用这笔“奖金”貼补家用，如今又落空了。这下大伙更惱火了。

“不行！到总公司办交涉去。”

“罢工！还做什么斗活，一家人都要餓死凍坏了！”

地下党研究了情况，决定馬上把这一場斗争組織起来。为了

第二章

廠又都罷了工，工錢却不能少發分文，只好被迫接受工人代表提出出的全部條件。

鬥爭勝利了，工資按照大米、食油、面粉、細布四種買物折價發給了同意借支工資以後按原數扣還；年獎按工人級別發給四十天，五十天，六十天。工友們在拿到這些用血汗拼來的錢時都感嘆地說：“靠罷工、鬥爭只能救急一時，一定要換個社會，工人才有好日子過。”學徒李學超回憶他當時的心情說：“我們都看穿了反動派，在那種社會里工人總翻不了身。大家盼望共產黨快來，盼望毛主席把工人從苦海中救出來！”年令不滿二十歲的三機工人徐秉新就常常這樣想：“為什麼反動派這樣仇恨共產黨呢？那些被捕被害的工人不都是些很正直、很敢為工人出頭的人嗎？為什麼每一次工人起來鬥爭，國民黨總說是共產黨在搗鬼呢？共產黨為工人說話，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這怎能說是搗鬼呢？”從這一正一反的思索里，從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小徐終於懂得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一定是個好黨！”他迫切要求得到黨的教導，他曾想：共產黨常常乘敵人不防備時在馬路上、工廠里、弄堂內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我多注意點吧！”他沒有失望，親愛的黨就在他身旁，經過較長時期的考驗，小徐終於在上海市立第一職工業餘學校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是三機第一個地下黨員，後來林忠、王恭泰……也在鬥爭中逐漸成長，先後參加了共產黨。

那時候，二機、三機在名義上雖然是二個廠，但鬥爭總是在一起聯合進行的。三機地下黨組織的建立，使兩個兄弟廠在對敵鬥爭中有了更統一的步調、更強有力的團結！一場波瀾壯闊的爭取應變費的聯合鬥爭展開了。表面上它是一場經濟鬥爭，而實質上是配合大軍南下的一場政治鬥爭！

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大軍準備橫渡長江。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上海亂成一團。“刮民政府”溜之大吉，逃到了廣州，貪官污吏們也忙着收拾細軟，準備逃竄流亡。偽中紡公司惶惶不可終日，但是為了“安定”職員情緒，繼續維持對工人的壓

榨和剝削，背着工人偷偷給職員發了一個月的“應變費”。當時，工人只隱隱約約知道有這麼回事，後來從工程師王貴斌嘴裡才得到証實。大伙都非常氣憤，馬上要罷工派代表向總公司交涉。

這件事傳開以後，中紡系統各廠工人都行動起來了。在地下黨領導下，二機、三機和其他中紡紗廠、絹織廠的工友們發動了聯合鬥爭。朱洪健在受到中紡公司指責之後，在廠務會議上說：“本廠工人自從為了年賞問題引起爭執以後，工作情緒迄今尚未回復原狀。目前外面對本廠一般的批評並不太好，公司方面尤其不滿，這次工人如有必要非去公司不可時，只能允許一、二人前往。”可是，工人代表还是一去兩卡車，誰也阻擋不了。

各廠代表開到總公司後，頭就滾出來接見。這位剛剛上任不久的中紡經理，裝模作樣地在那裡“踢皮球”，推說這事他不了介，要問原來的東經理。談判沒有結果。

不幾天，工人們又第二次到總公司交涉。接見工人的是老牌特務、公司的總幹事夏恩臨。他一路逛進會議室，馬上就滿臉堆笑：“各位請坐、請坐。噢……，你們是那些廠的？都是代表嗎？好！好！有問題大家從長商量，從長商量。”邊說邊把大前門往桌子四周撒，“諸位請抽煙、抽煙”吃人的野獸裝出一付關心工人利益的偽善面貌。“沒什麼好從長商量的，我們要應變費！”“為什麼職員發一個月，我們一個錢也沒發？”排砲一陣陣壓頂轟來，狗特務那套偽善手法完全不起作用。他招架不住了，只得狼狽不堪地一口回絕：“這事要問東經理，本人無權處理”。

代表們回廠後，把交涉經過向大家作了匯報。“冤有頭，債有主，找東云章去！”“對，那怕他鑽到地裡去也要挖出來，到他家裡去！”地下黨根據羣眾火熱的情緒，決定再次發動工人展開鬥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三月某日一天傍晚，廠里一百多個工人分乘兩部卡車，浩浩蕩蕩開往地丰路（今烏魯木齊路）東云章住宅。下車一看：好傢伙，鐵門緊閉着，一個門警在窺筒里慌慌張張地探望。工友們立即把住宅圍個水洩不通，一部分人派去望風，其他人破門。大伙

第二章

用肩背頂住鐵門“哐哐哐”地猛撞，鐵門象松了骨架似的“吱吱”亂响。

“喂，朋友！你們這樣撞不開的啊！還是越過牆壁跳進來吧。”門警用同情的聲音悄悄地告訴工人。

“好！謝謝你！”倪仁龍、王守仁等工友紛紛翻過牆壁冲进宅內，只見客廳的打腊地板上鋪着虎皮。房間內盡是大大小小貼滿封條標籤的箱子和行李袋，幾個女人打扮得象个妖怪似的在那里哇哇亂叫。看樣子她們就製鞋底揩油了。虞禮元馬上卡住電話机，其他人四处“捉拿”束云章。但是找來找去找不到，那些太太小姐們又鬱氣鼓着臉不答話。怎么办呢？究竟是“窮人一條心”一個保媽輕聲把束云章的去處告訴了工人。

工友們又馬上趕到中紡公司俱樂部，當時已快十一點鐘了。束云章正在那里召集各廠廠長開會聚餐，商量如何敷衍工人提出的應變費問題。燈火輝煌，呼么喝六，那些「大人先生」們一個個酩酊大醉。“噹噹”玻璃窗打碎了，工人在鐵門外把磚頭摔了進來，並且扣住所有的小汽車不准開，防止束云章溜走。經理廠長們的酒吓醒了一大半，“趕快熄燈”“打電話給靜安分局去，快，快……！”

“噹……噹……”鬼哨般的聲音感來愈近，飛行堡壘從四周包圍攏來。戴着白銅盔、腰圍寬皮帶，從頭到尾都是美式配備的武裝特務；用卡賓槍，硬木棍亂打和驅散手無寸鐵的工人，把工人連拖帶打地一批批關進香港車。工人太多了，連香港車都不夠裝，結果只好開到靜安寺后放掉一批，再回來抓第二批……。

爭取“應變費”的鬥爭雖然沒有得到直接的勝利成果，但卻更加激怒了工人。回廠後大家根本不做生活，用怠工——實際上是變相罷工來抗議。怠工形式多種多樣：管理員不在時，註車床開着空轉，外面听听好象都在做工，其實工人們却坐在車床旁邊講大道、打撲克、下象棋。管理員有時要來抽查，但是還沒有等他走到車間門口，早有望風的口哨一吹，大家都又在机床裝模作樣地敲敲打打干起活來；遇到不識相的“主管”，大家就

第二章

“开汽水”吓他，吓得他下次再也不敢盛气凌人。工友杨阿仁在回忆当时怠工的情况时说：“那时我也是干现在的这一行敲锭子，我们把四千根锭子由弯敲直，又由直敲弯，最后干脆敲掉报废。就这样，一直到上海解放，我们没有为反动派生产一根合格的锭子。”学徒们就索性把车间当作实验室，利用机器及各种原物料作实验，学习和提高技术。

那时，车间不仅是工人的“俱乐部”，而且是党对工人进行政治形势教育的课堂。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利用讲大道的机会和工人聚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谈生活，谈斗争，谈形势，有意识地吧工友们为争取活命而激发的斗争热情逐渐引向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地下党员杨少当时专门买了一本袖珍地图宣传一番：“怎么搞的？国民党天天说是消灭了多少共军，获得了多大多大胜利；可是……从地图上看，他老是在往后退。这真奇怪了？”工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国民党是吊死鬼擦粉，死要脸皮！”同时，地下党又秘密印发了许多传单小册子在工友中广泛流传；象毛主席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任弼时同志所作“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任务”、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又给工友们发了许多先锋信象泥仁龙就曾经接到过，上面写着有刀的标语：“行动起来，保护人民财产”。三机图书馆还专门为工人介绍进步书刊（如联共（布）党史）。

就是这种春风化雨，逐渐浸润的政治思想教育，开阔了工人群众的眼界，使他们的斗争目标逐渐由改善个人生活发展提高为争取全民解放。在思想教育不断深入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厂里的组织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以二、三机合并日来计算：地下党员增加到二十一人，工会协会会员增加到七十多人。光荣的共产党通过党员，工会会员把全厂工友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满怀胜利的信心，迎接黎明前的决斗！

第二章

第十节 黎明前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强大无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飞越长江天险。只经过了短短三天的战斗，就解放了二十二年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接着，又以雷霆万钧之威力直捣上海。

五月初，远郊已是炮声隆隆，反动派慌作一团，飞机场、碼頭挤得人山人海，平时神气活现的洋鬼子、党棍子、官老爺、大腹便便的官僚资本家和他們的姨太太，都象败家犬似的夾着尾巴一般劲地忙着逃呀！溜呀！……。百余年来作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基地和统治中心的上海，就要回归人民的怀抱了。

反动派越靠近死亡越疯狂。蒋介石在四月底五月初連續两次来到上海，指示他的爪牙在逃离时进行大规模破坏，彻底毁灭上海。他的破坏阴谋主要包括下面四点内容：

一、强制搬空上海的重要物资和原料，使上海在解放后不能恢复生产；

二、逮捕所有民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一切为人民说过话的民主人士，架走著名科学人才；

三、彻底破坏重要的公用事业及工厂，毁坏上海生产事业的基础；

四、潜伏大批特务，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煽动游民和难民搶劫破坏，扰乱治安。

因此，特务軍警們这些天来更加疯狂，飞行堡垒日夜不停地在路上呼哨，装甲車昼夜不分地横冲直撞；宋公园刑場傳來一陣陣的枪声，又有一批革命志士壮烈殉难了。郊区塌壁搭布，市区各主要建筑物前沙袋堆得老高，匪軍荷枪买弹地巡邏放哨……，黎明前的上海被黑暗所笼罩，到处是阴森恐怖的景象。

然而透过这阴森恐怖的表象，我們就可以看到：英雄的上海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聚积力量，扩大队伍，反对拆迁，反对破坏，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厂里到处都是秘密传单，工协会員和人民保安队員們聚精会神地唸着：“我們的任务是：一、保护工厂，反对

：“为什么非当兵，还有誰自願当这个倒楣兵的嗎？”“唉，上有老，下有小，离家三四年了，还不知家里怎么样，一个湖南借的匪軍唉声嘆气地自言自語。“是啊，子彈又不生眼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一家人家就完了。”工友們的話有刀地动摇了軍心。

“要能回家就好了”，几个匪軍边說边相对苦笑。

“外頭打得这样紧，时势又这样乱，反正两只脚长在自己身上，不好逃嗎？”

“不行，被排长抓到要枪整的。”一个骨瘦如柴，滿面胡子的士兵简短地回答。

“别怕他們！他們可比你們乖呀！排长和村官怕死，早就把便衣准备好了。共产党一来，他們保險都溜光，丢下你們倒楣。”吳老頭一本正經地告訴那些匪軍。

“这是真的嗎？”

“誰还騙你們，”說得那些匪軍都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主意。

“那我們怎么样呢？……只好死路一条。”

“不紧，我們工人替你們想办法好了。听说共产党对工人不怎么样，要是他們真的打进来，我們就找几件工人衣給你們换上，枪枝和軍衣，讓我們挖一个坑替你們藏好，共产党要是問起来，你們說是厂里的工人就没事了。”苏福兴一口气說完了这条“妙計”。

“这个是太好了，太好了”，匪軍們一个个喜笑颜开。

敵軍的后勤排已經基本上被瓦解。只要时机一到，馬上就可以撤除他們的全部武装。民夫們更是朝夕思念着家乡和亲人，独有那頑固的楊排长，終日守在机枪旁边大吹其牛。工友們以試探他的口气問这“共产党打不打得进来？”“打不进来，一辈子也休想打进上海，”他滿嘴唾沫地越吹越帶勁，說什么：“一只蚊子从我眼前飞过，我就知道牠是公的还是母的，不論是誰，只从我面前走过，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大家心里都暗笑不已，有个工友故意放他一下“要是共产党打进来呢？”“好的，老子

第二章

跟他拼命！”这个老兵痞连满脸青筋都爆出来了。

五月二十四日晚，响声越来越近，“……”“……”的机枪和步枪声也一阵阵地清晰可闻。大軍向市区挺进，敌人马上就要完蛋了；地下党误认为动手的时机就快到来，但是馬路上还有匪軍的装甲車在巡邏。輕举妄动就会在白区中形成一个紅点，招来巨大的伤亡。同地下区委又联系不上，大伙的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焦急，一下子拿不定主意。

“等大軍进城时再配合行动吧！”

“对！来个里应外合，内外夾攻，叫那些丘八們一个也逃不了咱們的手心，”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工友們緊張而兴奋地監視着十二个交警的动静，一部分人民保安队员繼續留在大倉庫里，只待一声令下就立即夺取匪軍的武器。为了进一步摸清形势，老郑以偽工会主席的身分，混进交警队里，探消息去了。

“喂！你是普陀路指揮所嗎？我們要請示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行动”“喂！喂……怎么搞的？这鬼电话机，一点声音都没有”“喂！喂……”十二个交警都拥在偽厂长奎里等命令，那个班长模样的交警急得满头大汗，号盘撥了又按，按了又撥，連打五六次都沒打通，最后象疯狗那样急叫了起来：事情糟了，电话线也断了！”匪特們象洩了气的皮球那样垂下了眼皮，那付神气活現的臭威风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回去再說吧！”一个个夾着尾巴走了。这幕情景老郑都看得一清二楚。

时針指向十二点钟正，老郑暗暗揣想：“对！普陀路指揮所和匪徒們的联系已經中斷，这証明外放軍已經进城了”。快！先下手为强……”老郑很快找到了孙定法、苏福兴、胡宝村等同志，如此这般一商議，战斗部署就确定下来。

人民保安队员带着武器緊急集合，以敏捷的动作直奔后勤部队的住所，把倉庫团团圍住。匪軍和那些民夫，早已被一陣紧一陣，一陣近一陣的枪声吓得面如土色，不安。虽然已是深夜，却都横七豎八躺在地舖上，翻来复去不敢入睡。为了壮壮膽子，他們把电灯也开得大亮。

搬运，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三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治安，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三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四瓦解和争取反动武装，把反动武装的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快了大軍一进城，工人就出动了；”大伙交谈着，按捺不住沸腾的激情。

五月十九日，从月浦、楊行潰退下来的匪軍一〇二师殘部十六、七人，窜进我們厂来了。他們扛着一挺輕机枪，揹着几支步枪、冲锋枪、腰掛手榴彈、押着十几个挑子彈箱、面粉、行李的民夫，佔住了厂里的一間大倉庫（現在的大飯厅）。看样子是一个后勤群，由滿臉橫肉，殺气騰騰的楊排长和另一个付官帶队。

隔天，厂里又来了十二个尉官裝束的交警（武装特务組織）每人都有两把盒子枪，还帶了大包炸药。他們大搖大摆，气势地闖进了厂长室：

“你們厂长在那里？”

“厂长吓掉了魂，好几天沒到厂来了！”工友冷冷地給他們一个沒趣。找不到偽厂长，这批武装特务就胡乱地找了間空房（当时的俱乐部，現在的三金办公室）住下了。接着找来了一張本厂的平面图，几个交警圍着地图指手划脚，一个班长模样的傢伙在好几次画上了“×”号。工友們心中有数了，这批武装特务的使命就是爆破本厂，必須严密監視他們的活動。

情况很緊急，当天晚上地下党員郑世昌、孙定法、苏福兴向区委王关键同志作了汇报。在一間矮牆楼上，党組織分析敌情，商討对策，謀划着黎明前的战斗护厂斗争。

偽中紡公司在临逃之前，會以防止盜窃为名，在工人中建立什么“防护团”实际是想用来鎮压和破坏工人运动。党組織看穿了他的詭計，就乘机把一些身强力壮、觉悟较高、斗志坚决的工协会会员，人民保安队員派了进去，老郑还担任了区队长的职务。这样一来，“防护团”倒成了我党开護厂斗争的公开而合法的組織形式了。交警駐厂后的第二天，人民保安队員都用“防护团”

第二章

的名义住到廠里來了，這對我們的鬥爭是非常有利的。

戰鬥前的各項準備在緊張而又秘密地進行着。除掉上級發來了一支盒子槍、兩顆手榴彈外，工友們又做了不少三角刮刀，還專門焊上一段自來水鐵管，看起來活象紅軍時代的紅槍；有的還特地買了軍用獵刀在樹干上練武。配備了土洋武器之後，工友們膽更壯了，地下黨就分配任務：有的專門監視敵人特別是交警的破壞活動；有的專門負責瓦解敵人的工作。為了鬥爭的方便起見，工友們在白天偽裝打鳥，用彈弓和汽槍把廠里廠外所有的路燈都打壞了。一到晚上，敵人象瞎子摸黑一樣寸步難行，許多匪軍吓得不敢出來；而工友們却熟門熟路，利用黑夜進行廣泛的活動。

那時，廠里生產早就停下來了，工友們就三三兩兩地同匪軍們廝混聊天，進一步摸清了敵情：後勤部隊的十六、七個匪軍差不多全是被反動派從農村里抓來的；兵夫就是恨死國民黨匪幫；付官被介放軍俘虜過，知道我軍的優待政策，“出路”問題心中早有打算；只是老兵病傷排長死頑固，士兵們對他又恨又怕。十二個交警很麻煩，這些武裝特務執迷不悟，死心塌地奉行主子的命令，白天不時派人外出聯絡并巡視廠內，夜晚竟不敢出來，却通宵不眠地觀察動靜。這兩支匪軍虽同駐在一個廠里，但却毫不通氣，從無联系。

晚上，地下黨員又碰了個頭，經仔細研究後決定採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先吃掉後勤部隊，加強自己的武裝；然後再繳十二個交警的械。同時認為：必須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孤立頑固的匪排長。

次日，一部分人民保安隊員住進匪軍隔牆的小房間里，白天和他們混在一起，有時問問各種武器的使用法，有時就天南地北的扯淡：

“唉！我今天早上看到玉佛寺里盡是些傷兵，斷手缺腿的，真慘啊！這些人真作，為什麼要當兵賣命呢？”吳老頭不勝感慨地談着。匪軍們有的垂頭喪氣，有的眼淚汪汪，有的在低頭咕

第二章

車的“軋軋”声也沒有了。东方漸漸顯露了魚肚色的光澤，小張跑得喘不過氣來，帶給大家一個好消息，“噯！對面的普陀分局已經扯白旗了。”“這下可好了！”大伙搶着把小張抱在懷里，心里說不出的興奮和激動。“對！介放軍肯定已經進城了，我去接大軍吧！”老鄭高興地走出廠門，沿着江寧路折向長壽路。走不多時，見到牆上貼着一張又大又神氣的布告，湊上前去一看，密密麻麻的小字雖然不清楚，但卻看見了自己日夜在心底里思念着的榮耀而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朱德的大名。來了，毛主席的大軍終於把翻身的好日子帶給咱們工人了，老鄭忍不住熱淚盈眶。“快把大軍找來！”老鄭脚步一緊，朝那正在打電話的一個軍人走去。“同志，你們是人民介放軍嗎？”“是的，老鄉你有什么事嗎？”“我是二機的工人，想找你們的首長。”“我是營長和我談吧！”說着熱情地把老鄭的手緊緊握住了。老鄭把情況細細告訴了營長，末了便抽出盒子槍，對旁邊一個同志說：“警衛員，跟我走，”

進廠後，營長把俱樂部周圍一察看，就毫不介意舉着盒子槍高喊：“出來，出來，趕快站好，介放軍優待俘虜！”那些武裝匪徒，一看介放軍來了，吓得喪魂落魄十二個交響一個個乖乖地舉起雙手，縮縮着脖子，繳槍投降了。

介放軍抓俘虜的消息傳遍了全廠，工人們都蜂擁了過來親切的笑容，熱情地握手……人們情不自禁地敞開喉嚨高呼：“中國人民介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多少年來一直被三大敵人壓得喘不過氣，抬不起頭來的工人階級，今天終於成了國家的主人，翻身的喜悅沖掉了工友們的滿臉愁容，大家都興高采烈。吳老頭喃喃自語：“朝也盼、晚也盼，盼了九

第二章

十年，今天終算盼到了！”營长一面慰問大家：“同志們，你們辛苦了！”一面囑咐說：“我們是介放軍的先 部队，還要繼續前進。外面情況还很混亂，大家要更加小心地保護工厂，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愛護人民的財產。”說罷敬了一個軍禮告別走了，工友們把營長送出厂門，望着他的背影不住地“嘖嘖”稱讚。

曙光普照着大地，黑暗終于過去了。受盡苦難的工人兄弟，第一次以笑臉代替愁容，歡樂代替悲傷。他們歡呼勝利！歡呼介放！歡呼新的國營二機的誕生，并將日益成長！

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介放后的第一個黎明。

孙宝法、胡宝林走进了馮排长的房間，只見他耷拉着腦袋在那里納悶，一時抓頭、一時搔耳，臉色很难看。“怎么？身体不好嗎？十一点多了还不睡”。那个老兵痞用鼻子吾了一声：“来几付沙蟹（扑克賭博）解解悶吧，馮排长”老孙把扑克彈得察察直响。“現在不是搞这玩意儿的时候”。尽管他爱理不理，无精打采，老孙老胡还是东一句西一句地死纏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里，苏福兴正和其他十几个人民保安队员，故作惊慌地闖进了匪軍的住房：「快！快！共軍已到厂門口了，快換衣服！」「啊……」一張張惊慌失措的臉，張大着嘴巴，两眼直瞪。「你們的衣服呢？快拿来我們換！」有几个手脚快的匪軍趕緊黃軍服扯下。工友們也忙着把身上油膩工作服換下，朝他們手里塞，「快換！快換！他們馬上就要进来了！」急得那些匪軍連袖筒也找不到，正在这手忙脚乱的当儿，队员們飞起箭步，把靠在牆上的几枝步枪、冲锋枪夺到了手中。匪排长究竟是个老兵痞，一听隔壁有了动静，就觉得情况不对，赶紧把身旁的輕机枪一，朝匪軍們的住房冲来。不得了，步枪都在工人手里，匪軍們都在更換便衣，不由他气得七窍冒烟，象疯狗如的大吼：「不許动，动一动我就斃掉他！」枪檢拉得直响，匪軍們都吓呆了。就在这千鈞一发的时刻，两被大手住了匪排长的双腿，孙宝法飞起右腿一个横扫，只听得“”一声，匪排长象一攤烂泥那样摔了个仰天交，周秋生馬上趁势夺过机枪对准了他的胸口，大吼一声：“不許动”！死頑固的老兵痞也只得乖乖举起了双手，投降了。那个村官刚从梦中惊醒，还没摸准是个什么情况，正想拿起盒子枪往外冲时，三枝步枪对准了他，「不許动！繳枪不殺。」人民保安队员連声地喊着。

把匪排长死死地‘緊’之后，地下党命令那些介除了武装的匪軍們一个个排好队，在队员們的押解下，关进翻砂間去。第一場战斗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內胜利結束。勇敢机智的人民保安队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夺取敌人的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章

了自己的力量。

匪军后勤排是顺利地被我咱们吃了，那十二个交番在干什么呢？电话不通，枪声越打越近，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跑就要当俘虏了。那个班长正在平面图上指指点点，其他已经换好便衣的交番却吹着炸药在听令。看样子狡猾的敌人，正打算在爆破工厂以后马上就溜。这些武装特务接受任务之后，就一个个拎着盒子枪，夹着炸药，向大有厚的方向走去。刚一出门就隐隐听见“不许动，缴枪不杀，”的吼声，这批家伙一交换颜色，心知有变，立刻跑步前进。半路上，看到十几个匪军正被我工友们押进了翻砂间，不由大吃一惊，进退犹豫“统统进翻砂间去，一个不准出来！”排班长挨字打头，壮着胆子大叫。有了武器的工友们把这些跳梁小丑放在眼里，不容分说立即子弹上膛，端着枪象猛虎下山那样冲了上来。匪徒们原想把工友们吓退的，一见面势就不可挡，连忙拔腿就逃。工友们紧追不放，一直把他们逼进了老寨——“俱乐部”。匪徒们把房子关得死紧，趴在地下，钻进床底，躲在桌子后面，把枪口对准房外负隅顽抗。

“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人民保安队员高声喊话。

“不许进来！进来我们就开枪！”他们也这般地嚷着。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工友们把俱乐部围得水洩不通，有的人民保安队员就说：“怕什么，冲进去！”“对，一开枪他们就保险投降。”

“不！不能开枪”地下党制止了少数人的冲动。因为外边还有敌人的装甲车在巡逻，如果里面枪声一响，装甲车就会向厂里开炮乱轰，这将会使工厂遭到不必要的损失，老郑和老孙、小苏等人商量之后决定：加强监视，不准这股匪徒乱动，等介放解放城后再一网打尽。

工友们紧张地戒备着，时针走得多么慢啊！在这一触即开的决斗时刻，大伙的心里多么盼望自己的亲人和救星——人民解放军快来啊！

第三章 國民經濟恢復和改造時期

第一節 翻身作主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四日，繼南京、太原、武漢、西安各大城市解放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對上海的總攻，經過四天的激戰，到廿七日上午，上海全城解放了。

上海是我國經濟的中心，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堡壘，國民黨反動派的老巢，它的解放宣告了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破產，同時也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滅亡。

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成了人民的上海，受盡了壓迫和奴役的工人階級，更有說不出的喜悅，大夥心裏就有這樣一句話：可盼出頭了！

工人們都擁上了街頭，他們第一次看到了這種紀律嚴明，愛護人民的軍隊。天下着雨，為了不打擾群眾，解放軍同志都在街道兩旁。雖然群眾幾次三番的請他們入民房休息，他們還是謝絕了。解放軍這種艱苦樸素的作風，給工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從人民解放軍的身上看到了未來政權的性質，看到了他們的前途和希望。有個老年工人說：“這才是我們自己的子弟兵。”

就在上海完全解放的當天，二機工人就以主人翁的態度立即開工生產。他們說：“現在生產是為阿拉自己了。”他們以恢復生產的行動，迎接着軍管會的接管。

但是，一批國民黨的特務殘匪，却想乘此機會，混水摸魚。

五月廿九日，廠門口突然開來了一輛小吉普車，車頭上掛着一面小的紅三角旗，一到廠門口，就停了下來。接着，跳下六個不三不四的傢伙，身上穿着華挺的西裝，腰里配着手槍，有幾個嘴上還含着香煙，沖進廠來。他們一進辦公室，劈頭就說：“我們要見你們的負責人”。這批傢伙那能瞞過工人們的眼睛。正好坐在辦公室里的鄭世昌同志便迎上一步說：“我們負責人因事外出，你們有事和我談好了。”這時，其中一個傢伙從懷里摸出了一封蓋着“中國共產黨地下軍”條戳的介紹信，向桌上一丟，接着就說：“你們廠裏有多少武裝？請整理一下，我們是特地奉令

第三章

前来接收的”。“，好一场假戏！真是异想天开。竟想来搞我们的武器。好！既来了，就给他们‘招待，招待’吧！”老郑一面想着，一面使人不介意地向门外的治安队员使了一个眼色。不一会，厂里人民保安队员已先后集结在办公室的周围了。老郑一看时机已到，便大喝一声：“不准动，将手举起来！”这批家伙正想反抗，门外的保安队员的十几支枪已对准了他们。“这，一一这干什么，有事好商量。”“和你们商量什么！放老实些，快把武器放下！”老郑完全不理睬这一套。门外保安队员也齐声的命令着他们：“放下武器。”这批家伙一看苗头不对，只得乖乖地把枪交出来。

工人们马上把这批自投罗网的匪徒交给了军管会。经过审讯，原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他们妄想利用革命秩序尚未安定的时候，乘机搞乱，并把咱们的枪搞去，以便去打“游击”。然而，这种情况早已为我党所预料，并通知各单位：“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保安队能接管武器外，其余人员，一概不得接管。”加上这些人带有一股邪气，正人们一眼就戳穿了他们的阴谋。敌人的假接管终于被工人们粉碎了。

五月廿日，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轻工业处章代表孙友全、鍾衍等同志在全厂工人的热烈欢迎下来厂接管。当天，大家聚集在大饭厅举行大会，会上孙友全同志宣布了军管会的命令：“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收归国家，属于人民！”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工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青年工人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曲，老年工人们虽不会唱，但也激动得流出了幸福而喜悦的泪水。不知是谁，用钱去买了几十个爆竹，砰砰蹦蹦地在礼堂里放了开来……

二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了人民的财产，工人不再是奴隶了，而是企业的主人；为了把这份财产完整无损，清清楚楚的移交给人，工人们积极的展开了清点工作，全厂推选了潘锦生、陆德荣、成玉生、郝恨福等廿二位同志，成立了清点委员会。

下设研究资产一、资产二、档案、福利以及会计等六个小组，还抽调了一百廿六位工人参加了清点工作。

由于工厂成了人民的财产，工人当了工厂的主人，所以清点工作虽然是在紧张恢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工人們的干劲却是热火朝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来清点，军代表李国富同志也亲自带头，不怕脏、不怕累，与工人同劳动、共甘苦，这给大家很大的鼓励。驻厂的七十位解放军同志，也热情地给以协助。老师傅們都把过去几乎是私有的工具箱打开，提交清点，大家都有这样說：“我对自己家中的东西也沒有这样仔细认真地盘算过。

“参加清点的同志都是积极负责，细致认真，不怕麻烦，早到晚歸。有的带病工作，有的連續工作几十小时。潘涌生同志清点时虽然病了好几天，但仍坚持工作，陆德荣同志冒着大着烈日，一日之间来往沪东、沪西好几次，不嫌辛苦地把工具查得清清楚楚，并从廢鐵堆中点出有用机件几千件。

自七月十三日开始的清点工作，终于在八月十日胜利完成了。此次清点，不仅查清了家财，而且充分的发揚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同时，工人在清点中，也发现了旧厂遗留下来的企业管理制度还存在着許多重大问题。諸如缺乏检查制度，以致整批的成品报废；諸如生产盲目，毫无计划以致成品积压；諸如生产脱节资产費用不入帳，以致无法核算真实成本等等。这就为以后发动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企业和根本改造旧有腐敗的管理制度，开创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表彰在护厂斗争和清点工作中涌现出的功臣和模范事蹟，并向功臣們学习，中紡第一、第二、第三个机厂，决定于九月廿一日在大光明戏院，联合召开护厂、清点庆功大会。

当工人們听到要在大光明召开庆功大会的消息时，顿时人心振奋，大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主人翁的責任感也更为加强了。是日清晨，一、二、三机的全体职工約一千多人都高兴得象节日一样地去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场布置得朴素庄严，台上，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象，两边紅旗招展，旁

第三章

边贴着红绿标语。工人同志们高兴极了。在“庆功誓言”上，工人刷新一段话写得好：“‘大光明’三字是大家很熟悉的，但在从前却是所谓士绅阶级进出游乐的场所，它充满了黑暗、污秽，今天则代之以满目红光，工人阶级齐齐一堂，真正的‘大’放‘光明’了！”

庆功会开了半天。会上，宣布了由大家评选出的功臣名单，并发放了奖品，全场掌声雷动，盛况空前。

我厂的护厂功臣有郑世昌、苏复新、周秋生、孙定发等七十三人；清点功臣，有潘瑞声、陆德荣、周坤大等七十三人。

三机的护厂功臣，有徐秉新等六十三人；清点功臣，有张永才、庄小益等八十六人。

这次，二、三机总共选出了护厂、清点功臣295人，占二、三机全部人数的35%。

事实证明，翻了身作了主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地热爱新社会，热爱自己的工厂。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头，随着他们觉悟的日益提高，他们的“改造地球，建立强国”的巨大力量还将无穷无尽地发挥出来。

第二节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解放了的工人，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厂工人在生产上发挥了最大的智慧和干劲。从解放第一天起，他们就日以继夜地劳动，把解放前认为无法装配的O M B细纱机机件，改装成了十台细纱机，作为对上海解放的献礼。之后，为了使二机担负起更大的修配任务，并为制造细纱机作好准备，工人们用义务劳动开闢了锭子工场。一九五〇年初厂里成立了钢锁、罗拉、锭子、机工等四个工场。国家为锭子工场又置添了部分新的机器，为我厂走上专业制造细纱机的道路，创造了条件，从此不仅修配，而且也制造细纱机上的三大另件：锭子、罗拉、钢锁。在与生产发展的同时，健全了行政机构，改善了经营管理。把原来的工务、总务、业务、会计、人事五科合并成为工务、总务、会计三科。建立了检查和报废的制度。这样，就逐步改变了解放前产品质量

差，价格高，晚期交貨的情况，树立了二机的信誉。二机已不再是“拖拉”机了。

二机的生产愈搞愈好，飞速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可是，对于我們的成就，敌人是不甘心的。潜伏在厂内的反革命分子，紛紛活动起来。他們到处散播謠言，打击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甚至組織反革命小集团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五〇年五月，为了統一經營，更大地挖掘生产潜力，二、三机合并了。由于剛剛合并，厂里的秩序比較忙乱。于是，反革命分子就乘机蠢动起来。当全厂工人和上海人民一切积极进行反轰炸反封锁斗争的时候，反革命分子、京沪杭反共救国軍淞沪突击队队员王权岳，就公开地进行反对工人自动献出工資的百分之一，作为工人失业救济金的罪恶活动。他竟无法无天的指着工会主席的鼻子漫罵：“这些錢还不是上了你們的腰包！”还煽动落后工人退出工会。反革命分子姚仁德，竟猖狂的在領導同志做报告时高喊：“不要讲廢話，赶快增加工資。”抗美援朝参軍参干形成热潮的时候，他更恶毒地破坏說：“別去，別当炮灰！”反革命分子也从生产上进行破坏活动。保全車間反革命分子夏忠孝，破坏了民主德国出品的鑽床一个，損失价值达十多億（旧币）元。一金車間在一九五〇年十二年份一个月中发生生产事故多到四十几起，其中的不明事故就靠近十起。反革命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絕不可能影响我們的事業，这只是他們的垂死掙扎，只能使他們更快地走向灭亡。受尽了苦难的工人們，对这批反动渣滓的罪行，感到万分痛恨。在工人們的一致要求下，政府逮捕了破坏生产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夏忠孝。同时工人們的警惕也提高了。接着厂党委提出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支援前綫”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厂职工的拥护。职工們的保证书、决心书、支援文件，象雪片似地飞到党委办公室来。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正式开始了。

經過群众的揭发、领导上的認真詳細的調查核实，厂内首先

第三章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王廷芳。王廷芳是一个一真敌视革命、做坏工运的特务分子。他曾经担任过驻防上海政治保卫局浦东分局的股长。抗战胜利以后，又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查员；解放前夕，接受第四稽查大队的委托，混入我厂收集工运情报，他开进“黑名单”，诬害过进步工人；解放以后，不思悔改，在我厂的秘书科潜伏下来，而且阴险地装出一付老实相，企图麻痹工友们，以便进行更大的做坏。当时，确实也有个别思想麻痹的职工被他迷惑，叫他声“老实人”。然而羊皮终究包不住他的原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分子，终于落网了。这件事，对全厂职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啊！当军事代表李国富同志严肃地宣布他的罪状时，大夥的仇恨更强烈了，斗志更高了。秘书科的二个女同志说：“过去我们和特务在一起工作，还不知道，这多危险啊！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听党的话，积极地投入运动。”

一金車間青年团员方东明，自从厂里开展镇反运动以来，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逮捕王廷芳的事，更提高了他的警惕。他暗自想：“一金車間不是老出原因不明的生产事故吗？这是什么道理呢？是这些人粗心大意吗？是这些人的技术不熟练吗？”“不，绝对不会。要不，为什么出事故的老是那些人呢？王阿大，鄒根清，王家齐……这里面一定有鬼。”他警惕警惕起来。“前些日子不是经常看到王阿大、王家齐这帮家伙在一起鬼鬼祟祟的谈论吗？有一次，不是明明听到王阿大通知王家齐上他家去开会吗？他们这些人开什么会呢？”这些问题，一起在他的思想里浮现出来。

“去！不能麻痹，向保卫科报告去！”科长何祥很，付科长周坤大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年青的小伙子，他一口气地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镇反！是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就应该随时提高警惕，东明同志：你做得很对。”二位科长不约而同的对这个年青小伙子的警惕性和有条理的分析，表示赞许。二位科长满意地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的小伙子以后，马上就思索起来……这时，

第三章

上級党的指示，彷彿又在他們的耳边騰蕩：“鎮反工作是一項十分細致的工作，对情况必須仔細分析，在決定措施的时候要慎重。我們总的方針是：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須进行无情的鎮压，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好人都应坚决加以保护。”

上級党的指示，給他們指出了方向：“麻痺他們，并設法通过方东明打入他們的組織，了解他們的全部情况，再来一个一网打尽。”就这样，小方亦担了与隱藏敌人进行搏斗的任务。

从此以后，人們在車間里看到小方和王家齐比以前更加“亲熱”了。但是，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王阿大却显得格外不安起来。王犯一看苗头不对，就想布下杀人灭口的罪恶毒計，他指使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倪文奎向王家齐說：“明天大早，你到中山公园后面铁路附近去，我們有事商量。”

“奇怪？以前的会都在王阿大的家里，明天为什么要換到那空蕩无人的地方去呢？为什么又在一大早呢？”王家齐听了以后，害怕起来，他告訴了小方，小方立即向保卫科报告。經過反复的政策教育，王家齐开始坦白交待了他們的罪行。事情已經非常清楚，立即逮捕首犯王阿大的时机已經成熟了。保卫科在請示党委以后，立即把他拘留起来，并开始了审讯。

“王阿大，你已被拘留了。放老实点，向人民坦白你們的罪行吧！”保卫科科长老何严肃地对他說。

“我犯了什么法？要拘留我。我是一个老工人，郑世昌、孙定法那一个不了解我。我什么組織也沒有参加。我倒是犯了什么罪，我可以拿头来保証。”傲惡的魔鬼还想逃出人民的巨掌，王阿大边說边耍起无賴来，又哭又喊，象个死猪似地賴在保卫科的楼板上。

胸有成竹的何祥根同志看了看这条好險的狐狸，又好气又好笑，用着命令的口吻說：“犯了什么法，你自己知道。快！爬起来！別再裝胡羊了，我們党可来是按照政策办事的。快坦白吧！”

王阿大一見苗头不对，再也不敢裝瘋癲，吞吞吐吐的开始承認了。为了彻底的搞清案情，保卫科立即把他轉給上海市公安局

第三章

普陀分局处理。经过周密审讯，他不得不结结巴巴的交待了他们的全部罪行。

“青年反共救国军”这个罪恶的反革命集团，彻底破获了。坦白交待的王家齐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宽大处理；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王阿大，被依法判处了无期徒刑。其他参加反革命集团的人，也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职工群众再一次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斗志更加高昂，大家纷纷写检举信、感谢信。在群众的协助下，“京沪杭反共救国军淞沪突击队”、“国民党党员通讯局江防行动队”等反革命集团，均先后破获。敌视革命的反动家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职工们无不拍手称快。

镇反高潮结束了。厂党委为了彻底了解全厂的职工情况，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增强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在划清阶级界限、群众觉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开展了民主整改运动。经过反复深入的教育，通过回忆、诉苦、坦白检举、忠诚老实、填写附卡民主团结教育等一系列工作后，厂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因为职业或受欺骗，被迫参加反动组织的人，都向组织上进行了交待，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并决心搞好生产，报答党的宽大和关怀。生产工人忻林忠激动地说：“把话说清楚了，内心轻松了许多，跟党的关系也格外亲密了。我今后一定搞好生产、坚决听党的话。”工人之间，也在小组内对各种不团结的思想和现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整改运动，使厂内出现了“人人心情舒畅、个个亲如兄弟”的大团结的局面。工人们的劳动热情，也如大江之水，汹涌澎湃地奔腾起来了。从而使一九五一年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扭转了我厂历史上年年亏损的现象，第一次获得了盈余；不仅如此，我厂还提前二天完成了一九五一年的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了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的交货任务。由于我厂在一九五一年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因此在一九五一年十月的全国纺织会议上，得到了中央纺织部部长的口头表扬，以后又得到了

华东紡管局的书面表扬。

第三节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紧接着民主团结运动的胜利结束，从1952年1月底到5月，咱们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这个斗争不但教育了全厂的职工和干部，而且对企业改革、改善工厂管理，使生产顺利地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官僚主义分子都会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尤其是贪污分子对工厂的危害更为巨大，他们由于接受不法资本家的腐蚀，进而与之相勾结，处心积虑的盗窃工厂的资产。仅一九五九至一九五〇年，我厂和私营工厂的423亿元的交易中，不法资本家勾结了我们厂里的贪污分子，从中牟取暴利就达127亿元之巨；其中仅仅永业翻砂厂，在三十亿元的交易中，就获暴利十二亿之多，所以，当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战斗号召时，我厂的广大工人个个摩拳擦掌，要与贪污分子大斗一场。有的工人说：“贪污分子象一只癞皮狗，把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口吃掉了。”有的工人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干，钞票却给他们贪污去！”大家都议论纷纷，决心投入这一场伟大的运动。

1952年1月29日起，我厂党委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正式开展了三反运动。党委订立了纪律：“只准提意见，不准回回口！”从而使得党所一贯坚持的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干部、群众对领导与个别党员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廿六日，市五金厂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党员大会上，旗开得胜地揭发了我厂采购组付组长侯补党员夏文锡的贪污罪行；大会还作出了决定：“夏文锡，流氓出身，拒不坦白，并组织攻守同盟，破坏三反；决定予以开除党籍，并建议扣押反省。”这次大会对我厂的全体党员与广大群众的影响很大，工人们普遍反映：“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

此不久，我们厂召开了二届一次职工代表会议，会上正式

第三章

成立了三反战斗司令部——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党委书记周健同志亲自担任主任委员。职工代表对委员会的候选人都慎重地进行了审查，保证了司令部内部的纯洁。在委员会领导下，又成立了工具科、材料科、业务科、总务科等十个检查小组。从此，我们厂的三反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向一个新的高潮推进了。

全厂的第一次坦白检举大会在二月廿九日召开。这天，全厂工人情绪激昂。大会上，广大群众都以愤怒的心情，争先恐后地揭露了那些贪污分子的卑鄙嘴脸。工人们检举工具科大贪污犯周继美与永大祥五金老闆勾结，利用职权，大量盗窃贵重生产工具，如金钢刀、分厘卡等等。他的花样是：先在永大祥转一转，开一张发票，然后再以高价买进厂里来。结果物回原厂，而周犯却从中贪污了大量赃款。他的贪污是“无孔不入”的。有一天，一个工人拿了一张领单，问他领十把刀子，而他只说只有两把，工人无可奈何只得先拿两把再说；那知道等工人一走，把戏就演出来了，周犯大模大样地在领单上写了“十把”字样，这样八把刀子就被塞进了他的腰包。由于贪污了国家的大批资财，他的生活也过得荒淫糜烂，他经常跟些资本家大吃大喝。且不提，拿烟象来讲，外国上等胶卷都不在他的眼下，非得用价值八十万元（旧币）左右一卷的，由香港进口的美国五彩片不可。工人们听到这里，愤怒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有的工人说：“咱们没有工具用，动脑筋，想办法，他却把工具贪污去，这种人简直失掉了人性。”当大贪污犯陈佳被揭露后，也有工人说：“陈犯一贯是贪污大王，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但他不好好地改造，故态复萌，竟敢盗窃人民财产，真是恩将仇报的畜牲。”会上，群众一致高呼，要求严办他们。领导上当场宣布了十八个贪污犯留厂反省。人心大快，掌声雷动。群众已经完全被发动了起来。

为了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尽“老虎”。党委决定全厂兵分两路：一面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一面从各个车间抽调了八十八部职工组成“打老虎队”全力追击。兵分两路的工人们纷纷相互保证，决心响应党的号召：

打虎、生产两不误！这时全厂沸腾起来了，机器的马达声，打虎的怒吼声，交織在一起，汇成了一股洪流，日夜不停地奔騰着，以它巨大的力量反击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推动着生产的不断高涨。

三月四日，沪西十二个国营厂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坦白检举大会，到会有四千多人。厂长李国富同志愤怒地控诉了我厂总务科长楊安石的盜竊罪行：“他不但与私商勾結，盜卖标底，在运动中也拒不坦白，压制检举，阻止别人坦白。”全场群众怒不可遏，立刻发生“抓起来！”“严办！”的愤怒声。大会主席团经过研究，决定将楊安石撤职送政府法办！并向其他贪污分子发出警告：“面红巴清楚地摆着两条腿，贪污分子何去何从，应迅速考虑决定？”在“打虎”英雄们的猛烈围剿下，当场就有十四个贪污分子要求坦白。我厂的工人把业务科大贪污犯陈佳推上坦白台，要他交代认罪。全场的火力愈攻愈猛，英雄们的情绪愈战愈烈，而一小撮贪污分子却嚇伤了胆，落了魂似的低着头，哭丧着脸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此后，在我们厂内也开始了向贪污分子的全面进攻。“打虎”英雄们，个个不辞劳苦，不怕困难，满怀信心地趁胜追击。材料科的贪污分子开始并不认账，图谋混过关。他们一方面在表面上把大推大推的厚帐本丢在工人面前，强硬地说：“你们去查好了，查出来我们愿受法律制裁！”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弄虚作假，大搞其鬼，贪污分子董全法将所有的主要单据乱丢乱藏。这些确给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所有的战斗员们在党的教育与领导下，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和干劲，冲破了重重困难，查出了许多问题，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例如：贪污分子们将一批锈烂不堪，不能用的元锋钢次货，以一亿多元的价格购买进来，从中渔利，使我厂损失了九千三百多万元（旧币）。在一件件铁的事实面前，贪污分子们不得不低下头来认罪。

贪污分子罪行的不断被揭发，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从而群众的检举也愈来愈多了。工人们检举了业务

第三章

料成品庫的彭正英，經常將庫內的价值三億元的產品零件分批偷出去當廢料賣，从中貪污七千余万元（旧币）

在党的領導下和工人同志們的緊張战斗中，經過追擊，全厂共打出了十二只“老虎”，查出了四十七个貪污分子。他們貪污的財富竟达 426,834,600. 元（旧币）之巨。

偉大的三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瘋狂进攻；挽救了一些失足的干部；大大提高了全厂职工的思想觉悟；鍛煉和提高了一批积极分子；运动也使工人密切了与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認識到党的光荣、正气和偉大，老工人陆启泉說：“我活了几十岁，只有看見共产党才这有坐决死地反对貪污。”

为了更好地領導好生产，扩大企业管理的群众基础，党決定大量提撥优秀工人到領導崗位上来。經過四天的熱烈討論，大家熱忱地推荐了一百多名工人骨干，經過了党委慎重考虑，提撥了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陆阿狗等廿一人担任本厂的付厂长、正付科长、正付車间主任、主管等重要职务；又提撥了廿九人任一般行政干部，七十三人任工会干部，廿二人任团的干部。当著名的劳动模范陆阿狗被宣布为付厂长时，全厂工人喜气洋洋，敲鑼打鼓。工人们普遍反映：“这下我們真正当家作主了。”从此，全厂气象頓时一新，党内党外、科室車间之间的团结互助，更加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了空前的大提高。許多职工要求参加党、团组织，党委团委經過了慎重审查，批准了六十五位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十三人参加青年团。党组织的日益壮大，为我厂生产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极可靠的組織保證。

第四节 从修配厂到紡織机械制造厂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切官僚資本的财产和企业，都从压榨工人血汗的私人工具轉变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開創了极其广闊的途徑。

国营二机，也从一个腐朽、沒落的官僚資本企业，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它的新生。从1951年起，这座厂就由紡織

第三章

机械修配厂发展为制造厂。至一九五八年止，工厂已发展至拥有六百多台机床，四千多工人的巨大规模，年产能力约为三千四百台细纱机，（合一百三十五万锭）八年多以来，它以大批优良的细纱机装备了全国二十二个省市四十几个新建、扩建的棉纺厂，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纺织工业的发展。由于产品质量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一九五二年就在德国参加莱比锡工业展览会展出；此后，历年都参加大馬士革国际展览。细纱机并远销保加利亚、朝鲜、缅甸、埃及等国，和美英、日、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作过较量，盛获国际赞誉。

回溯具有七十多历史的我国纺织工业，在解放以前，不但没有一个家种的纺织机械厂，甚至没有一个完全用自己制造的细纱机装备起来的工厂的事实，而解放后，时间如此之短，变化发展竟如此之快，誰能不讲这是神話般美妙的奇蹟！

然而，仅仅经过三年时间，它就从一个小破不堪的小型修配厂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制造厂。它是怎样变化的呢？它是依靠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全厂职工群众建设祖国的高涨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

解放后，国家决定建立自己的全新的纺织机器制造工业，于是把制造细纱机的任务交给了二机。这是我厂走向专业制造的开端。改造旧二机的任务，对于全厂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厂立即踊跃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工厂党委、行政领导方面忙着制订建厂计划，购买原材料；技术人员忙着设计各种图样；工人们则在党和行政领导下，日以继夜地开闢新的車間，改装和修理破旧机器；成立技术夜校，学习技术……

一个多月忙过去了，但是各种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就在这时，北京却拍来了电报，說有一批细纱机订货，问厂里能不能承接？

“能不能呢？”当厂长、工程师们正在考虑还没有结论的时候，北京订货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各个車間。

工厂里有许多二、三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他们有着很丰富的

第三章

技术经验和知识，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差不多个个人的情绪都要沸腾起来，大都满怀信心地觉得可以做。马上就有很多的工人涌进了厂长室。他们坚决地说：“接受下来吧！有困难我们包下来，动脑筋，想办法。”劳动模范谢阿狗还代表他们的小组说：“我们小组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可以和行政订合同，保证质量，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国家的订货任务就这样被接受下来。然而，许许多多的困难问题也接踵而来了。

首先碰到的是原料问题。有些技术人员怀疑用本国原料做不出好产品。据说这是他们的老“经验”，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过去不论大小零件都是用美国或加拿大的材料制造的，在旧中国国防机械工业史上绝无以中国原料制好产品的先例。因此，当厂领导决定采用国产抚顺钢材，作原料的时候，他们就表示信心不足，但试验结果，用抚顺钢制成的产品，照样具有很高的硬度和耐冲击力。事实证明：抚顺钢就是制造枪子的最好的钢。他们的“经验”做了产，原料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技术上又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在整部细纱机的数百个零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制造过。例如重要零件之一的钢领圈，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而且连内部构造也不清楚，这对初次制造细纱机的人们说来，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那么，怎么办呢？向困难低头吗？不。这时工厂党委及时地提出了“苦战，苦钻，发挥集体智慧，战胜困难”的响亮口号。工人们在党的鼓舞下，以充沛的热情，满怀信心地干起来了。然而也还有一些人，仍旧抱着疑虑，总是说：“一点不懂，怎么能制造呢？”钳工董林听到后，很气愤地驳斥了他们的论调：“不能制造，等造了再说，还没有动手，怎么就说干不了！在工人阶级的前面是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的，我们应该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们一定可以成功”。错误的思想被逐步澄清了，工人们更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和技术人员一起，先把过去细纱机上的钢领圈解剖开来加以研究，熟悉它的构造，并且派人到青岛、天津等地制造厂去学习

和吸取他們的經驗。經過反復的試制，結果，在工人們苦戰苦鑽的熱情勞動下，鋼領圈終於制造出來了。同時，細紗機上的全部另件也用同樣的辦法制造出來。

第一台細紗機在二機誕生了。它包含了黨的多少心血，它包含了工人們多少的艱辛勞動啊！每個人的心里都為它的誕生引起了無限的興奮和激動。

可是，它的質量怎樣？功能怎樣？能否經受得住長期工作的考驗呢？每個人的心情不由得不緊張起來。試車了，證明了它的性能是良好的。但是，對細紗機每個另件檢驗的結果，毛病卻發生了。作為細紗機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錠子，在精密儀器的測量下，它的硬度是不完全符合規格的。受着強烈的無產階級事業心和主人翁思想支配着的工人們，個個都在苦苦地思索着它的根源。毛病為什麼產生呢？是原材料不好嗎？是淬火技術不高明嗎？那麼，利用同樣原料，運用同樣淬火技術制造出來的其他另件為什麼又都能符合規格呢？問題逐漸集中到校調錠子的工序上來了。校調工陶菊生老師傅聯想到過去校調工作上的毛病，甚至因為校調不得法，而使產品報廢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的事實時，他越發感到校調工作上存在的問題是太嚴重了。從此以後，他無時無刻不在摸索着新的校調方法。一天，一件偶然的事件終於啟發了他。他猛然想起平常校整一塊不平的洋鐵板時，如果從凸出的部分施加壓力，鐵板不但不會校平，反而彈跳起來。錠子時常被校斷報廢，并影響硬度，是否也是犯了同樣毛病的結果呢？他馬上動起手來，改變過去的校調習慣，採用從錠子的凹陷部分，施加適當壓力的辦法，這一下，果然獲得了成功，以後，他又進行了不斷的摸索和改進，終於創造出了一套科學的錠子校調法來。運用這種方法去校調錠子，不再出廢品了，錠子的硬度也提高到四十八度到五十三度，趕上與超過了一般國外錠子的質量水平，（一般外國錠子的硬度是四十八度到五十度）細紗機制作上的最後一道難關，徹底地獲得了解決。

就這樣，在黨的領導下，工人們經過了日以繼夜的艱苦奮戰。

第三章

克服了重重困難，第一台質地優良的細紗機製造成功了。製造成功第一台細紗機的喜訊頓時傳遍了全廠。工廠立即沸騰了。鑼鼓聲、歡笑聲、鞭炮聲響遍了廠里的每個角落，到處飄着色彩鮮艷的紅旗。車間里更是彩花繽紛，工人到處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細紗機試制成功，是我廠對祖國紡織工業的極大貢獻，隨着紡織工業日益發展的需要，我廠生產任務亦年年增加。一九五一年的生產任務，比五〇年增加了二倍多，這也就是說，要求我們二倍三倍地提高生產效率。為了完成國家交付的訂貨任務，職工們都積極開動腦筋，改良設備和提出了“舊機器發揮新效率”，“把機器自動化”的豪邁口號，掀起技術革新的熱潮。（國民黨反動政府留下來的這個廠，雖說是機器生產，但實際上許多零件的製造，都是手工業性質的）隨阿狗首先改進卸皮盤架子的排卡成為自動化，使生產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百。接着老工人蔡根國製造了“多刀割鉗鉗”，使生產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百。此後，隨阿狗小組又改進了模子，不但使原來規定一百九十二工才能完成的任務減少到七十五點九工，而且改進後的產品質量，更加提高了。錠子製造工韓阿富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努力，也把一部破舊的車床改造成為完全自動化的製造錠鉤柱用的車床，生產效率比過去提高了百分之七百。全廠這種“自動化”的製造是非常多的，這些創造，解決了設備上的困難，推動着全廠生產的發展。

這里，讓我們看看一九五二年生產計劃執行情況吧！一九五二年的生產計劃為：徑紗機二九二台，緯紗機一二〇台，並增產細紗機40台。但在全廠工人努力下，不僅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全年的生產計劃，並在一九五二年的原增產計劃上，又增產三、四萬錠。總計，五二年比原來中央分配的生產任務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生產數量等於五一年度的百分之三百八十二。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發展和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是二機史上的轉折點，而且也充分標明着我國紡織製造工業已經跨上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並以它飛快的速度向世界先進水平邁進着。

第四章 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1957)

第一节 大张旗鼓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来到了，我們偉大的祖国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乘着时代的列车，迈开巨人的步伐，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开始执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祖国的心脏——北京，传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到处是人声欢腾，锣鼓喧嚷，社会主义思想直冲九霄天。

党委会为了帮助大家学好党的总路线，明确如何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我们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负担的光荣责任，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自觉，在五三年下半年到五四年春天，密切结合当时增产节约运动和各项中心工作，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系统、反复宣传教育。党的总路线，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每颗工人同志的心，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特别是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许多老工人回忆了旧社会里所受的痛苦，看到了四年来国家伟大成就和工厂面貌迅速改变，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如工人盛修权在学习会上说：“我家几辈子是工人，父亲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妹妹生活没有着落，结果死在育婴堂里，我十几岁就

第四章

去当学徒，常被老闆用皮鞭蘸水抽打，旧历年三十夜里，老闆家里逍遥自在过除夕，我还在替老闆通阴沟，想起娘和弟妹们在家受冻受饿，心里就象刀割……。”象盛修权这样遭遇的人是很多的，许多工人听了都悲痛地哭了。

又如金海水师傅回忆了解放前父亲被日本鬼子炸死，母亲产后无钱调养病死，两个妹妹送进育婴堂，自己被国民党抽了壮丁，让旧社会弄得家破人亡，后来好不容易进了工厂，但是一天工钱买不到一升米，连睡的床都是借来的，解放后结了婚，有了小孩，从草棚子里搬进了甘泉新村，每月工资收入除去开支以后还有多余，他说：“两条道路不是摆得清清楚楚的吗？”

这样的回忆和对比，大家都更加痛切地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我们工人的死对头。要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要使自己子孙万代都能过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必须贯彻总路线，消灭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教育，不仅使我们广大的工人同志更加亲切地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也帮助了少数同志，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羡慕资产阶级享乐生活，分不清劳动和剥削的界限，几乎误入歧途。当时有少数同志不愿当工人想做老闆，有的还已置了工具，准备开个小厂；还有少数同志由于受到私营厂资本家高工资的引诱，白天在厂里做工，晚上到私营厂去做“包生活”，还有些工人嫌工资低，想跳到私营厂去。两条道路的教育，使这部份同志清醒了过来，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自觉地进行了批判，如保全车间工人施林福，解放后一直不安心在二机当工人，一心想做老闆，认为这样可以吃得好，穿西装，坐小包车。因此每天下班以后不仅连忙跑到私营厂去“包生活”，还把积下的钱私下去买了一些工具，准备开小厂。在这次总路线的教育过程中，他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斗争，晚上反复睡不着觉，想想自己过去受尽了资本家的打骂和剥削，现在怎么又忍心去剥削起自己的阶级兄弟来了呢？这不是朝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吗？他越想越难过，第二天就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并请工会证明卖掉了工具，将

所得的錢全部买了公債，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設。事后，施师傅非常感动地说：“我过去认为当资本家是发财大道，差一点由一个光荣的工人变成一个可耻的剥削者，幸亏总路綫救了我。”在这一次总路綫宣傳中，大家受到一次极深刻的教育，明确了自己前途，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因此生产上不断出現新的成績。如：装配小组二十六名工人，过去連一台細紗机也装不好，任务完不成加班加点可多拿鈔票。但学习总路綫后，大家一致說：“我们的前途不是鈔票，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就由每天不能装配一台而跃为每天装配三、四台。

同时，全厂职工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下，一个为爭取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增产节約計划的劳动竞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竞赛一开始，車間里就热火朝天，大家劲头十足。都表示要提前完成計划。但是，由于当时对劳动竞赛缺乏足够的經驗，沒有能充分发动群众从技术革命入手；而是誤以延長劳动時間或提高劳动强度作为竞赛的主要手段。尽管加班加点已被严格禁止，可是偷偷摸摸的义务劳动仍然存在。甚至有个別車間主任还亲自在車間門口“把风”，为的是防备领导检查发觉。单凭一股热情的猛干，开头是在生产上也出現过一些好的成績。時間一长后，缺勤、工傷等現象就随之越来越多，产品质量开始逐步下降，退修、报废也逐漸加多了。

这时，领导上也知道群众的这种热情是极可貴的，但更感到这种拚体力突击竞赛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应该依靠群众智慧，动脑筋、找窍门，开展技术革新。但具体怎么搞心里沒有数，正如張膺良厂长所說：“当时我們领导上虽然已經认识到必須开展技术革新，但究竟怎么办，还缺少具体办法。因此技术革新还是停留在一般的會議号召上，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依然得不到解决，拚体力的現象仍不时发生。”

正在为难的时候，装配工編車間主任应爱斌和他地“借刀剷探小组”成立了。这給领导上是一个很大启发，送来了一个技术革新和群众性运动相結合的好方法。

第四章

“潜力勘探小组”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把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运动有组织的领导起来，改变了合理化建议工作“等鱼来”的缺点，主动找上门去，针对关键问题想办法，使领导与群众紧密结合，保证了技术革新运动有领导有目的地开展起来。其次，“潜力勘探小组”本身是由有经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在“勘探”过程中，又与操作者一起进行分析研究，“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有些工人自己看不到或看不完整的问题，也就被发现出来。因此，它的活动不仅不会限制工人的积极性，反能以活的榜样打破某些保守自满思想，启发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动技术革新运动。第三，“潜力勘探小组”把老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技术核心，促使劳动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在“勘探”过程中，他们一起细心地观察，并倾听实际操作工人的意见；发现问题，又是依靠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使那些原来残缺不全的建议，也能迅速得到补充和提高。因此，通过“勘探”和研究，工人和技术人员能相互取长补短，不仅解决了关键问题，而且能够提高工人的理论知识，又丰富了技术人员的技术经验，真正达到劳动与技术相结合，因此工人反映：“有了潜力勘探小组，技术上就有了靠山。”而技术人员也普遍反映已“找到了与工人结合的途径”了。经过潜力“勘探”的结果，装配工场在五三年第四季度里得到一三一件改进生产的建议，全车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二，超额完成增产节约任务。党委决定把这一经验在全厂各个车间推广，于是技术革新花朵立即开遍全厂，到处都有“勘探队员”的足跡。“潜力勘探小组”的活动，改变了生产上的忙乱、突击挤体力的现象，使劳动竞赛走上与技术革新相结合、劳动与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在群众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生产革新者。改进生产突破定额的捷报，到处纷传，使工厂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向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他们之中有连续三个季度完不成生产任务，而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即满堂红的第三机工场。有在老谷车床上，陆继改进六种工具一年完成二年工作量的青年

团员梅鳳坤。又有一人管二部刨床，陆续改进七件工具，一年完成二年四个月工作量的劳动模范曹永康。陆阿狗小组组员应忠发和组员張明高、陆根泉等所改进几套半自动化冲模，使生产提高一倍到五倍。滬东工場白鉄工人奚金泉和工长唐根度共同改进冲模，使冲风管扶板生产量提高八倍……。

在劳动竞赛蓬勃发展的同时，从第二季度开始，厂里在生产管理上又推行作业计划，把車間、工段、小组、个人的生产更好地組織起来，以保证全厂的生产联接成一个整体，有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外，为了提高細紗机的质量，全厂推广了苏联眞达罗娃工作法，使細紗机质量达到中紡部所规定的一級品标准。

一九五四年，全厂职工在贯彻总路线，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作的努力，結出了丰硕的果实，胜利地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年生产总值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八。

* * *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大家都不会忘掉，在这一天里，我們全厂职工都行使了历史上第一次神圣的民主选举权利，亲手选举陆阿狗同志为普陀区人民代表，随后又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陆阿狗同志在选举总结大会上说出了我們心里要說的話，他說：“反动派統治的时候，我們都是受压迫的工人。由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人民翻身掌握了政权，今天我們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偉大理想，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热爱，努力当好人民代表。”普选使我們感到政治上的真正翻身，只有今天，我們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才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同时，当家作主的責任感，又使我們联想到肩負責任的重大。因此，在一九五五年的生产上，全厂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第二节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飞速地发展开来，全国98%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就使得我

第四章

們國家的政治面貌，起了根本的變化。

三大改造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廠職工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農業上的豐收，推動了工業的發展。五六年一月，局里召開了廠長會議，確定了二機細紗機的年度生產任務，由原計劃的396台增為864台，後來又要求增產50台，就是說任務比去年增加1.34倍。增產任務的決定，使全廠職工無不歡聲雷動、歡欣鼓舞。去年由於農業上的歉收而減產，弄的大家英雄無用武之地；如今一聽，任務要翻一番，驚了一年的勁，一下子就鼓出來了。

針對這種情況，黨委會一方面組織全廠職工進行農業綱要四十條的學習，使每一個人進一步看清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把全廠職工的熱情引向生產，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競賽是從參加上海市的廠際競賽開始的，在那場競賽里，我們廠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宏偉目標。黨委為了確保這一保證實現，就準備把廠內和廠外的競賽銜接起來。二月份，廠內的競賽開始了。先是車間之間，後來科室之間，再後是車間內部同工種同業務，最後連勤雜、警衛、醫務……等等，全部捲入了競賽。正個工廠，這時就成了一片轟轟烈烈的競賽火海。

正當廠內競賽安排就緒的時候，全國先進生產者運動展開了。廠黨委為了擴大競賽面，提高競賽質量，就把先進生產者運動和廠際競賽，同工種同業務競賽結合起來。先評出第一季度先進人物450名，發動群眾討論，使大家有了具體的目標，發奮勉渾勵，力爭上游。在群眾積極性高漲的情況下，全廠90%以上的人，都訂了個人保證條件，爭取做個先進生產者。競賽在這個基礎上，更加火紅了。

黨指示，在先進生產者運動中，必須改變領導作風，關心職工和了解職工，特別強調要加強以先進帶動落后的思想工作，具體、耐心多方面的幫助落后同志進步，使他們無論在政治思想上、生產技術上趕上或超過先進水平。如一金車間青工徐炳炎，過去只愛冰跳舞，生產經常完不成計劃；五四年五月因曠工受到處

分后，情緒消沉，自由散漫。今年第一季度参加向工种竞赛后，党支部书记以馬承淪从落后轉变到先进生产者的具体例子耐心启发他，因此逐漸轉变，向老师傅虚心請教，不断改进操作和工具，不断突破定額。由于生产上和思想上的显著轉变，在第一季度撤销了他的大过处分，並三个季度連續被評为优秀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又通过他的轉变例子来教育新进厂的青工。

在关心人的工作中，四月份党委又通过工会对全厂职工生活作了全面了解，帮助困难职工171人。六月份又分各系統，进行个别訪問，对132人給予长期补助。在生产上則一再加緊劳动保护措施。

党的关怀，更加鼓舞了工人同志的劳动积极性，群众情緒更为高涨，竞赛越来越激烈，先进的单位，先进的人物，一浪接着一浪，潮水般地湧現出来。

車間之間的竞赛是这样划分的：一金——三金，二金——參配，工具——保全，淬火——滬东。在这场竞赛中，各車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其中淬火工場尤为突出，接連在三个季度中，夺取了优胜紅旗。

火火工場在五六年以前，誰讲到它都得搖一搖頭。計划月月完不成，质量更差，好好的产品，送去淬淬火，回来就得报废。追究起責任来，他們又踢皮球，推来推去。弄得別人没办法，只好称他們为“关键”工場。在五六年来的竞赛中，却連中了“三元”所有的人，都不能不被它震惊。

过去淬火工場的行政领导存在着很大的問題，遇事不和群众商量，車間主任一意孤行，大大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竞赛一开始，車間职工在三大改造胜利的鼓舞下，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一致要求改变車間的落后面貌。他們說“我們要亲手，拿掉这块‘关键’車間的黑牌子”。党支持了这种要求，考虑到淬火工場领导的薄弱，于是决定将劳动模范应爱斌同志調到淬火工場做主任。应爱斌，这个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車間主任，虽然他对淬火技术並不精通，可是他懂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

第四章

應該虛心向群眾學習，群眾路線是我黨堅定不移的路線。他一到車間，就虛心征求群眾意見，改進行政工作，並率領大家投入爭奪紅旗的競賽中去，支持和鼓舞了工人的勞動熱情。

一月份，車間里首先抓指標。天天開調度會，突擊重點，並且把每天計劃完成情況，用紅綠牌子告訴大家。大家樹立了集體榮譽感，都不愿綠牌子出現（即完不成計劃）。於是相互協作，圖政關鍵。各班之間，互相觀摩學習，中班工人看早班工人操作，夜班工人再向中班工人學習。結果犁片淬火量直線上升，由每爐260斤提高到290—350片，直到448片的新記錄。經過一月苦戰，終於第一次完成了計劃。同時質量也大大提高，合格率達到99.97%。這是從未有過的水平。這一下，工人熱情更高了。車間黨支部及時召開群眾大會，總結成績，訂出目標，二、三月份的計劃，就在這個基礎上順利地完成了。車間獲得了第一季度競賽的紅旗。

第二、第三季度，淬火工場又遇到了兩大困難：一是材料不足，一是潮水進犯。但是在發揮了高度積極性的工人面前，這些困難又算得了什麼。材料不足，工人們開動腦筋用代用品，例如用黃血鹽代替氰化鈉，解決了氰化鈉缺貨的困難。潮水進犯，大家就全力以赴，晝夜奮戰，與潮水鬥爭。幾個月下來，淬火工場的工人們，終於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任務，保住了紅旗。

競賽就是這樣使一個落后工場，變成了紅旗車間。

競賽也在科室里開了花。

科室，今年困難最多的要算供銷科，生產任務翻了一番，市場上材料却買不到，各車間經常派人到科里坐攤，科里的人忙得團團轉，還是應付不了。

競賽一開始，科里就成立以黨支部為核心的，行政、工會參加的中心組來領導競賽。首先調整組織，改進企業管理。把全體計劃採購、提貨、收貨、保管等工作人員，分成了三條線，分別負責大五金、小五金和外包件的供應。這就使採購人員了解庫存情況，保管員知道到貨日期，初步保證了供應。

但是，沒有總歸沒有，有許多貨物市場上買不到，倉庫里也找

不到。怎么办呢？特别是钢铁，生产上的需要刻不容缓，市场上却偏偏供应紧张，用什么办法弄到手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供销科的工作人员在中心组领导下，为了度过材料关，真是绞尽了脑汁，挖空了心思，经过多方摸索，他们终于搞出一套办法。那就是：一挖、二借、三催、四换。“挖”，就是挖掘潜力利用残余材料；“借”，就是向别的厂借；“催”，就是组织催货队，催钢铁厂如期交货；“换”，就是以有易无。凭着这套办法，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供应任务，确保了生产上的跃进。以后，来供销科催货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五六年第一、二季度，供销科都被评为竞赛优胜科室。

竞赛越来越深入，车间内部的工种竞赛也达到了最高潮。五月三日，三金车间的三纱女工叶馥仙突破定额154%，得到了红旗；第二天，张金根突破定额170%，夺去了红旗，第三天叶馥仙又以170.2%抢回了红旗。不久，邱国华又以200%把红旗拿走。这样，个人与个人，小组与小组，工段与工段，不断的突破定额，定额也就不断的提高，产量大大增加了。全车间的竞赛，真是：年青赛罗成，老将赛黄忠；先进帮落后，仗仗打成功。

产量增加以后，竞赛接着向纵深发展。由三金开头，全厂又掀起了一个优良品质竞赛运动。每个生产工人，都有一个质量卡。检验员每天在上面划记号，全是优良的就可得到红旗。与此同时，厂级也增加了巡回检查，进行技术改进，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合格率。

大规模的竞赛运动，掀起了生产的热潮，但也出了一些偏差。个别工人由于在竞赛中滋长了个人锦标主义，只管自己，不顾别人，交接班关系搞不好，工具各插一套。为了克服这种现象继续发生，党委指示工会，根据上海电机厂的经验，发动工人签订兄弟合同。

兄弟合同，是从三金劳模李金奎开始的。

三金有个有名的“老油条”，名字叫做陆明高，他来厂还不

第四章

到三年，就几乎遊遍了全厂所有的車間。調來調去，什么地方也放不下，大家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生产吊而郎当，计划根本完不成。这次厂里提前兄弟合同，李金奎根据党支部的决定，主动找上了他。他初是一惊，接着就破口大骂，說李不该吃他的“豆腐”。李金奎为了帮助他，不讲一句二话，一次又一次地耐心和他协商，最后总算打动了他的心，答应签订合同。

合同一签订，李金奎就在技术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对他进行帮助。把自己的二件合理化建議与陆商量，推广到推車上去，並利用星期日到陆明高家里去訪問，发现他小孩生病，经济发生困难，就立即报告工会，予以补助。陆明高在党的耐心帮助下，各方面都积极起来。四、五月份車間評比，陆明高評上优秀生产者。由于技术上的提高，下半年还升了一级。自此，大家傳开了这件事，都說：“兄弟合同”使两人成了一对亲兄弟。”于是兄弟合同也就普遍訂开了。

兄弟合同使全厂工人团结得更加牢固。大家抱着一条心，为了提高生产，建設祖国，昼夜苦战。这样，全厂产量和质量指标，就直綫飞速上升。

在劳动竞赛中，工人发挥了无穷的睿智，今年共提出合理化建議2175件，其中經审查採用的有1093件，为国家省約了近三十四万元，超額完成了国家計劃。

一年內，共生产了細紗机872台，完成計劃100.35%；上繳了利潤202万8千元，完成計劃104.11%。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总产值方面，提前一年另二十二天完成了五年計劃。其他方面，如产量、成本降价、劳动生产率等等也都分别提前一年多完成了五年計劃。全厂职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前实现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生产保証。

第三节 巨大的数字，辉煌的成就

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二机全体职工在党的过低而斯忌路綫的鼓舞之下，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英勇劳动，勤儉建設，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技术落后，設備陳旧，原材料不足的重重困难，

使得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产品质量逐步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二机全体职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感，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无比优越性。

五年来，二机共为国家制造了三，三一八台细纱机，计一三三万枚纱锭（不包括配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伟大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棉纺织业共新增了二〇一万枚纱锭（计划为一八九万锭），而二机所生产的数目，就几乎占到百分之六十六。这对于我国棉纺织工业的独立发展，高速增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国纺织机械工业史上，将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

大家都知道，我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出现，是始于1820年开办的上海布局，到全国解放为止，共经历了六十年的艰难历程，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压迫，发展缓慢，总共不过积累了近五〇〇万枚纱锭。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1914—1920），是我国棉纺织业的所谓“黄金时代”，纱锭数目的增加，也不过是三〇万枚。而在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就增加了二〇一万枚纱锭，相当旧中国六十年来的百分之四十，这样的发展速度难道不是空前的吗？

不仅如此，旧中国的棉纺织工业，由于遭受帝国主义长期操纵和侵略的结果，还具有浓厚的殖民地性。它表现在：原有的五〇〇万枚纱锭中，根本没有一枚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机器设备完全要靠外国进口。经过解放后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纺织机械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起，就根本不需要从外国进口一枚锭子。二机当它由一个修配厂转变为制造厂以后，在新建的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投入生产以前，一直独立担负着为祖国纺织工业输送大批细纱机的光荣任务。由于纺织机械工业的独立发展，我国就有条件在西北和内地等原料产地建设新的棉纺织厂。这从二机产品所供应的地区来看，就可清楚地见到这种变化。五年中，二机的产品供应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四十多个新建和扩

第四章

建的紡織廠，而極大部分是在內地的河南、河北、陝西等省，還遠至西北的烏魯木齊，東北的牡丹江（附圖），使紡織工業遍地開花。初步改變了紡織工業布局上不合理的現象。



二機在五年內不僅為新建、擴建廠製造了全套的細紗機，同時還為許多老牌紡織廠製造了大批的主要配件，計五八萬套錠子，一一八萬只鋼，十四萬節羅拉。使他們的設備零件不斷得到補充和更新，發揮更大效率；同時還以新的技術成就，將上海仁德等紗廠的舊式細紗機改裝成超大牽伸，牽伸倍數從原來的二、三〇倍擴大到六十二倍，提高了細紗支數，在大躍進中出現了大批優級紗。

從二機的發展過程中，和它對紡織工業所起的作用中，使我們能夠更清楚看到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的正確性。沒有重工業，就沒有輕工業的發展，我國經濟也就不能獨立。

由於國家重視和關懷，隨着生產的發展，我們二機在這五年中，

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职工人数由五二年的1960人增加到五七年的2662人；厂房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四十七；年产总值也由五二年的1359万元提高到五七年的2568万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生产日益增长的同时，细纱机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技术设计水平更趋完善，从不会到会，从仿造到独立制造，由学习日本、逐步改进，走上了创造性地独立设计道路，攀登上世界纺织机械工业的科学高峰。大致在一九五三年以前，由于初制，自己还不能设计，几乎完全模仿日本式样制造，丝毫也不管改动。五三年，只是在机身上增加一种吸棉装置附件，但是仅这一项改进就给纺纱工人带来莫大好处，吸棉装置自动地吸除了车上的飞花，减轻了操车的劳动强度，保障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深受纺织工人的欢迎。有一次，二机部分工人到国棉十二厂去访问的时候，纺织工人对他们说：“你们造的机器比帝国主义国家的好。他们只晓得赚钱发财，根本不考虑工人健康，飞花朝眼睛、鼻孔里直钻。你们替我们装上了吸棉装置后车间里清清爽爽，生活好做得多了。”受到阶级兄弟的赞扬。这对二机的工人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鼓舞，表现了工人弟兄之间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五四年起，由于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逐步地积累了经验，就开始对机身作局部的改进。如把罗拉改成罗丝接头，把老式的三社式锭子改成滚珠轴承式，使转速由每分钟11000转提高为23000转，在机身上装上三班制公尺记录表，能够随时自动告诉人们棉纱产量，对工人交班时统计工作带来方便。五六年，还把加压重锤由大改小，每台可以节约生铁1600公斤。七月份，比较大的跃进是把原来细纱机的牵伸加大到42倍，可以由“头道”粗纱直接纺成细纱，省去“二道”粗纱工序，使棉纺织厂可节省大量投资、设备、人力。同时原来的细纱机只能纺20支纱（仅能织工农蓝布，龙头细布等低档布），改进后的细纱机可纺42支纱（能织府绸等高档布）。这不啻是二机开始制造以来的

第四章

一項重大跃进，但这段时期仿造仍然还是基本的。

一九五六年，紡織工业部根据历年来的制造經驗，向技术設計人員提出了新的設計方向：“机身減輕，牽伸加大”，全国有不少单位在摸索着設計超大牽伸的新式样，但由于分散进行，各靠一套，各有創造，但效果並不显著。冬天，苏联专家霍道謝維奇同志来到了上海，看到了这种情形，建議把設計技术人員的力量組織起来，各取所长，共同來設計一种新的式样。于是在中央紡織工业部的領導之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立了有二机、国棉十一厂、山西經緯紡織机械厂、紡織机械局設計公司等单位工程师所参加的設計工作组。一九五七年經過共同努力，一种完全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設計制造的超大牽伸細紗机誕生了。它標誌着我国紡織机械的設計工作开始打破了資本主义的旧框之，結束了仿造的历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这项設計是綜合了許多工程师的研究成果，于是部里替它取名为“綜合式超大牽伸”。

綜合式超大牽伸細紗机試造成功，它是二机，也是我国紡織工业上一項現代化技术的新成就。它的牽伸倍数提高到一〇〇倍而且勻度好，产量高，能紡21, 32, 40, 42, 61, 80, 100支紗，並且都可达到一等一級紗的标准。可以直接由棉条紡成細紗，完全省去了前紡部門的粗紗过程。如果一座拥有十万紗锭的工厂，採用这种机器，即可省去三五台粗紗机，節約210吨鋼材和1730平方公尺的厂房面积。这对于我国棉紡工业的发展，将产生无可估量的經濟效果。

为了鉴定它的性能，同年在上海十一紡、十二紡、七紡与国营二棉等厂，同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瑞士等資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产品作了一次比較，从21支紗到100支紗，在紗的質量方面完全超过了它們。附表如下：

品 质 指 标			
支 数	资本主义国家	综合式超大牵伸	试验单位
2 1支	2044	2106	十一纺
	2160-2200	2270-2280	十二纺
3 2支	2008	2116	十一纺
4 2支	1852	1943	十一纺
	1913	1970	七 纺
6 1支	1930	2038	十一纺
8 0支	2373	2532	十一纺
	2409	2727	十一纺二纺
100支	2261	2459	十一纺二纱

不仅物美，而且价廉，由于全厂职工不断降低成本的结果，价格也就逐渐便宜，58年每台细纱机要二万元人民币，现在只要一万元就可买到，降低成本一半。比日本便宜三倍，比英国便宜二·八倍，使我国纺织工业的投资大为节省。

二机，它作为一个国营企业，又是一个老厂，对国家还担负着培养技术人材，积累建设资金，以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光荣任务。五年来，由于老年工人的辛勤教育，青年工人的勤学苦练，共培养了750名干部和熟练工人。在工人中，提拔了80名工程技术人员。不仅保证了生产上的需要，而且抽调了500多名高级技工干部支援国家的重点建设单位。例如支援新建的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等等。

五年来，二机共向国家上缴了2570.6万元利润。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使国家再建二座象二机那样规模的工厂。

随着生产发展，职工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举办托儿所、疗养院、眼镜室，职工宿舍总面积扩大八倍多。企业在福利事业费用方面支出达到80万元。车间内部的劳动保护设施也更趋完善。举办成人补习班和业余学校，入学人数增加五倍。这一切都更使职工在物质利益上认识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生产热情不断提高。

第四章

随着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全厂职工的政治觉悟也在不断提高。五年内，有288名职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74名先进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党团员的人数在全体职工中占到百分之。由于几年内建立了这样一支有觉悟、有技术的生产大军，保证了我们在生产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无穷源泉。

美帝国主义企图在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宣布对我国实行所谓封锁、禁运政策，细纱机也列入了他们所谓“战略物资”禁运之列。他们梦想着一旦离开了帝国主义，新中国非向他们屈服不可。事实正和帝国主义的卑劣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封锁政策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中国人民要求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中国人民面前破产。许多被宣布“禁运”的商品，逐件的却成了新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细纱机就是其中之一，对帝国主义封锁政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从五三年起，二机的细纱机几乎年年都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展览会的展出，在世界人民面前介绍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就。当二机的细纱机先后在莫斯科、莱比锡、大马士革、阿富汗、印度等地展出时，获得国际友人的赞扬和好评。经过几次的展出，一九五六年起，埃及朋友就首先向我国订购细纱机了。埃及司巴海纺织厂的总经理司巴海先生，在这一年两次访问二机，实地参观了制造过程，但还存在些疑虑，起先只是订货25,000锭。安装以后，特地和他们原有的德国制细纱机作了一次有趣比较。结果，我们细纱机的产量每小时是360公斤，德国的是198公斤。这一下，我们的埃及朋友满意了，连忙打电报又要求增加订购9,000锭。这一年，二机的产品向埃及输出了34,000锭。

同年，二机的细纱机还向缅甸输出20,000锭，这也是一场和美、日帝国主义着尖锐斗争的过程。1956年缅甸吴努总理来北京访问，在北京国棉二厂看到我国自制的细纱机，感到极大兴趣，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工程师到上海来访问二机。回国后，建议

第四章

向我国訂貨。消息被日本資本家得知后，就竭力从中破坏，一再向緬甸朋友兜攬生意，終因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他們的失敗。他們出售細紗机的条件很苛刻，除了用美元购买外，其它都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对緬甸來說是很不利的，因为緬甸的經濟比較落后，美元很缺乏，有的只不过是一些农副产品，如果将这些产品运到国外去調換美元，勢必又要遭受帝国主义一层剝削。中国人民深深同情緬甸朋友的这种苦衷，从真正援助非国家經濟独立的愿望出发，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則，我們接受了緬甸的剩餘大米。緬甸朋友經過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总于向我国訂购20,800錠，並由我国帮助設計安裝。

机器到了緬甸，立刻又展开了另一場斗争。美帝国主义的見新中国的机器将来到緬甸，不由大起忌憐，假惺惺地以“援助”为名，也向緬甸輸出了二万錠細紗机，就在这二个相距很近的工厂，展开了两个社会制度的产品竞赛。美帝国主义者硬想在竞赛中压倒咱們新中国，因此，装璜特別讲究，上下涂满了克罗米，賊亮耀眼。在两厂同时開車那天，几乎轰动了一个緬甸，不少美国、日本、英国工程师也特地赶到緬甸观。有些好心的緬甸朋友还替我們捏了一把汗，唯恐我們会在這場竞赛中輸掉。可是事实作了完全相反的結論。比赛結果，無論在产量或质量上，咱們新中国造的細紗机都超过了美国貨。原因何在？帝国主义的剝削本质决定了他們的必然失敗。有点普通常識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和緬甸二个国家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是不同的。因此棉花的纖維长度也是不同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向緬甸輸出紡織机械的同时，还希望別的国家在原料上也依賴他們。因此他們的細紗机是完全按照美棉纖維长度設計，不能适应緬甸棉花性能，開車后断头很高。其次，美国資本家为了壟断細紗机另件供应，輸往緬甸的机器不备另件，万一机器出了毛病，还非得向美国这家公司购买另件。而我国細紗机的設計却正好和美国相反，我們完全按照緬甸的气候和棉花纖維条件进行設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十分台拍。同时我們还給緬甸送去了大批另件，一有損坏，立即就可調換。

第四章

使生产能够不间断地进行。比赛的结果，不仅使缅甸朋友感到非常满意，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工程师也在私下承认“中国的好”。

我国细纱机在缅甸的胜利，进一步向亚非国家人民表明：究竟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一切被迫迫国家人民真诚无私的援助和无限的同情。

除了向埃及、缅甸、印度、柬埔寨输出以外，二机职工还为兄弟的越南、朝鲜、保加利亚人民制造大批细纱机，支援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朝、越、保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五八年金日成元帅率领的朝鲜人民纺纱代表团到上海的时候，特地向我厂赠送了一面锦旗。这对我厂职工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大家都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友谊。

回顾我们二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体职工都深深感到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辉煌成果。因此，当五七年下半年，厂里的右派分子、坏分子抱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和社会上的一切右派分子相呼应，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起来站在党的一边，为捍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英勇地向一切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

第五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进年

第一节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捍卫者

一九五七年，我們偉大的祖国滿載着榮譽和成就，迈进了解放后第八个年度。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使我国已从一个落后、瘫痪、破旧的工业烂摊子上，建立了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并且日益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这经历着剧烈变革的偉大时代里，我国的經濟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确立，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在工农业战线上出现了跃进再跃进的局面。为了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澤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尽快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与此同时，党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以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党的决定公布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莫不欢欣鼓舞，深深体会到党的偉大与英明。他们本着爱护党，增强自己本阶级先锋队的目的，对解放后在党所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对当前党内所存在的某些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整风就在这种“与人为善”，“和风细雨”的融洽气氛中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但是，一小撮不甘心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最后死亡，幻想复辟的右派份子，却假借帮助党整风之名，趁机兴风作浪，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晴朗的天空，突然翻起一片乌云，牛鬼蛇神全部出籠了。他们高叫“党委退出学校”，“取消公方代表”，他们污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他们公开地要“为反革命份子

第五章

平反”，杀气腾腾的葛佩琦竟然大胆赤膊上阵，嘶声力竭地叫喊看“杀共产党人”……他们否定七年的伟大成绩，攻击党的一切政策法规，打击、恐吓积极分子。他们看到杜勒斯在拍手叫好，蒋介石在台湾为他们打气鼓掌时，气焰更加高涨，似乎人民的中國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的脑袋已经膨胀到“热昏”的程度。

右派份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引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全国人民纷纷集会，一致声讨右派份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

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更是口诛笔伐，痛斥右派份子的无耻谰言。我厂工人在上海市工联召开的座谈会上，以切身经历说明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们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参加过1926年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舒生城说：“我们工人都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一切自由幸福，葛佩琦的话是造谣！是污蔑！是别有用心！”大家一致责问葛佩琦说：“你讲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讲这些话？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杀共产党的是些什么人，除了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地主阶级，还有谁？”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赞扬了工人阶级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社论指出：“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发表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是的，工人阶级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右派份子的战斗，不仅是口诛笔伐，而且在生产上一跃再跃，以新成绩来回击右派份子的进攻。我厂职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超额完成了八月份的生产计划。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捍卫者。

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击下全被崩溃了。

反右斗争在全国取得决定胜利后，我厂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全厂职工都以主人翁姿态投入运动。他们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满腔热情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而在整风运动中被群众所创造的大字报形式，更成了当时反对三风五气的有力武器。这种简单、方便、尖锐、有力的武器，很快就在运动中发挥出威力。他们在提意见，大鸣大放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自己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写道：

民主形式大字报， 整风当中新创造。

尽情倾吐心中言， 足见人民地位高。

无数张大字报针对着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针对着某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提出意见一万多条。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缺点，改进工作，将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向前推进。因此，党委在大鸣大放后，根据群众意见，进行大整大改。

在党委领导下，全体干部不分昼夜，研究群众意见，迅速进行整改。尤其党委领导同志，更是深入群众，虚心听取意见，认真克服改正。党委副书记张永才同志亲至计划科，对提意见同志致以感谢。表示今后一定要与职工打成一片，领导好生产。广大群众通过整改进一步体会到党的伟大与正确，他们说，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可能进行这样伟大的整风运动。他们当中，尤其是饱经旧社会风霜的老年工人，更是感动万分。在一次厂长自我检查会议上，老工人丁祥云感慨地说：“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年，做了25年工。过去我们看到厂长，不要说能批评，就是说一句平常话也不敢。只有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使我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

在整改的同时，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将部分干部下放车间参加生产，另调部份干部至农村锻炼。同时

第五章

党委书记、厂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全都深入车间，参加体力劳动。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较之过去就更为融洽，上下之间更加亲密。全厂出现了一个空前团结的生动活泼局面。翻着整改前后群众给党委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字报吧！

一、党委工作整改前后

向党委提意见

党委委员有数人，平时深居少下楼，
令人怀念李国富，全厂每天绕几周，
党委理应管生产，俗称外行不应该，
钻研业务要抓紧，锲而不舍金石开，
今朝意见提出来，深责深责苛求又何妨，
十五年中整两次，此誓定比那番强。

(计划科)

车间里来了党委书记

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贴满了党委的门窗。
深夜了，党委的灯火通明，这里汇集了二千六百职工
的愿望。

来了，来了，车间里来了党委书记。
改了，改了，再也嗅不到一点官腔官气……
脱下干部服，换上工作衣，站在车床旁边当徒弟。
从小姑娘到老师傅，都爱和书记说笑聊天，
把私生活和生产上的关键，说了一遍又一遍。
那白发斑斑的张师傅，感动得眼角也眨着浪花，
久久地吐出一句：

“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能走又能飞。”

大红喜报一张接一张，统统送进党委办公室。
赶英国不需十五年

1961年就要把老牌帝国扔在后面。

(一金车间方鸿明)

三 陈厂长整改前后

“好厂长”

技术厂长陈文禧，	整风之前多官气，
搭仔群众少联系，	别人见了怕来西，
看他来了离开些。	
整风以来陈厂长，	一扫官气改了样，
态度和善又亲近，	真正是我呢好厂长。

三 支部工作整改前后

支书登高楼

支部书记坐高楼，	看看文件和书报，
了解情况听汇报，	碰到群众不照应；
工人有了知心话，	不敢向他把心交，
党群关系搞不好，	这种官气不得了。

(鑄鍛車間張修禮)

下来了

通过整风真正好，	支部书记向下跑，
放下架子向人笑，	工人家里也常跑，
谈谈知心话，	朋友也交了，
别看他排骨力气小，	体力劳动话括叫。

(鑄鍛車間)

四 生活福利方面整改

食堂整改快

食堂工作已改善，	服务态度有好转，
相骂现象已杜绝，	购买饭菜不困难，
小菜点心多样化，	大众异口齐称赞。

送药下车间

过去生了病，	实在伤脑筋，
首先要挂号，	不然可不行，
排着长蛇阵，	等等也焦心。
目前保健站，	工作方法灵，

第五章

医师下車間，

主动来診病，

节约工时多，

配合大跃进。

(三金)

×

×

×

本厂整风运动經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整大改、双反运动直到五八年五月的宣傳和貫徹党的总路綫，人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政治掛帅深入人心，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生产呈現出一片跃进景象。

在整风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础上，人民内部团结得更紧密了，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和政治上坏份子，工人阶级再不允許他們繼續为非作歹了。从五八年八月份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各車間各科室組成了反右反坏大軍，高唱着自己写的战歌：

右派份子你睁开眼， 阴谋梦想你早破产，
彻底坦白快交代， 妄想过关难上难，
共产党领导人人爱， 人民江山誰敢翻，
誰敢白日作梦来破坏， 头破血流准完蛋！

反右反坏大軍以雷霆万鈞之势与右派及坏份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大字报象海洋一样包围右派和坏份子，象一顆顆炮彈射向敌人，揭露敌人的阴谋和醜恶，表示我們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誠。

老工人韓林宝用切身体会严厉地駁斥右派陆鏡清的謬論：“听到陆鏡清讲党委、工会、行政是解放后的三座大山，我非常憤怒，坚决反对这种說法。解放前，我十一岁开始学生意，过着牛馬般的生活，早晨六时起一直做到深夜十二时半才能睡，更談不上星期天休息，因此我的身体被折磨得很差，患了严重的肺病，路也走不动，經常吐血，那时无人来管我。解放后經长期的医疗，党和国家化了无数的錢，才使我恢复健康，沒有共产党，我的骨头早已烂掉了。党委、工会、行政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們，这不是什么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而是我們工人阶级的靠山！”

受过旧社会千辛万苦的彭重根师傅說：“我从小学剃头，全

家就依靠一副剃头摊子为生，因没吃没穿，父亲只得送掉了十岁和八岁的二个妹妹。以后，因为我眼睛不好，无法做下去，只好去拉黄包，受尽了欺侮，后来又去做码头工人，所受的痛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幸亏解放了，才算翻了身，不再愁吃愁穿，吃上馍没下咽了，这都是党带来的。陆晓清，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你要推翻党的领导，我要和你斗争到底！”

工人阶级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右派要推翻党的领导就是“要我们重新过悲惨的生活。”

在二金車間，斗争会在激烈地进行……。

老工人楊惠泉神情激昂地指着右派份子王政川問道：“你說日本人好，現在不好，日本人好，好在什么地方？只有汉奸走狗才会讲日本人好！我就受过日本人的痛打，我的外姪就是在冰上給日本人推在河里活活淹死的！”楊惠泉同志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大的心，激起了对王政川的无比愤怒，几十只手同时举起来要求发言，要求控訴！发言一个紧接着一个，愤怒地痛斥这个人民的败类。在正义的控訴下，王政川不得不低下头来：“我是有罪的。”

在同一个战线的另一个战场，三金車間的工人揭开了暗藏在生产工人当中的三个政治上坏份子，现在正在斗争其中的一个：

坏份子沈宝康装着一副哭臉，“鳴放”时的那股威风不知到那里去了，人象一个洩了汽的皮球，装模作样地在檢查：“……我到厂里后专门把长洋元藏起来（註：此种生活好做，錢拿得多）……把做坏的东西放在鉄屑中……同时在团结上也有問題……我有白旗思想。”他企图以一般的思想問題来混淆政治問題。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决不允許他滑过去，一个老工人直截了当地問他：“你不老实，自己一貫的反动言論为什么不檢查？你會說过我們国家的总路綫是造币厂桥到甘泉新都，总任务是每天三頓飯，这是什么意思？”青年工人陳永兴接着提出了一个問題：“你說我們党好象太平天国一样，这是什么人讲的話？”坏份子沈宝康經这么一問，可噁住了，結結巴巴地回答不出来。一个中年工人站

第五章

了起来：“我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写了一首诗，歌颂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其中有这样一句：「苏联科学最领先。」沈看了之后，气鼓鼓地跑过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苏联科学最领先？美国的卫星比苏联的高。」你这是什么意思？”忻林忠同志的揭发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他曾做过跑街，尝过美国人的甜头，因此什么都是美国好！”

经过大量的揭发，沈宝康不仅一贯破坏生产，而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份子。在各路反右反坏大军的痛击之下，右派及坏份子纷纷溃退投降，全厂共揭发出右派六人，政治上的坏份子四人。

国营二机的整风运动，从五七年九月开始，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反反、反右反坏，总结等阶段，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于五八年底胜利结束。

整风给工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唱着：

整风一年成绩好，	工人思想觉悟高，
生产干劲冲云霄，	劳动热情如火烧。
开动脑筋找窍门，	技术革新真不少，
生产跃进再跃进，	产量质量双提高。

第二节 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红旗

一九五八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势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大跃进高潮的形成。大跃进的事实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建立，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国生产力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发展起来的。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代表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殷切愿望。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特色，就在于将马克思列宁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善于将党的集中领导与六亿人民的革命热情、主动精神相结合。总路

綫就是六亿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意志的集中表现、它是党在1953年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繼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提出有着偉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即将置办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标志着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党的总路綫公布后，立即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並且很快汇集成一股物质力量，在思想战綫、政治战綫上、經濟战綫上、文教战綫上发挥出无比威力。举国上下响起了一片大跃进的歌声，馬克思“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預言，在我們这个时代来到了。

我厂广大职工在总路綫光辉照耀下，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制造更多的紡織机械来满足六亿人民不断增长的依靠需要。他們在党的号召下，把全年的指标一跃再跃，一高再高。最后由原来的年产十五万錠猛为六十万錠，並要力爭七十万錠，生产任务整整提高了四倍。

在大跃进中，广大职工群众高度的发挥建設社会主义的热忱。他們把黑夜当白天，把电灯当太阳，把工具当刀枪，把車間当战場。无论干部、技术人員和工人，大家拧成一股繩，和生产共命运同呼吸。人人政治掛帅，个个斗志昂扬，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发扬，做到你追我赶，你学我帮，形成了万拳齐放全面跃进的新的竞赛局面。

我厂急先鋒小組——应忠发小組，首先以普陀区紅旗厂誠手鉄工厂为对象，在全組掀起了学誠手、赶誠手运动。而在小組内部則展开了班与班、道与道、以及小小組之間的竞赛。厂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了这一竞赛。于是形成了一个全厂性的空前規模“比”“学”、“赶”的热潮。色組提出要猛赶厂紅旗获得者陳勇小組，接着罗拉、新錠胆組又提出一定要超过鋼領小組，中班赶早班，晚班胜中班……全厂职工为实现六十万錠的宏伟目标，昼夜不停地奋战着。他們高舉着党的总路綫，感謝党給了他們战胜困难的力量。听吧！

第五章

东方旭日平地起，	总路线光芒照大地。
車工学了总路线，	車头飞轉追火箭；
鉗工学了总路线，	榔头凿子劲头提；
鉗工学了总路线，	拖板来回如闪电；
銑工学了总路线，	十台銑床一人兼；
鍛工学了总路线，	欽錘敲得震天地；
鑄工学了总路线，	鉄水鑄件亿万計。

生产任务跃进了，必須进行技术革命，才能保證多、快、好、省地超額完成任务。党委号召“人人动手动脑，道道工序鬧革新”。全厂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敢想敢作的大无畏精神，大搞技术革命。领导干部通过整风运动，也改变了作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技术人员和工人心連心，大家讲形势，交任务，摊困难，攻关键，找办法，开辟了一条大鬧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道路。这样一来，一个生动活潑的局面出现了，許多平时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許多平时做得慢的事情做快了。工人同志把一批一批卫星喜报送到党委会来。一金車間大件組双胞胎龙门鉋床試制成功，产量提高一倍；五子登科鉋床于昨天完成，产量提高四倍；应思发小組制成土鉋床一台；三金青年突击队苦战十六昼夜，制成銑腿培林；凌順根老师傅干劲加钻劲，将手操作的卡板钻孔改为冲床钻孔，产量一飞提高305倍……先进的事迹，先进的人物，一浪接一浪象潮水般湧現出来。每一張喜报，每一條消息，包含着工人阶级多少智慧和毅力的結晶啊！而每一項成就，又是要付出多么辛勤的劳动和思想斗争，請看千百个制造革新事例中的一支小插曲吧！

在装配組有个張振亭同志，他很早就建議把銑帶磁开張輪加压装置改为彈簧式加压装置。这样可以省去重錘等六个另件。但是，技术科某些同志却认为在外国文献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彈簧重錘，因此我們也不准試驗。总路线学习后，張师傅认为技术革新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再次提出了建議。在党的支持下，厂里決定試制，而技术科仍不同意，理由

第五章

是彈簧振力不能永远保持不变，变了以后会影响锭子轉速。試驗的結果，事实有力地駁倒了洋教条，証明彈簧振力是可以調节控制的。給国营第二紡織厂使用后，工人同志大加称賞。最后用仪器实地測量后：迷信洋教条的人們彻底服輸了，这一措施实现后，全年以六十万錠計，共可節約生鉄422吨，元鋼85吨。洋人做过的事，我們定能做到；洋人沒有做的事，我們同样要做到。

技术革新不仅使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並且使我厂产品在質量上迅速赶上世界第一流水平。为了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紡織机，我厂就在这跃进的时刻里，試制成功我国第一台A563超大牽伸細紗机。原来在棉紡机方面，近二三十年来，老牌資本主义英国落后了，王冠社給了日本名牌DMS。虽称名牌，但也不一定高明到那里。且价格昂貴，结构复杂，罗拉共有五对，每只锭子还需装一只棉条筒，操作很不方便。我厂职工在总路綫的鼓舞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揚，决定試制一部超大牽伸細紗机来与日本DMS一較高低。原来計劃一个月設計，一个月加工，二个月完成后向五八年国庆献礼。但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声中，工程师史伯佑等打破旧的設計常规，仅以六天時間就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工人同志更是干劲十足，很快完成了A563超大牽伸細紗机牽伸倍数达到450倍，打破世界紡織工业史上的最高記錄。並且机件结构简单，只要四对罗拉，可省去粗紗这道工序，而紡出的紗却是一等一級。这样，我們二机的細紗机在某些方面已經压倒了日本王牌“OMS”，A563超大牽伸細紗机登上了世界先进高峰峰列。

在总路綫光輝照耀下，人們的思想面貌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更密切了。每个人都把別人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把集体的事情看做自己的責任。先进思想带动着一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黑板报上刊出一篇稿件，吸引着无数过往的人們。原来这是装配車間陆泉清师傅要求取消計件制的文章。上面写着：

第五章：

計件工資坏多好少，	建設領導赶快改掉。
过去实行計件制，	刺激生产有点好；
目前存在計件制，	坏处多来好处少。
坏处到底有多少，	且听我来表一表：
一直接工与簡直工，	相互关系搞不好，
計件工人加紧干，	輔助工人慢吞吞。
二計件只求产量多，	不顾质量好不好，
檢驗人員說不灵，	影响团結常爭吵。
三恐怕定額修改高，	等待半年再来超，
甘居中游不动腦，	阻碍生产望前跑。
四工資等級虽然低，	收入每年也不少，
学习技术都忘掉，	升級二字无紧要。
赶快解放生产力，	共产主义早来到。

这篇稿子说出了咱们工人的心得。难道咱们为社会主义早日实现而把生产力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却要国家計件給錢，並付加班費嗎？绝对不要！因此当这篇稿子刊出后，立即燃起燎原之火，九月廿一日、廿二、廿三几天全厂鑼鼓之声早晚不絕，鮮紅的保証书一張又一張地貼滿了党委办公室。工人同志們响亮地提出“要政治掛帅，不要鈔票掛帅”的口号。新鑼組同志更进一步揭露計件工資的十大罪狀，是“定額保守，忽視質量，工具机床損耗大，影响团結，助长个人主义，投机取巧，不愿集体利益，技术搞不高，自由散漫”。他們保証在取消計件制后，产量从原来的2,500根提高到2600—2900根，並且要消灭退修品。磨刀組的同志則要求取消他們的不合理獎金制度，並保証今后“要把刀磨得快，磨得好，配合生产小組跃进再跃进”。党委和行政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认为在当前跃进形势下，計件工資已不再适合于生产事业发展的需要，相反对生产起了阻碍作用。因此宣布从国庆节起取消計件工資和不合理的獎金制度。

計件制度取消后，許多工人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但生产却是日日上升。一金車間許多同志讲：“过去总想尽自己力量多做

这生活，但总怕别人讲我是为了钞票，以致不敢使出十分劲来。现在可以挺起腰板大干特干了。”果然，很多人的产量超过九月下旬的20%。大装配组过去铸钢锻板每天只做二台半，现在每天却做到三台三。三金車間郭教泉在計件制时，认为生活做多做少是自己的事，平时工作不抓紧，如今取消計件制后，责任心大大加强。脱下的生产任务，急得连觉也睡不着，三点钟就来上班了。

为了生产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自愿取消計件工资制度，这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行动，正是我厂广大职工在总路线教育下，以主人翁姿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他们说：“政治觉悟节节高，計时要比計件好，产量高来质量好，红旗永远迎风飘。”

第三节 机床林立颂跃进，钢花飞舞庆丰收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党的一套“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方针鼓舞下，六亿多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热情奔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去，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群众运动。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宏伟目标，全中国，全上海都展开了群众性的炼钢热潮。只见：

无数高炉平地起，	火光闪闪蔽太空。
吓得玉带离宝座，	只见中国一片红。
仰望钢花四处飞，	俯看遍地游铁龙。
钢水凝成幸福城，	气死英国约翰牛。

在大炼钢铁战斗中，二机王人大群云集，斗志昂扬，阵势雄伟，气贯豪壮，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九月七日的厂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厂为了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召：“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战。”並經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我厂今年自造鞍钢，计划产钢2500吨。本厂党委业已作出决定要在国庆节开炉，

在草莽丛生的江湾旷野中，矗立起一座高高的冲天炉。工地

第五章

上人声鼎沸，达达的马达声，啾啾的电钻声，以及各种金属敲击声汇成了一片劳动乐曲。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冲天，不管雨水瀑布般倾泻，不管泥地泞滑如油，扛的扛，挑的挑，搬的搬，撬的撬，劳动分工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使滚滚的钢水提前奔腾。

冲天炉砌耐火砖的工程，在过去一座冲天炉砌内砖要廿八天才能完工，大跃进后采用新的措施，缩短到三天三夜。如今为了工程进展的平衡，为了早日出钢，必须缩短再缩短。这是一件难事啊！泥水组总共八个老师傅，开三班人嫌少，即使有三班人数进行工作，最快速度亦难跟上。在困难面前低头吗？当然不会，战胜困难是工人阶级的本色。四级泥水工张文祥与大家一起索肠苦思，最后终于想起了一个打破常规的创意。过去砌炉总是由下而上层层筑起，如今他提出“顶底一起进行，在中間接縫。”同时大家又訂出一套敲敲送送翻分工流水作业法。人不夠就八个人分成两班，每班做足十二小时。就这样没手不停、不分昼夜，一块二块……，一层二层……，2500块耐火砖全部砌安。在一天二夜的时间內，第一座冲天炉提前完工了。

水电間的电工，两眼熬得紅紅的，但他们依然不分昼夜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什么？为了使电灯放光明，为了马达、鼓风机的轉动，为了空气压缩机装管……，晚上九点多钟了，老木工曹根青戴着笠帽，高捲褲管，深涉小溪，还在小溪中打木樁。在他的脑海里，只想到一点，完成任务，早日出钢，在这分秒必爭，緊張而又动人的时刻里，我們亲爱的党委书记江陵同志始終和我們在一起，率領着我們进行战斗。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午夜，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們国营二机的煉鋼車間正式投入生产了。无数双眼睛緊盯在滾滾的轉炉上，每个人的心都剧烈地跳动着。可是，就在这个千鈞一发之际化鉄炉自动加料装置不能轉动了。于是党委立刻提出响应的口号：“用人工加料”。顿时从平地到半空形成了一架人梯，把笨重的生鉄及焦炭等材料傳送到化鉄炉中，真是一场动人心弦的为鍋而战的偉大場面。在鼓风机轰轰雷鳴中，傳來一声簡短而有力的命

第五章

令：“出铁水！”炉工顿时拿起铁杆往冲天炉出口开洞，流出的铁水马上经过转炉吹炼而成为钢水，一条飞腾的大龙注向了钢锭模，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人们披星戴月，废寝忘食的辛勤劳动，如今开老结果了。天才的群众诗人在歌唱了。

滔滔黄河水不尽， 滚滚钢水日夜奔。
一分飞奔腾千里， 一秒倾出钢万吨。
今日汗水流得多， 明天钢水胜黄河。

.....

随着江湾炼钢车间的建成，各种小工炉也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小转炉、翻炉、反射炉、炼渣炉、炼锰炉、炼焦炉……遍地开花，到处林立。就在这一群群小土炉旁展开一场为钢而战的竞赛。你看，一金的“跃进炉”紧紧地追赶着“青年炉”，可是“青年炉”却又和淬火车间“穆桂英”暗中开展了竞赛，计划科今天一马当先，明天三金却把红旗夺走。报喜队的队伍川流不息地来到党委会门口，向亲爱的党汇报战果。在那个日子里，全厂天天红旗招展、鑼鼓之声且不停，跟随着钢锭也在不断增长着一度小山，二度小山，三座……。

可以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炼钢的車工、钳工、木工和一个从来没有执掌过钢钎的会计员、警卫员、科长、……以至厂长、党委书记，在不到一月时间内，都迅速掌握了炼钢技术，成为一名光荣而又普遍的炼钢工人，这是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和不眠的夜晚才取得的啊！遇到的是困难、困难，连绵不断的困难但是在这一批钢铁民兵手中，困难都一个个被解决了。

小土炉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炉 问题，由于开始时经验不足，因此炉子是修了拆，拆了修，如此往返不知有多少次。但是英雄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摸索经验，最后终究使小土炉完全驯服，创造出优异的成绩。例如：三金红旗反射炉，从开始到超额完成任务时止，炉命共达 576 炉。人们不竟要问：“难道炉子真的没有坏过吗？”不，坏过。但是都被工人同志的忘我劳动和无比的智慧所战胜了。尽管

第五章

他們在操作时貫徹了勤抄、勤通、勤打掃、勤檢查的四勤制度，象保护自己眼珠一样地維護着炉子。但是就在党委号召苦战十天过程中，炉中縫道火磚碎了下來。如果拆了重砌的話，不仅要費去二天二夜的時間，而且要化去五百元的資金，怎么办？大家一致決定修，在黨員吳广法、鄭祝根的带头下，他們將炉膛噴上冷水，使炉溫由一千度左右降至一百多度，然后帶上面罩輪換地爬进炉膛，在一百多度的高溫中將裂縫一块块修复。可是好事多磨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当离跃进指标还有八吨时，煤膛又坏了。这次看来是毫无办法，只好拆了重修了。但經党支部研究后，認為困难虽然很大，但有可能修复。全組同志坚决地响应党的号召，开动脑筋，設法修补。煤膛是直的爬亦无法爬，怎么办？有人提出用倒掛的办法，头朝下脚朝天，从煤膛上鑽进去补。尽管煤膛溫度已經降低，可是涂上白泥浇上水后，却是烟霧騰騰，热得犹如蒸籠，何况这时人还是头朝下脚朝上地吊着工作呢！共产党员鄭祝根从里面換上来时，两耳直流鮮血，他一句話沒講，又搶着干別的活去了。六个小时后，鼓风机又开始了有节奏的歌唱，炉子被修复了。就这样，英雄們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在为完成1070万吨鋼的战斗中，二机的工人們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炉中煉鋼，炉旁煉人。”是啊，鋼鐵战士們在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困难后，坚强的更坚强了，懦弱的亦坚强了。在这緊張而又愉快的战斗集体中，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想法都会显得多么卑鄙而入沒有市場。这里有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有的是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厂紅旗炉炉长陳金祥同志，自始至终都在炉前担擋着艰巨的抄鋼任务，炉中一千多度的高溫，直逼臉孔，但他从沒有退縮过一次。時間一久，他的胡子全被烤黃了。当这一“奇跡”被发现时，引起了哄堂大笑，陳金祥同志却幽默地說：“好啊！以后可不要刮胡子了。”而担任敲打、送炉的馬德良同志，不知怎么又被燒焦了眉毛，自己弄得很难不好意思，当然又引起一番大笑。人們特地为这一老一小写了一副对联，題道：“老黃忠胡子發黃勁更足，小罗成眉毛

虽焦力益壮。”人们就在这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中，度过了大跃进的日子。

炼钢进一步扫除了三风五气，干部和行政人员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在炼钢中，由于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共同紧张地劳动，共享出钢时的愉快，因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在炉旁根本没有人叫“张书记”，“陈厂长”，“王科长”之类的名称，而代之以“老张！锤重些！”“老陈！快一点！”“老王！加煤！”

炼钢也推动了生产，人们都以炼钢时的冲天干劲在生产中显身手。如三金車間的刘玉宏同志，原来做锭盘头道打眼，每天八小时做八百只，现在用六小时就完成了。马德良同志做钹锭脚内外圈工作，按计划是320只，过去最高产量也仅350只，如今，一下子就达到了450只。

总路线深入人心，这正是无穷力量的源泉。工人们从小土炉熊熊炉火中看到是幸福美好的未来，是多快好省地建成社会主义。难道说，为了修复土炉而头朝下，脚朝上修补煤膛两耳流鲜血的英雄们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吗？难道说千百人废寝忘食，辛勤劳动出来的一堆堆闪闪发光的钢锭是“得不偿失”吗？不，不是！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造谣污蔑，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感到如此不顺眼呢？原来他们是从右边来着我们的眼睛，从右的立场来评价我们的大炼钢铁运动。每一个参加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人，每一个在这个运动中出过力，流过汗的人都懂得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我国的人民祖祖辈辈过着牛马般生活，几年来国富民强的愿望，就将在我们的手上实现了，这种奔放的热情，这样豪迈的气魄，这样惊天动地的干劲，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所永远不能理解的，也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

×

×

×

“以钢为纲，铜锣目张，厂党委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不但使全厂钢花飞舞，而且在技术革新，制造土机床上取得了巨

第五章

大的成就。当时，厂内不少零件生产，因为材料暂缺，所以停顿下了。党委将这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号召自造机床设备，为明年生产的更大跃进打下基础。于是在全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造土机床战斗。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正当钢铁战线上土洋并举，捷报纷传之际。在厂中央的大走廊里，灯火结彩，摆满了一排各式机床，二旁挂着“不做伸手派，机床自己造”的大幅标语。它与四周反射炉的火花相映成趣，构成了国营二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灿烂画面。

一排排机床闪烁着一种特殊的光彩，车身上写着一般机床所没有的“青年号”、“跃进号”、“九头飞龙号”字样。吸引着全厂的职工和一百多个兄弟厂的来宾。说实在话，从机床外表看并不漂亮，机身是东拼西凑的废旧料，涂着一层极普通的银灰色油漆。但是这极平凡的外貌却包含着工人阶级创造性的劳动和惊人的智慧。

进入展览会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部部以废钢筋为机身的打孔车，割槽车。就是这些构造简单的机床，却可以来代替六角车床和一般精密车床。在培养镗胆的加工方面，钻孔割槽是一关键。生产任务增加后，原有机床就不敷需要，如今有了这些土机床后，不但解决了生产的关键，而且可调出原有的六角车床支援别组生产。由于这些土机床是根据镗胆特点制造的，因此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一般学徒都可操作，使得劳动强度大为降低。

最吸引人的当然还数各种各样的多头机床，例如：双头钻，三头钻，横直钻，两面钻，还有大名鼎鼎的五头镗床和九头排钻。单从九头排钻来讲，用它来代替过去的单头钻床，在精粗机龙筋上打眼即可提高工效四——五倍。而其它各式多头机床，无不提高工效一——二倍以上，这就不但解决了设备能力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展览会的最里面，摆着一批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型机床。就是这些小家伙，减轻了钳工的手工劳动。这里有土制倒角钻床，

第五章

用笔来代替皮卷铰圆势的手工粗铰，可提高效率十五倍，而排准机则可提高效率十倍。极巧妙的铰刀机，只要机器一开动，铰刀即会来回跑动，按照人们的意志，铰出各种需要的形式。过去曾有人说过：钳工一把铰子一把锤，整天就是铰和锤。事实也是如此，一金車間罗钳粗的工人同志体会更深刻，在过去寒冬腊月穿了汗衫还做得满头大汗，到夏天那更是做得眼花了乱。现在咱们工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将自己从手工操作中逐渐解放了出来。因此说每一台机床都体现着咱们工人阶级的智慧，每一部车床都闪烁着无产阶级的光芒。

建造土机床第一个困难是材料问题，不要说是现成材料没有，就是废旧料也很快被大家用光了。工人们决心不做伸手派，就千方百计，从浦东到滬西，厂内到厂外，果然被他们找到了。原来在纺织医院对面堆积着大量“抗旱”用废铁，其中有些正巧合用。经普陀区委批准后，工人同志于是就在废铁堆中挖宝，介决了材料问题。

但是，光有材料还不行，没有加工车床，土机床还是造不出来。这时正临年终，厂里接受的保加利亚36台棉纱机立即要交货。尤其象一金車間的檢驗組，三金車間的試教組，組內根本就无机床。但是困难吓不倒有心人，于是他们就钻空档，只要机床有空，不管白天黑夜，上班下班，抢着就干，这样设备关又被闯过了。

有了材料，有了机床，没有人依旧不行的。这时正是钢帅升帐，全厂任务紧迫，再加部分技术高的老师傅调至保全車間造洋机床了，剩下的力量就更显单薄，但是在“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的群众性制造土机床运动中，人力不足的困难也解决了。磨車間不但二、三級技工全部出动，而且連学徒也参加了。他們說：“我們技术不行，帮师傅搬搬弄弄也是好的。”过去的上下班制度早被打破了，有的連做二班、三班甚至四班。很多人为了节约回家路上往返时间，干脆将行李搬到厂里，疲劳时躺一回，起来再干。在这些无畏的英雄們面前，困难都一个个消声匿迹了。

第五章

展覽會上的133台機床，就是他們戰勝困難，創造奇跡的最好說明。

× × ×

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完全違反了國內外敵人的願望，在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和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堅定而勇敢地前進。當中國人民不但徹底解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束縛，而且進一步解除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束縛的時候，特別是緊接着又在政治和思想戰線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以後，六億五千萬人民要求迅速改變自己國家的一窮二白的狀況，迅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願望，就象幾萬年埋藏在地下的熔岩一樣，從大山口上以雷霆萬鈞之勢噴發出來了。社會主義制度使得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六億五千萬人民得到了徹底的解放，能夠用自己的雙手改變自己的命運，由此產生多么巨大的力量，做出多么宏偉的事業，這是一切社會主義的敵人永遠無法理解的。

一滴水里可以看到太陽，從一個工廠的變化中，我們可以多么具體，多么生動地看到我們祖國紡織機械工業的飛速發展，看到我們祖國迅速改變的偉大風貌；並且就象可以親耳听到了我們祖國正在飛躍前進的沙沙腳步聲。

要敵人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譏笑我們？那才怪哩！我們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不斷鼓舞着我們，我們無限光明燦爛的前景在召喚着我們。讓我們更高舉舉起總路線的紅旗，在黨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奮勇前進，再前進！